

三俠五義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907B



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的

## 三俠五義總目錄：一

- (1) 三俠五義序……………胡 適
- (2) 原序……………問竹主人
- (3) 校讀後記……………俞平伯
- (4) 標點示例……………俞平伯
- (5) 目錄……………百二十回
- (6) 正書……………百二十回
- (7) 附錄一 (七俠五義序)……………俞 樾
- (8) 附錄二 (七俠五義第一回)……………一 回

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



# 三俠五義序

胡適

## (一) 包公的傳說



歷史上有許多有福之人。一個是黃帝，一個是周公，一個是包龍圖。上古有許多重要的發明，後人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只好都歸到黃帝的身上，於是黃帝成了上古的大聖人。中古有許多制作，後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誰創始的，也就都歸到周公的身上，於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聖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這種有福的人物，我會替他們取個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說上

說的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一樣，本來只是一繫乾草，身上刺蝟也似的插着許多箭，不但不傷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龍圖——包拯——也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兩個人的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龍圖遂成了中國的歇洛克福爾摩斯了。

包拯在宋史裏止有一篇短傳（卷三一六），說他『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這是包拯故事的根源。他在當日很得民衆的敬愛，故史稱『童稚婦女皆知其名』。後來民間傳說，遂把他提出來代表民衆理想中的清官。他却也有這種代表資格，如上文引的宋史所說『笑比黃河清』，『關節不到』

等事，都可見他的爲人。宋史又說他

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賊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他的長處在于峭直而『務敦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宋史本傳紀載他的愛民善政很多，大概他當日所以深得民心，也正是因爲這個原故。不過後世傳說，注重他的剛毅峭直處，遂埋沒了他的敦厚處了。

關於包拯斷獄的精明，宋史只記他

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他大概頗有斷獄的偵探手段。民間傳說，愈傳愈神奇，不但把許多奇案都送給他，

並且造出『日斷陽事，夜斷陰事』的神話。後世佛道混合的宗教遂請他做了第五殿的閻王。這種神話的源流是很可供社會史家的研究的。

大概包公斷獄的種種故事，起于北宋，傳于南宋；初盛于元人的雜劇，再盛于明清人的小說。

元曲選一百種之中，有十種是包拯斷獄的故事，其目如下：

(1) 包待制陳州糶米 (無名氏)

(2)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 (無名氏)

(3) 包龍圖單見黑旋風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 (無名氏)

(4) 包待制三勘蝴蝶夢 (關漢卿)

(5)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關漢卿) (以上兩本錄鬼簿記關氏所著雜劇

目中不載，疑是無名氏之作，元曲選誤收爲關氏之作。)

(6) 包龍圖智勘後庭花 (鄭庭玉)

(7) 包待制智賺灰闌記 (李行道)

(8) 王月英元夜留鞋記 (曾瑞卿)

(9) 玎玎璫璫盆兒鬼 (無名氏)

(10) 包待制智賺生金閣 (武漢臣)

這都是保存至今的。此外還有不傳的雜劇：

(11) 糊突包待制 (江澤民) (見錄鬼簿)

(12) 包待制判斷煙花鬼 (張鳴善) (同上)

(13) 風雪包待制 (無名氏) (見太和正音譜)

(14) 包待制雙勘丁 (無名氏) (同上)

我們看元曲選中保存的包公雜劇，可以知道宋元之間包公的傳說不但很盛行，並且已有了一個大同小異的中心。例如各劇都說：



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廬州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人氏。

宋史說他字希仁，王銍默記也稱包希仁；而傳說改稱字希文。宋史只說他是廬州合肥人，而傳說捏造出『金斗郡四望鄉老兒村』來。這些小節都可證當日必有一種很風行的公公故事作一種底本。又如灰闌記云：

勅賜勢劍金牌，體察濫官污吏。

留鞋記云：

因爲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聖人勅賜勢劍金牌，着老夫先斬後奏。

盆兒鬼云：

勅賜勢劍金牌，容老夫先斬後奏，專一體察濫官污吏，與百姓伸冤理枉。

陳州糶米云：

〔范學士云〕待制再也不必過慮。聖人的命賜與你勢劍金牌，先斬後

聞。

這就是後來『賜御劍三刀』的傳說的來源。元人雜劇裏已有『銅鑷』的名稱，如後  
庭花云：

〔趙廉訪云〕與你勢劍銅鑷，限三日便與我問成這樁事。……〔正末  
云〕是好一口劍也呵！〔唱〕

這劍冷颼颼，取次不離匣。這惡頭兒揣與咱家。我若出公門，小民把我  
胡撲搭，莫不是這老子賣弄這勢劍銅鑷？

在『音釋』裏，鑷字注『音查』，即是劍字。又灰闌記也說：  
若不是呵，就把銅鑷來切了這個驢頭。

這都可見『勅賜勢劍銅鑷』已成了那時的公公故事的公認的部分了。又如盆兒鬼  
云：

上告待制老爺聽端的：

人人說你白日斷陽間，

到得晚時又把陰司理。

可見『日斷陽事，夜斷陰事』在那時已成了公認的中心部分了。

以上所說，都可見當時必有一種通行的底本。最可注意的是盆兒鬼中張儼古列  
舉包公的奇案云：

也曾三勘王家蝴蝶夢，

也曾獨糶陳州老倉米，

也曾智賺灰闌年少兒，

也曾詐斬齋郎衙內職，

也曾斷開雙賦後庭花，

也曾退還兩紙合同字。

這裏面舉的六件事即是元曲選裏六本雜劇的故事。這事可有兩種解釋。也許這些故

事在當日早已成了包公故事的一部分，雜劇家不過取傳說中的材料，加上結構，演爲雜劇。也許是雜劇家彼此爭奇鬪巧，你出一本魯齋郎，他出一本陳州糶米；你出一本智賺灰闌記，他又出一本智賺合同文字；正如英國伊里沙白女王時代的戲園爭奇鬪巧，莎士比亞出一本丹麥王子悲劇，吉德 (Kyd) 就出一本西班牙悲劇 (Spanish Tragedy)，馬羅 (Marlowe) 出一本福司特博士 (Doctor Faustus)，格林 (Greene) 就出一本培根教士與彭該教士 (Fri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這兩說之中，似後說爲較近情理。大概元代雜劇家的爭奇鬪巧是包公故事發展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盆兒鬼似最晚出，故列舉當日已出的包公雜劇中的故事，而後來盆兒鬼的故事——即烏盆記——却成了包公故事中最通行的部分。

元朝的包公故事，略如上述。坊間現有一部包公案，又名龍圖公案，乃是一部雜記體的小說。這書是晚出的書，大概是明清的惡劣文人雜湊成的，文筆很壞；其

中的地理，歷史，制度，都是信口開河，鄙陋可笑。書中地名有南直隸，可證其爲明朝的書。但我們細看此書，似乎也有一小部分，來歷稍古。如烏盆子一條，即是元曲盆兒鬼的故事，但人物姓名不同罷了。又如桑林鎮一條，記包公斷太后的事，與元朝雜劇抱粧盒（說見下）雖不同，却可見民間的傳說已將李宸妃一案也堆到包拯身上去了。又如玉面貓一條，記五鼠鬧東京的神話，五鼠先化兩個施俊，又化兩個王丞相，又化兩個宋仁宗，又化兩個太后，又化兩個包公；後來包公奏明玉帝，向西方雷音寺借得玉面貓，方才收服了五鼠。這五鼠的故事大概是受了西遊記裏六耳獼猴故事的影響；五鼠鬧東京的故事又見于西洋記（即三保太監下西洋），比包公案詳細的多；大概包公案作于明末，在西遊西洋之後。五鼠後來成爲五個義士，玉貓後來成爲御貓展昭，這又可見傳說的變遷與神話的人化了。

雜記體的包公案後來又演爲章回體的龍圖公案，那大概是清朝的事。三俠五義即是從這裏面演化出來。但龍圖公案仍是用包公爲主體，而三俠五義卻用幾位俠士

作主體，包公的故事不過做個線索，做個背景：這又可見傳說的變遷；而從包公案演進到三俠五義，真不能不算是一大進步了。

## (二) 李宸妃的故事

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故事，在當日是一件大案，在後世遂成爲一大傳說，元人演爲雜劇，明人演爲小說，至三俠五義而這個故事變的更完備了；狸貓換太子在前清已成了通行的戲劇（包括斷后，審郭槐等齣），到近年竟演成了連台幾十本的長劇了。這個故事的演變也頗有研究的價值。

宋史卷二四二云：

李宸妃，杭州人也。……初入宮，爲章獻太后（劉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仁宗卽位，爲順容，從守永定陵。……

初仁宗在襁褓，章獻（劉后）以爲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卽位，妃嘿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

明道元年，疾革，進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獻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尙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簡乃請治喪用品禮，殯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未嘗道及。』崇勳如其言。

後章獻太后崩，燕王爲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諡莊懿。（後改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銀養之，故不壞。仁宗嘆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這傳裏記李宸妃一案，可算是很直率的了。章獻劉后乃是宋史上一個很有才幹的婦人；真宗晚年，她已預聞政事了；真宗死後，仁宗幼弱，劉后臨朝專政，前後當國至十一年之久。李宸妃本是她的侍兒，如何敢和她抵抗？所以宸妃終身不敢認仁宗是她生的，別人也不敢替她說話。宸妃死于明道元年，劉后死于明道二年。劉后死後，方有人說明此事。當時有人疑宸妃死于非命，但開棺驗看已可證宸妃不曾遭謀害；況且劉后如要謀害她，何必等到仁宗卽位十年之後？但當時仁宗下哀痛之詔自責，又開棺改葬，追諡陪葬，這些大舉動都可以引起全國的注意，喚起全國的同



情，于是種種傳說也就紛紛發生，歷八九百年而不衰。

宋人王銍作默記，也曾記此事，可與宋史所記相參證：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仁宗），而終章獻之世，不知章懿爲母也。章懿卒，先殯奉先寺。昭陵以章獻之崩，號泣過度。章惠太后（即楊淑妃）勸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殯之。』仁宗即以轎車亟走奉先寺，撤殯觀之。在一大井上，四鐵索維之。既啓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壞也。時已遣兵圍章獻之第矣；既啓棺，知非煇死，乃罷遣之。（涵芬樓本，上，頁七。）

王銍生當哲宗徽宗時，見聞較確；他的記載很可代表當時的傳說。然而他的記載已有幾點和宋史不同：

- (1) 宸妃死後，殯于洪福院；默記作奉先寺。（仁宗本紀作法福院。）
- (2) 宋史記告仁宗者爲燕王，而默記說是楊淑妃。

(3) 默記仁宗『卽以犢車亟走奉先寺』，這種具體的寫法便已是民間傳說的風味了。（據仁宗本記，追尊宸妃在三月，幸法福寺在九月。）

默記又記有兩件事，和宸妃的故事都有點關係。其一爲張茂實的歷史：

張茂實太尉，章聖（真宗）之子，尙宮朱氏所生。章聖畏懼劉后，凡後宮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與內侍張景宗，令養視，遂冒姓張。既長，

景宗奏授三班奉職；入謝日，章聖曰，『孩兒早許大也。』

昭陵（仁宗）出關，以爲春坊謁者，後擢用副富鄭公使虜，作殿前步

帥。……

厚陵（英宗）爲皇太子，茂實入朝，至東華門外，居民繁用者迎馬首連呼曰，『虧你太尉！』茂實惶恐，執詣有司，以爲狂人而黥配之。其實非狂也。

茂實緣此求外郡。至厚陵卽位，……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憂恐以卒，

諡勤惠。

滕元發言，嘗因其病問之，至臥內。茂實岸幘起坐，其頭角巉然，真龍種也，全類奇表。蓋本朝內臣養子未有大用至節帥者。于此可驗矣。

(上，頁十二)

其二爲記冷青之獄：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宮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嘗得幸有娠，嫁冷緒而後生青。……詣府自陳，并妄以英宗(涵芬樓本誤作神宗)與其母繡抱肚爲驗。知府錢明逸……以狂人，置不問，止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絕羣疑。』翰林學士趙槩亦言，『青果然，豈宜出外？若其妄言，則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當誅。』

遂命槩并包拯按得姦狀，……處死。錢明逸落翰林學士，以大龍圖知蔡

州；府推張式李舜元皆補外。

世安以宰相陳執中希溫成（仁宗的張貴妃，死後追冊爲溫仁皇后）旨爲此，故誅青時，京師昏霧四塞。殊不知執中已罷，是時宰相乃文富二賢相，處大事豈有誤哉？（下，頁四）

這兩件事都很可注意。前條說民人繁用迎着張茂實的馬首喊叫，後條說民間傳說冷青時京師昏霧四塞。這都可見當時民間對於劉后的不滿意，對於被她冤屈的人的不平。這種心理的反感便是李宸妃故事一類的傳說所以流行而傳播久遠的原因。張茂實和冷青的兩案究竟在可信可疑之間，故不能成爲動聽的故事。李宸妃的一案，事實分明，沉寃至二十年之久，宸妃終身不敢認兒子，仁宗二十三年不知生母爲誰（仁宗生于一〇一〇，劉后死于一〇三三）；及至昭雪之時，皇帝下詔自責，鬧到開棺改葬，震動全國的耳目；——這樣的大案子自然最容易流傳，最容易變成街談巷議的資料，最容易添枝添葉，以訛傳訛，漸漸地失掉本來的面目，漸漸

地神話化。

宋史記宸妃有娠時玉釵的卜卦，已是一種神話了。墜釵時的『心卜』，誰人聽見？誰人傳出？可見李宸妃的傳記已採有神話化的材料了。元朝有無名氏做的『李美人御苑拾彈丸，金水橋陳琳抱粧盒』雜劇，可以表見宋元之間這個故事已變到什麼樣子。此劇情節如下：

楔子：真宗依太史官王弘之奏，打造金彈丸一枚，向東南方打去，令六宮妃嬪各自尋覓；拾得金丸者，必生賢嗣。

第一折：李美人拾得金丸，真宗遂到西宮遊幸。

第二折：李美人生下一子，劉皇后命寇承御去把孩子騙出來弄死。寇承御騙出了太子，只見『紅光紫霧罩定太子身上』；遂和陳琳定計，把太子放在黃封粧盒裏，偷送出宮，交與八大王撫養。恰巧劉皇后走過

金水橋，撞見陳琳，盤問粧盒中裝的何物，幾乎揭開盒蓋。幸得真宗

請劉后回宮，陳琳才得脫身。

楔子：陳琳把太子送到南清宮，交與八大王。

第三折：八大王領太子去見真宗；劉后見他面似李美人，遂生疑心，回宮拷問寇承御，寇承御熬刑不過，撞階而死。

第四折：真宗病重時，命取楚王（即八大王）第十二子承繼大統，即是陳琳抱出的太子。太子即位後，細問陳琳，才知李美人爲生母。那時劉后與李美人都活着，仁宗不忍追究，只『將西宮改爲合德宮，奉李美人爲純聖皇太后，寡人每日問安視膳。』

這裏的李宸妃故事有可注意的幾點：(1)玉釵之卜已變成了金彈之卜，神話的意味更重了。(2)『紅光紫霧』的神話。(3)寫劉皇后要害死太子，與宋史說劉后養爲己子大不同。這可見民間傳說不知不覺地已加重了劉后的罪過，與古史上隨時加重桀紂的罪過一樣。(4)造出了一個寇承御和一個陳琳，但此時還沒有郭槐。(5)李美人生

子，由陳琳送與八大王撫養，後來入繼大統；這也可見民間傳說不願意讓劉后有愛護仁宗之功，所以不知不覺地把這件功勞讓與八大王了。(6)仁宗問出這案始末時，劉后與李妃都還不會死。這也可見民間心理希望李妃享點後福，故把一件悲劇改成一件事喜劇了。(7)沒有狸貓換太子的話，只說『詐傳萬歲爺要看，誣出宮來』。(8)沒有包公的事。這時期裏，這個故事還很簡單；用不着郭槐，也用不着包龍圖的偵探術。

我們再看包公案裏的李宸妃故事，便不同了。包公案的桑林鎮一條說包公自陳州賑濟回來，到桑林鎮歇馬放告。有一個住破窰的婆子來告狀，那婆子兩目昏眊，衣服垢污，放聲大哭，訴說前事。其情節如下：

(1)李妃生下一子，劉妃也生下一女。六宮大使郭槐作弊，把女兒換了兒子。

(2)李妃一時氣悶，誤死女兒，被困冷宮。有張園子知此事冤屈，見天子

游苑，略說情由；被郭槐報知劉后，絞死張園子，殺他一十八口。

(3) 眞宗死後，仁宗登極，大赦冷宮罪人，李妃方得出宮，來到桑林鎮乞食度日。

(4) 有何證據呢？婆子說，生下太子時，兩手不開；挽開看時，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

(5) 後來審問郭槐，郭槐抵死不招。包公用計，請仁宗假扮閻羅天子，包公自扮判官，郭槐說出真情，罪案方定。

(6) 李后入宮，『母子二人悲喜交集，文武慶賀。』仁宗要令劉后受油熬之刑，包公勸止，只『着○人○將○丈○二○白○絲○帕○絞○死○』。郭槐受鼎鑊之刑。

這是這個故事在明清之間的大概模樣。這裏面有幾點可注意：

(1) 造出了一個壞人郭槐和一個好人張園子，却沒有寇承御與陳琳。

(2) 包公成了此案的承審官與偵探家。



(3) 八大王撫養的話拋棄了，變為男女對換的法子，但還沒有狸貓之計。  
 (4) 李妃受的冷宮與破窖之苦，是元曲裏沒有的。先寫她很痛苦，方可反襯出她晚年的福氣。

(5) 破案後，李后享福，劉后受絞死之刑。這也可見民衆的心理。

我們可以把宋，元，明三個時期的李宸妃故事的主要分子列為一個比較表：

	宋	元	明
主文	劉后養李氏子為己子	劉后要殺李氏子，遇救而免，養於八大王家。	劉后生女，換了李氏所生子。
壞人		劉后	郭槐
好人		寇承御 陳琳 八大王	張園子
破案人	燕王（宋史） 楊淑妃（默記）	陳琳	包公
結局	追尊李妃為太后，與劉后平等。	兩后並奉養。	李后尊榮，劉后絞死。

三俠五義裏的『狸貓換太子』故事是把元明兩種故事參合起來，調和折衷，組成一種新傳說，遂成爲李宸妃故事的定本。（看本書第一回及第十五至十九回。）我們看上面的表，可以知道這個故事有兩種很不同的傳說；這兩種傳說不像是同出一源逐漸變成的，乃是兩種獨立的傳說。前一種——元曲抱粧盒——和宋史還相去不很遠，大概是宋元之間民間演變的傳說。後一種——包公案——是一個不懂得歷史掌故的人編造出來的，他只曉得宋朝有這件事，他也不曾讀過宋史，也不曾讀過元曲，所以憑空造出一條包公斷后的故事來。這兩種不同的傳說，一種靠戲本的流傳，一種靠小說的風行，都佔有相當的勢力。後來的李宸妃故事遂不得不選擇調和，演爲一種折衷的定本。

三俠五義裏的李宸妃故事的情節如下：

(1) 欽天監文彥博奏道：『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于儲君不利。』時李劉二妃俱各有娠，真宗因各賜玉璽龍袱一個，鎮壓天狗星；又各

賜金丸一枚，內藏九曲珠子一顆，將二妃姓名宮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

(2) 李妃生下一子；劉妃與郭槐定計，將狸貓剝去皮毛，換出太子，叫寇珠送到銷金亭用裙帶勒死。

(3) 寇珠與陳琳定計，把太子放在粧盒裏，偷送出宮。路上碰見郭槐與劉妃，幾乎被他們查出。

(4) 八大王收藏太子，養爲己子。

(5) 李妃因產生妖孽，貶入冷宮。劉妃生下一子，立爲太子。

(6) 劉妃所生子六歲時得病死了，真宗因立八大王之第三世子爲太子，卽是李妃所生。太子無意中路過冷宮，見着李妃，憐她受苦，回去替她求情。劉后生疑，拷問寇珠，寇珠撞階而死。

(7) 劉后對真宗說李妃怨恨咒詛，真宗大怒，賜白綾七尺，令她自盡。幸

得小太監余忠替死，李妃扮作余忠，逃至陳州安身。

(8) 包公自陳州回來，在草州橋歇馬放告。有住破窰的瞎婆子來告狀，訴說前事，始知爲李宸妃，有龍袱金丸爲證。

(9) 包公之妻李夫人用『古今益』醫好李妃的雙目。李妃先見八大王的狄后，說明來歷；狄后引她見仁宗，母子相認。

(10) 包公承審郭槐，郭槐熬刑不招。包公灌醉郭槐，假裝森羅殿開審，套出郭槐的口供，方能定案。

(11) 劉后正在病危的時候，聞知此事，病遂不起。

這個故事把元明兩朝不同的傳說的重要分子都容納在裏面了。抱粧盒雜劇裏的分子是：

(1) 金彈丸變成了藏珠的金丸了。

(2) 寇承御得一個新名字，名寇珠。

(3) 陳琳不曾變。

(4) 抱粧盒的故事仍保存了。

(5) 八大王仍舊。

(6) 寇承御騙太子，元劇不曾詳說；此處改爲郭槐與產婆尤氏用狸貓換出太子。

(7) 陳琳捧粧盒出宮之時，路上遇劉妃查問。此一節全用元劇的結構，但包公案的說法也被採取了不少部分：

(1) 郭槐成了重要脚色。

(2) 包公成了重要脚色。

(3) 用女換男，改爲用狸貓換太子。

(4) 冷宮與破窰的話都被採取了。

(5) 瞎婆子告狀的部分。

(6) 審郭槐，假扮閻羅王的部分。

此外便是新添的部分了：

(1) 狸貓換太子是新添的。

(2) 劉后也生一子，六歲而死，是新添的。

(3) 產婆尤氏，冷宮總官秦鳳，替死太監余忠是新添的。張園子太寒儉

了，所以他和他的一十八口都被淘汰了。

(4) 李夫人醫治李妃雙目復明，是新添的。

(5) 狄后的轉達，是新添的。

我們看這一個故事在九百年中變遷沿革的歷史，可以得一個很好的教訓。傳說的生長，就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作個中心的「母題」(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葉，便像箇樣子了。後來經過衆口的傳說，經過平話家的敷演，經過戲曲家的剪裁結構，經過小說家的修飾，這個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

變面目：內容更豐富了，情節更精細圓滿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氣了。宋史后妃傳的六百個字在八九百年內竟演成了一部大書，竟演成了幾十本的連台長戲。這件事的本身本不值得多大的研究。但這個故事的生長變遷，來歷分明，最容易研究，最容易使我們了解一個傳說怎樣變遷沿革的步驟。這個故事不過是傳說生長史的一個有趣味的實例。此事雖小，可以喻大。包公身上堆着許多有主名或無主名的奇案，正如黃帝周公身上堆着許多大發明大制作一樣。李宸妃故事的變遷沿革也就同堯舜桀紂等古史傳說的變遷沿革一樣，也就同井田禪讓等古史傳說的變遷沿革一樣。就拿井田來說罷。孟子只說了幾句不明不白的井田論；後來的漢儒，你加一點，他加一點，三四百年後便成了一種詳密的井田制度，就像古代真有過這樣的一種制度了。（看胡適文存卷二，頁二六四—二八一）堯舜桀紂的傳說也是如此的。古人說的好，『愛人若將加諸膝，惡人若將墜諸淵。』人情大抵如此。古人又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之。』古人把一切

罪惡都堆到桀紂身上，就同古人把一切美德都堆到堯舜身上一樣。這多是一點一點地加添起來的，同李宸妃的故事的生長一樣。堯舜就是李宸妃，桀紂就是劉皇后。稷契皋陶就是寇珠陳琳余忠張園子；飛廉惡來妲己妹喜就是郭槐尤氏。許由巢父伯夷叔齊也不過像玉釵金彈，紅光紫霧，隨人的心理隨時添的枝葉罷了。我會說：

其實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會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方法去研究。堯舜禹的故事，黃帝神農庖犧的故事，湯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這個方法的實驗品。（胡適文存二集卷一，頁一五三—一五七）

### (三) 三俠五義與七俠五義

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是從龍圖公案變出來的。我藏的一部三俠五義（即亞東此本的底本），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活字排本，有三篇短序。問竹主人



（著者自號）序說：

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讚忠烈之臣，俠義之事，……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

又有退思主人序說：

原夫龍圖一傳，舊有新編；貂續千言，新成其帙。補就天衣無縫，獨具匠心；裁來雲錦缺痕，別開生面。百二回之通絡貫脉，三五人之義胆俠腸，……

這可見當時作者和他的朋友都承認這書是用龍圖公案作底本的。但龍圖公案『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所以改作的人『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遂成了一部完全不同的新書。龍圖公案裏鬧東京的五鼠

是五個妖怪，玉貓是一只神貓；改作之後，五鼠變成了五個俠士；玉貓變成了『御貓』展昭，神話變成了人話，誌怪之書變成了寫俠義之書了。這樣的改變真是『翻舊出新』，可算是一種極大的進步。

可惜我們現在還不能知道這部書的作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依壬午活字本的三篇序看來，這書的原作者自號『問竹主人』。但壬午本還有兩篇序，一篇是入迷道人做的，他說：

辛未春（一八七一），由友人問竹主人處得是書而卒讀之。……草錄一部而珍藏之。乙亥（一八七五）司權淮安，公餘時從新校閱，另錄成編，訂爲四函。年餘始獲告成。去冬（一八七八）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攜去，……付刻于聚珍板。……

退思主人序也說：

戊寅冬（一八七八）於友人入迷道人處得是書寫本，知爲友人問竹主人

互相參合刪定，彙而成卷。

是此書曾經入迷道人的校閱刪定。

壬午本首頁題『忠烈俠義傳，石玉崑述』。我們因此知道問竹主人即是石玉崑。石玉崑的事蹟，現在還無從考起。後來光緒庚寅（一八九〇）北京文光樓續刻小五義及續小五義，序中說有『友人與石玉崑門徒素相往來，……將石先生原稿攜來』。這話大概不可相信。三俠五義的末尾有續集的要目，其中不提及徐良；而小五義以下，徐良爲最重要的人。這是一可疑。三俠五義已寫到軍山的聚義，而小五義仍從顏按院上任叙起，重述至四十一回之多；情節多與前書不同，文章又很壞，遠不如前集。這是二可疑。小五義中，沈仲元架走顏按院一件事是最重要的關鍵。然而前集百零六回叙鄧車行刺的事並無氣走沈仲元的話；末尾的要目預告裏也沒有沈仲元架跑按院的話。這是三可疑。三俠五義末尾預告續集『也有不足百回』，而小五義與續小五義共有二百幾十回。這是四可疑。從文章上看來，三俠五義與小五

義決不是一個人做的。所以小五義序裏的話是不可靠的。然而小五義序却使我們得一個消息：大概石玉崑此時（一八九〇）已死了。他若不會死，文光樓主人決不敢扯這個大謊。

（附記）我從前會疑心石玉崑的原本也許是很幼稚的，文字略如小五義。

如果小五義序所說可信，那麼，入迷道人修改年餘的功勞真不小了。

三俠五義成書在一八七一年以前，至一八七九年始出版。十年後（一八八九），

俞曲園先生（樾）重行改訂一次，把第一回改撰過，改顏查散爲顏春敏，改書名三俠五義爲七俠五義。七俠五義本盛行于南方，近年來三俠五義舊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俠五義已漸漸侵入京津的書坊，將來怕連北方的人也會不知道三俠五義這部書了。其實三俠五義原本確有勝過曲園先生改本之處。就是曲園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遠勝于改本。近年上海戲園裏編狸貓換太子新戲，第一本用三俠五義第一

回作底本，這可見京班的戲子還忘不了三俠五義的影響，又可見改本的第一回刪去了那有聲有色的描寫部分便沒有文學的趣味，便不合戲劇的演做了。這回亞東圖書館請俞平伯先生標點此書，全用三俠五義作底本，將來定可以使這個本子重新流行于國中，使許多讀者知道這部小說的原本是個什麼樣子。平伯是曲園先生的曾孫。三俠五義因曲園先生的表章而盛行于南方，現在三俠五義的原本又要靠平伯的標點而保存流傳，這不但是俞家的佳話，也可說是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了。

曲園先生對於此書曾有很熱烈的賞贊。他的序裏說：

……及閱至終篇，見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盞皆發發有聲：閒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筆墨方許作平話小說；如此平話小說方算得天地間另是一種筆墨！

這篇序雖沒有收入春在堂集裏去，然而曲園先生的序跋很少有這樣好的文章，也沒

有第二篇流傳這樣廣遠的。曲園先生在學術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傳後；然而他以一代經學大師的資格來這樣贊賞一部平話小說，他的眼力總算是很可欽佩的了。

三俠五義有因襲的部分，有創造的部分。大概寫包公的部分是因襲的居多，寫各位俠客義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創造的。

第一回狸貓換太子的故事，其中各部分大抵是因襲元朝以來的各種傳說，我們在上章已分析過了。這一回裏最有精采的部分是寫陳琳抱粧盒出宮，路遇劉皇妃盤詰的一段。這一段是沿用元曲抱粧盒第二折的。我摘抄幾段來做例：

〔劉皇后引宮女衝上云〕休將我語同他語，未必他心似我心。那寇承御這小妮子，我差他幹一件心腹事去，他去了大半日纔來回話，說已停當了。我心中還信不過他。如今自往金水橋河邊看去：有什麼動靜，便見

分曉。「做見科」兀的垂楊那壁不是陳琳？待我叫他一聲。陳琳！「正末慌科，云」是劉娘娘叫，我死也。「唱」……（曲刪）……「做放盒見科」劉皇后云「陳琳，你那裏去？」正末云「奴婢往後花園採辦時新果品來。」劉皇后云「別無甚公事麼？」正末云「別無甚公事。」劉皇后云「這等，你去罷。」正末做捧盒急走科」劉皇后云「你且轉來。」正末回，放盒，跪科，云「娘娘有甚分付？」劉皇后云「這厮，我放你去，就如弩箭離弦，脚步兒可走的快。我叫你轉來，就如氈上拖毛，脚步兒可這等慢。必定有些蹊蹺。我問你，……待我揭開盒兒看個明白。果然沒有夾帶，我才放你出去。……取盒兒過來，待我揭開看波。」正末用手按盒科「娘娘，這盒蓋開不的。上有黃封御筆，須和娘娘同到萬歲跟前說過時，方才敢開這盒蓋你看。」劉皇后云「我管甚麼黃封御筆！則等我揭開看看。」正末按住科」……劉皇后做怒科」

陳琳，你不揭開盒兒我看，要我自動手麼？〔正末唱〕

呀！見娘娘走向前，唉！

可不我陳琳呵，這死罪應該？

〔劉皇后云〕我只要辯個虛實，覷個真假，審個明白。〔正末唱〕

他待要辯個虛實，

覷個真假，

審個明白！

〔寇承御慌上云〕請娘娘回去。聖駕幸中宮要排筵宴哩。〔劉皇后云〕

陳琳，恰好了你。若不是駕幸中宮，我肯就放了你出去？……〔並下〕

我們拿這幾段來比較三俠五義第一回寫抱粧盒的一段，可以看出石玉崑沿用元曲，只加上小小的改動，刪去了『駕幸中宮』的話，改成這樣更近情理的寫法：

……劉妃聽了，瞧瞧粧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裏面可有夾



帶？……』陳林當此之際，把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不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着話，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你不知規矩麼？』陳林叩頭說：『不敢！不敢！』劉妃沈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轉身；忽聽劉妃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方緩緩的說道：『去罷。』

讀者不要小看了這一點小小的改動。須知道從『劉皇后匆匆而去』改到『劉妃緩緩的說道，去罷』，這便是六百年文學技術進化的成績。

這書中寫包公斷案的各段大都是沿襲古來的傳說，稍加上穿插與描寫的工夫。最有名的烏盆鬼一案便是一個明顯的例。我們試拿本書第五回來比較元曲盆兒鬼，

便可以知道這一段故事大段是沿用元朝以來的傳說，而描寫和敘述的技術都進步了。在元曲裏，盆兒鬼的自述是：

孩兒叫做楊國用，就是汴梁人，販些南貨做買賣去，賺得五六個銀子。前日回來，不期天色晚了，投到瓦窰村『盆罐趙』家宵宿。他夫妻兩個圖了我財，致了我命，又將我燒灰搗骨，捏成盆兒。

在三俠五義裏，他的自述是：

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閶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緞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沈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

張徹古只改了一個『別』字，盆罐趙仍姓趙，只是楊國用改成了劉世昌。此外，別的部分也是因襲的多，創造的少。例如張別古告狀之後，叫盆兒不答應，被包公攆

出兩次，這都是抄襲元曲的。元曲裏，盆兒兩次不應：一次是鬼『恰纔口渴的慌，去尋一鍾兒茶吃』；一次是鬼『害飢，去吃個燒餅兒』；直到張別古不肯告狀了，盆兒才說是『被門神戶尉擋住不放過去』。這種地方未免太輕薄了，不是悲劇裏應有的情節。所以三俠五義及後來京戲裏便改爲第一次是門神攔阻，第二次是赤身裸體不敢見『星主』。

元曲盆兒鬼很多故意滑稽的話，要博取台下看戲的人的一笑，所以此劇情節雖慘酷，而寫的像一本談諧的喜劇。石玉崑認定這個故事應該着力描寫張別古的任俠心腸，應該寫的嚴肅鄭重，不可輕薄游戲，所以他雖沿用元曲的故事，而寫法大不相同。他一開口便說張三爲人鯁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同一故事，見解不同，寫法便不同了。書中寫告狀一段云：

老頭兒爲人心熱。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

拐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冲寒冒冷，替人鳴冤？

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尙未開門；只凍「的」他哆哆嗦嗦，找了一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頭子又高起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兒，唱起什不閑來了。剛唱句「八月中秋月照台」，只聽的一聲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

這種寫法正是曲園先生所謂「閑中着色，精神百倍。」

寫包公的部分，雖然沿襲舊說的地方居多，然而作者往往「閑中着色」，添出不少的文學趣味。如烏盆案中的張別古，如陰錯陽差案中的屈申，如先月樓上吃河豚的一段，都是隨筆寫來，自有風趣。

三俠五義本是一部新的龍圖公案，但是作者做到了小半部之後，便放開手做

去，不肯僅僅做一部新龍圖公案了。所以這書後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創作的，丟開了包公的故事，專力去寫那班俠義。在這創作的部分裏，作者的最成功的作品共有四件：一是白玉堂，二是蔣平，三是智化，四是艾虎。作者雖有意描寫南俠與北俠，但都不很出色。只有那四個人真可算是石玉崑的傑作了。

白玉堂的爲人很多短處。驕傲，狠毒，好勝，輕舉妄動，——這都是很大的毛病。但這正是石玉崑的特別長處。向來小說家描寫英雄，總要說的他像全德的天神一樣，所以讀者不能相信這種人材是真的。白玉堂的許多短處，倒能教讀者覺得這樣的一個人也許是可能的；因爲他有這些近情近理的短處，我們却格外愛惜他的長處。向來小說家最愛教他的英雄福壽全歸；石玉崑卻把白玉堂送到銅網陣裏去被亂刀砍死，被亂箭射的『猶如刺蝟一般，……血漬淋漓，漫說面目，連四肢俱各不分了』。這樣的慘酷的下場便是作者極力描寫白玉堂的短處，同時又是作者有意教人愛惜這個少年英雄，憐念他的短處，想念他的許多好處。

這書中寫白玉堂最用力氣的地方是三十二回至三十四回裏他和顏查散的訂交。這裏突然寫一個金生，『頭戴一頂開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藍衫，足下穿一雙無根底破皂靴頭兒，滿臉塵土』；直到三十七回裏方才表出他就是白玉堂。這種突兀的文章，是向來舊小說中沒有的，只有同時出世的兒女英雄傳寫十三妹的出場用這種筆法。但三俠五義寫白玉堂結交顏查散的一節，在談諧的風趣之中帶着嚴肅的意味，不但寫白玉堂出色，還寫一個可愛的小廝雨墨；有雨墨在裏面活動，讀者便覺得全篇生動新鮮，近情近理。雨墨說的好：

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說他是誑嘴吃的，怎的要了那些菜來，他連筷子也不動呢？就是愛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罈來；却又酒量不很大，一罈子喝不了一零兒，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愛吃活魚，何不竟要活魚呢？說他有意要冤咱們，却又素不相識，無仇無恨。饒白吃白喝，還要冤人，更無此理。小人測不出他是甚麼意思來。

倘使書中不寫這一件結交顏生的事，徑寫白玉堂上京尋展昭，大鬧開封府，那就減色多多了。大鬧東京只可寫白玉堂的短處，而客店訂交一大段却真能寫出一個從容整暇的任俠少年。這又是曲園先生說的『閒中着色，精神百倍』了。

蔣平與智化有點相像，都是深沈有謀略的人才。舊小說中常有這一類的人物，如諸葛亮，吳用之流，但都是穿八卦衣，拿鵝毛扇的軍師一類，很少把謀略和武藝合在一個人身上的。石玉崑的長技在於能寫機警的英雄，智略能補救武力的不足，而武力能使智謀得實現。法國小說家大仲馬著俠隱記 (Three Musketeers)，寫達特安與阿拉密，正是這一類。智化似達特安，蔣平似阿拉密。俠隱記寫英雄，往往談諧可喜；這種談諧的意味，舊小說家最缺乏。諸葛亮與吳用所以成爲可怕的陰謀家，只是因爲那副拉長的軍師面孔，毫無談諧的趣味。三俠五義寫蔣平與智化都富有滑稽的風趣；機詐而以談諧出之，故讀者只覺得他們聰明可喜，而不覺得陰險可怕了。

本書寫蔣平最好的地方，如一百十四五回偷簪還簪一段，是讀者容易賞識的。九十四回寫他偷聽得翁大翁二的話，却偏要去搭那隻強盜船；他本意要救李平山，後來反有意捉弄他，破了他的姦情，送了他的性命。這種小地方都可以寫出他的機變與遊戲。書中寫智化，比蔣平格外出色。智化綽號黑妖狐，他的機警過人，却處處媚媚可愛。一百十二回寫他與丁兆蕙假扮漁夫偷進軍山水寨，出來之後，丁二爺笑他『妝甚麼，像甚麼，真真嘔人』。智化說：

賢弟不知，凡事到了身臨其境，就得搜索枯腸，費些心思。稍一疎神，馬脚畢露。假如平日原是你爲我，我爲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我；既不是我，必須將你之爲我，我之爲我，俱各撇開，應是他之爲他。既是他之爲他，他之中決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够如此設身處地的做去，斷無不像之理。

這豈但是智化自己說法？竟可說是一切平話家，小說家，戲劇家的技術論了。寫一



個鄉下老太婆的說史漢古文，這固是可笑；寫一個叫化子滿口歐化的白話文，這也是可笑。這種毛病都只是因為作者不知道『他之中決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一切有志作文學的人都應該拜智化爲師，努力『設身處地的』去學那『他之爲他』。

智化扮乞丐進皇城偷盜珠冠的一長段是這書裏的得意文字。挖御河的工頭王大帶他去做工，

到了御河，大家按檔兒做活。智爺拿了一把鐵鍬，撮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而且又快。旁邊作活的道：『王第二的！』（智化的假名）智爺道：『什麼？』旁邊人道：『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麼？挖的淺咧？做的慢咧？』旁邊人道：『這還淺！你一鍬，我兩鍬也不能那樣深。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纔挖了這一點兒。俗語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蹭。」你要這們做，還能吃的長麼？』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旁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

不給誰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八十回）

這樣的描寫，並不說智化裝的怎樣像，只描寫一堆作工人的空氣，真可算是上等的技術了。這一段談話裏還含有很深刻的譏諷；『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給誰吃呢？』這一句話可抵一部官場現形記。然而這句話說的多麼溫和敦厚呵！

這書中寫一個小孩子艾虎，粗疏中帶着機警，爛漫的天真裏帶着活潑的聰明，也很有趣味。

三俠五義本是一部新的龍圖公案，後來才放手做去，撇開了包公，專講各位俠義。我們在上文已說過，包公的部分是因襲的居多，俠義的部分是創作的居多。我們現在再舉出一個區別。包公的部分，因為是因襲的，還有許多『超于自然』的迷信分子；如狐狸報恩，烏盆訴冤，紅衣菩薩現化，木頭人魘魔，古今益醫瞎子，遊仙枕示夢，陰陽鏡治陰錯陽差，等等事都在前二十七回裏。二十八回以後，全無一

句超于自然的神話。（第三十七回柳小姐還魂，只是說死而復甦，與屈申白氏的還魂不同。）在傳說裏，大鬧東京的五鼠本是五個鼠怪，玉貓也本是一只神貓。石玉崑『翻舊出新』，把一篇誌怪之書變成了一部寫俠義行爲的傳奇，而近百回的大文章裏竟沒有一點神話的蹤跡，這真可算是完全的『人話化』，這也是很值得表彰的一點了。

十四，三，十五。北京。

# 原序

是書本名龍圖公案，又曰包公案，說部中演了三十餘回，從此書內又續成六十多本；雖是傳奇誌異，難免怪力亂神。

茲將此書翻舊出新，添長補短，刪去邪說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極讚忠烈之臣俠義之士，且其中烈婦烈女，義僕義鬢，以及吏役平民僧俗人等，好俠尙義者不可枚舉；故取傳名曰忠烈俠義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雖係演義之詞理淺文粗；然敘事敘人皆能刻劃盡致，接縫鬪筭亦俱巧妙無痕，能以日用尋常之言，發揮驚天動地之事。所有三俠五義諸多豪傑之所行，誠是驚魂落魄，有人不敢爲而爲，人不能作

而作，纔稱得起「俠義」二字。至於善惡邪正各有分別。真是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昭彰不爽，報應分明，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歎之時。無論此事有無，但能情理兼盡，使人可以悅目賞心，便是絕妙好辭。

此書一部中包公本是個綱領，起首應從包公說起。爲何要先叙仁宗呢？其中有個緣故。只因包公事繁，仁宗事簡，開口若說包公降生如何坎坷，怎麼受害，將來仁宗的事補出來時，反覺贅筆；莫若先君後臣，將仁宗事叙明，然後再言包公降生，一氣文字貫通方不紊亂，就是後文草橋遇后時也覺省筆，讀者亦一目了然。

惟是書篇頁過多，鈔錄匪易，是以藉聚珍板而攢成之，以供同好；第句中有因操土音故書訛字，讀者宜自明之。爲序。

光緒己卯孟夏，問竹主人識。

# 校讀後記

我校勘這書是用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聚珍版排印的忠烈俠義傳（三俠五義的本名）作底本，而用坊間的七俠五義參校的。七俠五義原是我曾祖曲園先生在一八八九年就原書改訂過，而改過書名的。可惜我們沒有找着一種初印的七俠五義（我家曾有一部，現在不知那裏去了。）作爲參校的資料；這是件不足的事。

現在書名仍用三俠五義。這書本由龍圖公案蛻化而成，大約先前的中心人物是包公（即前半部），後方漸漸變爲俠義（即後本部）。我們用的底本，本名忠烈俠義傳，全書如此並無例外；惟於問竹主人序中初見「三俠五義」四字，却非用爲書

名，而布套上則大書特書標爲三俠五義，（原書有三序，入迷道人退思主人兩序今均刪。）若看我會祖七本序中的話（本書附錄一），似他所見本與我們的大同中有小異：(1)他只說「俠義傳」，而我所見的却上有「忠烈」二字。(2)首頁並未標三俠五義，如他在序中所言。這且不講。

曲園先生以爲三俠五義之名是不妥當的。他計算起來，至少應有七個人，故易「三」爲「七」。我最初對於命名也有些躊躇。忠烈俠義之名既大迂腐；三俠五義似不賅括，七俠五義亦不賅括，（看本書所謂俠義實是至廣泛的名稱，甚至第五回中爲烏盆呼冤之張三，亦許爲行俠尙義。）即俠義傳亦未必賅括。（此書蛻化的歷史，本側重包公斷案及狸貓換太子故事，故正名必兼忠烈與俠義言之。）後來與適之先生函商。他復我一書，見解很不錯。茲節錄如下：

『至于書名，似宜用「三俠五義」。三五之名實是北方通行之名，忠烈俠義反不很有人知道；所以者何？坊間小說名「忠烈」或「俠義」者

太多，易于混亂，故此書終以三五得名。至三五之名不能包括書中人物，此不足病。如俠隱記原名 *Three Musketeers*，實則書中四個火鎗手爲不可分開的火伴，且其略去之一人——達特安——乃是書中唯一的主人。曲園先生太拘泥了。』（十三，三，七。）

照他的意思三五是虛數（如汪中之釋三九），這也可通。但看本書，「五義」似乎又是個實數，一虛一實未免淆混。現在既不把名字看得十分重要，覺得適之的意見已有可採取。於是就用了三五之名。

這部書的年代不久，歷史很簡單，所以校勘工夫比較也容易；就是以三爲底本，而以七校之。在工作進行中我發見了七之與三無大區別。（坊間有一種七俠五義，——我看見的益新鉛印本——其刪節之多竟出人意料，往往半回半回的整個刪掉。這本不足數。）就足本的七與三對勘實在無甚差別。我曾祖在七之第一回末說：『以後便緊接原書不再刪改；』可見他並沒有十分更張。最大的改訂是：三之



第一回即狸貓換太子一事，然在七之第一回亦曾將此項情事大概重叙一番，以便銜接（參看本書附錄二）；又更改書名及改書中人顏查散爲顏睿敏，其因由在七序中明述（參看本書附錄一）。所謂曲園先生刪改三俠五義，其實不過如此。

我如今所作，並不敢妄稱什麼「紹先業」，只因受亞東主人的委託，想爲他切實做一番校點的工夫，使這書有個較可讀的本子。這是我的一點小小的期待。我力雖不逮，總力守堅壘，保持一點謹密的精神。我校勘本書的條例是：

（一）凡七優於三的俱逕照改。

【例】三第三回有：『明間安一磨盤，並無方屨羅桶等物，却是賣豆腐生理。』這很不合。光有磨盤而無其他雜物，如何賣豆腐呢？看這句文理，自「一磨」至「等物」全爲「安」之客詞，而「並」爲其連詞。磨盤下可不用「，」。七本恰無此「無」字，今照改。

（二）凡七與三並可通的均不改。

【例】三之第八回敘趙虎以香灰瞋道人之眼，有云：『只見白撲撲一股稠雲打在惡道面上。』「稠」字原頗新穎，而七本作「烟」。烟雲未始不通，却不必以之易「稠」。

(三)凡譌誤顯明至能審察爲何字之誤者，(或七三並誤，或三誤而在七又無可訂正，或三誤而不必用七訂正。)俱逕爲改正。

【例一，顛倒】三之第一回：『便傳旨叫陳林帶往東宮參見劉后。』就文理論，「帶」下宜有客詞。只說帶，知道帶誰呢？且下文明言「到昭陽西院」云云，可見劉后決不住在東宮（皇后本無住東宮之理）。這句當然被聚珍版倒排了，當作「帶東宮往參見劉后」無疑。雖在七無可訂正（七無此一回），亦逕改正。

【例二，音誤】第四回中：（三七同）『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愿的。』愿當爲願之誤，此無可疑者。願之誤爲愿本書至多，幾不

勝其改；然間亦有不誤者。宜改從願，以歸一律。

【例三，形誤】三之第四回：『李老爺無可奈何，只得應充。』此不必用七參校，一望而知爲允之誤。

【例四，音形誤】三之第一回：『李劉二妃賠侍。』此回七本無有，但易知賠爲陪之誤。

【例五，字之譌】三之第十九回：『將破窰改爲廟宇。』「窰」爲「窯」「窰」之俗體。本書第十五回「窰」窰並見，宜改爲窰，以歸一律。

(四)凡較顯明之誤雖兩本俱同，只須考核明白，亦爲改正；惟改文之上下，加「」號以示之。

【例】第九回包公說：『這些刁民！焉有此事？叫地方將他〔們〕押去城外。』原本無此「們」字；但上文旣曰這些刁民，則下文必

曰「他們」可知矣。

(五) 凡不能確定之疑誤若兩本俱同則不改動，惟加(?)號於字下以示之。

【例】第八回：『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不過一目了然。』這個右字我頗疑爲幼之誤，但却不敢斷定。

(六) 凡俗語故作別字以顯示的俱不改。

【例】第二十四回(三七同)屈申說，「借個宿兒」，凡兩見；其一作宿而旁音休(七宿下無休音)，其二逕作休字。此休字不必改。

(七) 凡私名雖無義不改。

【例】私名本以取別而已，爲牛爲馬無所不可。如三之第二十二回及以下之顏查散，在此即仍其舊，不依七易爲脊敏；雖然查散爲

睿敏之誤也許是事實。

(八)凡文義雖欠通順，而原本係如此的，不改。

【例】第十回：『也就隨着跟來。』隨卽是跟，而乃重複如此文理實不通順。但既無譌誤，卽不爲改削。

又第二十一回：『忽聽得腦後寒光一縷。』光非可聽之物，此處文義未妥。

(九)凡所有夾評俱刪去；非有所取不爲留存。

【例】第二十四回：『樂子還(舍)要有進(淨)城(沉)呢。』取以注山西口音，故不刪。

又第三十七回夾評釋金懋叔爲錦毛鼠之叶音，所釋不誤，且亦使於不諳北音之人，故不刪。

上列九條是我校這書時所用的通則。自然，自己明白，「知法犯法」及「不實

不盡」這兩個通病仍恐不免有的，在此謹先對讀者們道歉。校書猶如掃除秋林下落葉，越掃便越多。做打掃夫的何敢怨西風黃葉的無情呢，這也是不消說的。但若蕭散林下的游客，稍微原諒他一點，那他便引爲深幸了。

還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我所用以校勘的七俠五義的只有九十五回，以下便沒有了。因此，在此書九十五回以下，凡顯明的錯誤均憑臆改竄，凡稍有可疑的便只好存而不改了。所以這書再版的時候，我希望得一種較足數，較好的七俠五義來重校一下，以彌補這次的缺憾。

校勘完時，本就想就俗字俗語須注釋的附上一些注。但苦於我的京語不佳，所知太少，不賅不備的零星小拾，反不如藏拙之爲佳；所以就躲懶不作了。曲園先生本說過：『頗多疑誤，無可考正，則姑聽之，讀者自能意會耳。』（七序，本書附錄一。）像我這般冒昧校誤，已頗頗違背祖訓；若再連「闕疑」的老調也忘懷了，那可真糟了。今之讀者豈不如古，何至於連意會都不能，而必待他人諄諄囑咐呢？

至於這書的價值及其變遷誕生的歷史，我所作既不是序跋或批評，自是題外的話，無贅說的必要了。

一九二四，五，三十，記於西湖。

# 本書所用的標點示例

一。表示一句。

【例】吾師也當迎接。（第六回）

二，(1)表示一讀。

【例】老爺在上，小的叩頭。（第五回）

(2)表示稱呼。

【例】張三哥，你放心。（第五回）

三：(1)表承上。

三俠五義 本書所用的標點示例



【例】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規範嚴肅；又喜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教二爺說不出話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藹，在小婦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他也難以施展；因此上一家尙爲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第一回）

(2)表冒下。

【例】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尙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尙無兒女。（同回）

(3)用在引語之前。

四；  
表長讀中間的幾個小讀。  
【例】楊忠聞聽，詫異道：『什麼鬼？』包公道：『女鬼。』（第六回）

【例】同三之(1)(2)。

五？  
表問語。

六！表重言。  
【例】 完了麼？你廟中還有人沒有？（第六回）

【例一】 感嘆——將來儻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第二回）

【例二】 申斥——你這狗才！（第四回）

【例三】 命令——兩旁一齊威嚇：『招！招！招！』（第五回）

【例四】 希望——好包先生，你告訴我！（第六回）

七『』表引語。

【例】 老師點了句斷，教道：『大學之道。』（第三回）

八「」(1)表特別提出的字句。

【例一】 原來是綠的，上面尙有「冥路」二字。（同回）

【例二】 你怎麼「紡絲吊面布裏兒」呢？（第六回）

(2)表引語中之引語。

【例】艾虎道：『衆位別說這個話……他們都說：「沒事便罷；若有了事，你就是知情不舉。」到了新近，小人的員外拿進京來，就有人合小人說：「你隄防着罷！員外這一到京，若把三年前的事兒叨登出來，你就是隱匿不報的罪名。」小人聽了害怕。……』（第八一回）

九……  
(1)表刪節。

【例】一五一十說與李氏道：『……你說可怕不可怕？』（第二回）

(2)表未了。

【例】忽聽傍邊有人傍聲傍氣說道：『告白』……（第三回）

(3)表斷續。

【例】包……包先生，包……包老爺。（第六回）

(4)表詞句破碎。

【例】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第八回）

（這不是刪節，也不是未了。實在這句本來是破碎的。「沒見」下應有「月經」二字。）

十一——(1)表意思驟轉。

【例】這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言雖如此，我是上了年紀之人……  
(第五回)

(2)在字左，作私名標。

【例】包文正 南俠 奎星 隱逸村 (目錄)

十一~~~~~在字左，表書名，卦名，曲調名等。

【例一】包公呈上大學。(第三回)

【例二】唱起什不閑來了。(第五回)

十二(一)表夾注的字句。

【例】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

「古」。(第五回)

十三「」表書中臆改的字。

【例一】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包，言訪查之事尙「未」確實。(本作無)

【例二】王朝「等」聞聽，一擁而入。(本無此「等」字)(均第八回)

十四(?)表校勘時的疑惑。

【例】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不望，不過一目了然。(疑右爲幼之誤)

(同回)

# 三俠五義目錄

- 第一回……………設陰謀臨生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 第二回……………奎星兆夢忠良降生……………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 第三回……………金龍寺英雄初救難……………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 第四回……………除妖魅包文正聯姻……………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 第五回……………墨斗剖明皮熊犯案……………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 第六回……………罷官職逢義士高僧……………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 第七回……………得古今盆完婚淑女……………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第八回……救義僕除凶鐵仙觀……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第九回……斷奇冤奏叅封學士……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第十回……買豬首書生遭橫禍……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第十一回……審葉阡兒包公斷案……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第十二回……展義士巧換藏春酒……龐奸侯設計輾紅堂

第十三回……安平鎮五鼠單行義……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第十四回……小包與偷試遊仙枕……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第十五回……斬龐昱初試龍頭劍……遇國母晚宿天齊廟

第十六回……學士懷忠假言認母……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第十七回……開封府總管叅包相……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第十八回……奏沉疴仁宗認國母……宣密詔良相審郭槐

第十九回……巧取供單郭槐受戮……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 第二十回……受魘魔忠良遭大難……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 第二十一回……擲人頭南俠驚佞黨……除邪祟學士審虔婆
- 第二十二回……金鑾殿包相叅太師……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 第二十三回……洪義贈金夫妻遭變……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 第二十四回……受亂棍范狀元瘋顛……貪多杯屈鬚子喪命
- 第二十五回……白氏還魂陽差陰錯……屈申赴體醉死夢生
- 第二十六回……聆音察理賢愚立判……鑒貌變色男女不分
- 第二十七回……仙枕示夢古鏡還魂……仲禹掄元熊飛祭祖
- 第二十八回……許約期湖亭欣慨助……探底細酒肆巧相逢
- 第二十九回……丁兆蕙茶鋪偷鄭新……展熊飛湖亭會周老
- 第三十回……濟弱扶傾資助周老……交友投分邀請南俠
- 第三十一回……展熊飛比劍定良姻……鑽天鼠奪魚甘陪罪



- 第三十二回……夜救老僕顏生赴考……晚逢寒士金客揚言
- 第三十三回……真名士初交白玉堂……美英雄三試顏查散
- 第三十四回……定蘭譜顏生識英雄……看魚書柳老嫌寒士
- 第三十五回……柳老賴婚狼心難測……馮生聯句狗屁不通
- 第三十六回……園內贈金丫髻喪命……廳前盜尸惡僕忘恩
- 第三十七回……小姐還魂牛兒遭報……幼僮侍主俠士揮金
- 第三十八回……替主鳴冤攔輿告狀……因朋涉險寄柬留刀
- 第三十九回……鏢斬君衡書生開罪……石驚趙虎俠客爭鋒
- 第四十回……思尋盟弟遣使三雄……欲盜賊金糾合五義
- 第四十一回……忠烈題詩郭安喪命……開封奉旨趙虎喬敷
- 第四十二回……以假爲真誤拿要犯……將差就錯巧訊賊金
- 第四十三回……翡翠瓶污羊脂玉穢……太師口臭美妾身亡

- 第四十四回……花神廟英雄救難女……開封府衆義露真名
- 第四十五回……義釋盧方史丹抵命……悞傷馬漢徐慶遭擒
- 第四十六回……設謀誑藥氣走韓彰……遣興濟貧忻逢趙慶
- 第四十七回……錯遞呈權奸施毒計……巧結案公子辨奇冤
- 第四十八回……訪奸人假公子正法……貶佞黨真義士面君
- 第四十九回……金殿試藝三鼠封官……佛門遞呈雙鳥告狀
- 第五十回……徹地鼠恩救二公差……白玉堂智偷三件寶
- 第五十一回……尋猛虎雙雄陷深坑……獲凶徒三賊歸平縣
- 第五十二回……感恩情許婚方老丈……投書信多虧甯婆娘
- 第五十三回……蔣義士二上翠雲峯……展南俠初到陷空島
- 第五十四回……通天窟南俠逢郭老……蘆花蕩北岸獲胡奇
- 第五十五回……透消息遭困螺螄軒……設計謀夜走蚯蚓嶺

- 第五十六回……………救妹夫巧離通天窟……………獲三寶驚走白玉堂
- 第五十七回……………獨龍橋盟兄擒義弟……………開封府包相保賢豪
- 第五十八回……………錦毛鼠龍樓封護衛……………鄧九如飯店遇恩星
- 第五十九回……………倪生償銀包興進縣……………金令贈馬九如來京
- 第六十回……………紫髯伯有意除馬剛……………丁兆蘭無心遇莽漢
- 第六十一回……………大夫居飲酒逢土棍……………卞家曠偷銀驚惡徒
- 第六十二回……………遇拐帶松林救巧姐……………尋奸淫鐵嶺戰花冲
- 第六十三回……………救莽漢暗刺吳道成……………尋盟兄巧逢桑花鎮
- 第六十四回……………論前情感化徹地鼠……………觀古蹟遊賞誅龍橋
- 第六十五回……………北俠探奇毫無情趣……………花蝶隱跡別有心機
- 第六十六回……………盜珠燈花蝶遭擒獲……………救惡賊張華竊負逃
- 第六十七回……………紫髯伯庭前敵鄧車……………蔣澤長橋下擒花蝶

- 第六十八回……花蝶正法展昭完姻……雙俠餞行靜修測字
- 第六十九回……杜雍課讀侍妾調姦……秦昌陪罪了鬢喪命
- 第七十回……秦員外無辭甘認罪……金琴堂有計立明冤
- 第七十一回……楊芳懷忠彼此見禮……繼祖盡孝母子相逢
- 第七十二回……認明師學藝招賢館……查惡棍私訪霸王莊
- 第七十三回……惡姚成識破舊夥計……美絳貞私放新黃堂
- 第七十四回……淫方貂誤救朱烈女……貪賀豹狹逢紫髯伯
- 第七十五回……倪太守途中重遇難……黑妖狐牢內暗殺奸
- 第七十六回……割帳縱北俠擒惡霸……對蓮瓣太守定良緣
- 第七十七回……倪太守解任赴京師……白護衛喬妝逢俠客
- 第七十八回……紫髯伯藝高服五鼠……白玉堂氣短拜雙俠
- 第七十九回……智公子定計盜珠冠……裴老僕改妝扮難叟

- 第八十回……假作工御河挖泥土……認方向高樹捉猴獠
- 第八十一回……盜御冠交託丁兆蕙……攔相轎出首馬朝賢
- 第八十二回……試御刑小俠經初審……遵欽命內宦會五堂
- 第八十三回……矢口不移心靈性巧……真賊實犯理短情屈
- 第八十四回……復原職倪繼祖成親……觀水災白玉堂捉怪
- 第八十五回……公孫策探水遇毛生……蔣澤長沿湖逢鄔寇
- 第八十六回……按圖治水父子加封……好酒貪杯叔姪會面
- 第八十七回……爲知己三雄訪沙龍……因救人四義撇艾虎
- 第八十八回……搶漁奪酒少弟拜兄……談文論詩老翁擇壻
- 第八十九回……愁錦箋暗藏白玉釵……癡佳蕙遺失紫金墜
- 第九十回……避嚴親牡丹投何令……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 第九十一回……死裏生千金認張立……苦中樂小俠服史雲

- 第九十二回……小俠揮金貪杯大醉……老葛搶雉惹禍着傷
- 第九十三回……辭綠鴨漁獵同合夥……歸臥虎姊妹共談心
- 第九十四回……赤子居心尋師覓父……小人得志斷義絕情
- 第九十五回……暗昧人偏遭暗昧害……豪俠客每動豪俠心
- 第九十六回……連陞店差役拿書生……翠芳塘縣官驗醉鬼
- 第九十七回……長沙府施俊納丫鬢……黑狼山金輝逢盜寇
- 第九十八回……沙龍遭困母女重逢……智化運籌弟兄奮勇
- 第九十九回……見牡丹金輝深後悔……提艾虎焦赤踐前言
- 第一百回……探形踪王府遣刺客……趕道路酒樓問書童
- 第一百一回……兩個千金真假已辨……一雙刺客妍媸自分
- 第一百二回……錦毛鼠初探冲霄樓……黑妖狐重到銅網陣
- 第一百三回……巡按府氣走白玉堂……逆水泉搜求黃金印

- 第一百四回……救村婦劉立保洩機……遇豪傑陳起望探信
- 第一百五回……三探冲霄玉堂遭害……一封印信趙爵擔驚
- 第一百六回……公孫先生假扮按院……神手大聖暗中機謀
- 第一百七回……楞徐慶拜求展熊飛……病蔣平指引陳起望
- 第一百八回……圖財害命旅店營生……相女配夫閨閣本分
- 第一百九回……驅豪傑貪婪一萬兩……作媒妁識認二千金
- 第一百十回……陷御貓削城入水面……救三鼠盜骨上峯頭
- 第一百十一回……定日盜簪逢場作戲……先期祝壽改扮喬妝
- 第一百十二回……招賢納士准其投誠……合意同心何妨結拜
- 第一百十三回……鍾太保貽書招賢士……蔣澤長冒雨訪賓朋
- 第一百十四回……忍饑挨餓進廟殺僧……少水無茶開門揖盜
- 第一百十五回……隨意戲耍智伏柳青……有心提防結交姜鏗

- 第一百十六回……計出萬全極其容易……算失一着甚是爲難
- 第一百十七回……智公子負傷追兒女……武伯南逃難遇豺狼
- 第一百十八回……除姦淫錯投大木場……救急困趕奔神樹崗
- 第一百十九回……神樹崗小俠救幼子……陳起望衆義服英雄
- 第一百二十回……安定軍山同歸大道……功成湖北別有收緣



三 俠 五 義 目 錄

# 三俠五義

## 第一回

設陰謀臨生換太子——奮俠義替死救皇娘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奏管絃；天下太平無事日，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宋朝自陳橋兵變，衆將立太祖爲君，江山一統，相傳至太宗，又至眞宗，

四海昇平，萬民樂業，真是風調雨順，君正臣良。

一日，早朝，文武班齊，有西臺御史兼欽天監文彥博出班奏道：『臣夜觀天象，見天狗星犯闕，恐於儲君不利。恭繪形圖一張，謹呈御覽。』承奉接過，陳於御案之上。天子看罷，笑曰：『朕觀此圖，雖則是上天垂象；但朕並無儲君，有何不利之處。卿且歸班，朕自有道理。』早朝已畢，衆臣皆散。

轉向宮內，真宗悶悶不樂，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後，正宮之位久虛，幸有李劉二妃現今俱各有娠，難道上天垂象就應於他二人身上不成？』纔要宣召二妃見駕。誰想二妃不宜而至，參見已畢，跪而奏曰：『今日乃中秋佳節，妾妃等已將酒宴預備在御園之內，特請聖駕今夕賞月，作個不夜之歡。』天子大喜，即同二妃來到園中；但見秋色蕭蕭，花香馥馥，又搭着金風瑟瑟，不禁心曠神怡。真宗玩賞，進了寶殿，歸了御座，李劉二妃陪侍。宮娥獻茶已畢。

天子道：『今日文彥博具奏。他道，現時天狗星犯闕，主儲君不利。朕雖乏

嗣，且喜二妃俱各有孕，不知將來誰先誰後，是男是女。上天既然垂兆，朕賜汝二人玉鱗龍袂各一個，鎮壓天狗冲犯；再朕有金丸一對，內藏九曲珠子一顆，係上皇所賜，無價之寶，朕幼時隨身佩帶，如今每人各賜一枚，將妃子等姓名宮名刻在上面，隨身佩帶。』李劉二妃聽了，望上謝恩。天子即將金丸解下，命太監陳林拿到尙寶監，立時刻字去了。

這裏二位妃子吩咐擺酒，安席進酒。登時鼓樂迭奏，綵戲俱陳，皇家富貴自不必說。到了晚間，皓魄當空，照得滿園如同白晝，君妃快樂，共賞冰輪，星斗齊輝，觥籌交錯。天子飲至半酣，只見陳林手捧金丸，跪呈御前。天子接來細看，見金丸上面，一個刻着，「玉宸宮李妃」，一個刻着「金華宮劉妃」，一鑄的甚是精巧。天子深喜，即賞了二妃。二妃跪領，欽遵佩帶後，每人又各獻金爵三杯。天子並不推辭，一連飲了，不覺大醉，哈哈大笑道：「二妃子如有生太子者，立爲正宮。」二妃又謝了恩。

天子酒後說了此話不知緊要，誰知生出無限風波。你道爲何？皆因劉妃心地不良，久懷嫉妒之心；今一聞此言，惟恐李妃生下太子立了正宮。——何況正宮李妃居左，自己在右。自那日歸宮之後，便與總管都堂郭槐暗暗鋪謀定計，要害李妃。誰知一傍有個宮人名喚寇珠，乃劉妃承御的宮人。此女雖是劉妃心腹，他卻爲人正直，素懷忠義，見劉妃與郭槐計議，好生不樂。從此後各處留神，悄悄地窺探。

單言郭槐奉了劉妃之命，派了心腹親隨，找了個守喜婆尤氏；他就屁滾尿流，又把自己男人託付郭槐，也做了添喜郎了。

一日，郭槐與尤氏密密商議，將劉妃要害李妃之事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爲難。郭槐道：『若能辦成，你便有無窮富貴。』婆子聞聽，不由滿心歡喜，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對郭槐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郭槐聞聽，說：『妙！妙！真能辦成，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你真有不世之功。』又囑咐臨期不

要誤事，又給了好些東西。婆子歡喜而去，郭槐進宮，將此事回明劉妃，歡喜無限，專等臨期行事。

光陰迅速，不覺的到了三月，聖駕至玉宸宮看視李妃。李妃參駕。天子說：『免參。』當下閒談，忽然想起明日乃是南清宮八千歲的壽辰，便特派首領陳林前往御園辦理果品，來日與八千歲祝壽。陳林奉旨去後，只見李妃雙眉緊蹙，一時腹痛難禁。天子着驚，知是要分娩了，立刻起駕出宮，急召劉妃帶領守喜婆前來守喜。劉妃奉旨，先往玉宸宮去了。郭槐急忙告訴尤氏。尤氏早已備辦停當，雙手捧定大盒，交付郭槐，一同齊至玉宸宮而來。

你道此盒內是什麼東西？原來就是二人定的奸計，將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認不出是何妖物，好生難看。二人來至玉宸宮內，別人以為喫食之物，那知其中就裏。恰好李妃臨蓐，剛然分娩，一時血暈，人事不知。劉妃郭槐尤氏做就

清局，趁着忙亂之際，將狸貓換出太子，仍用大盒將太子就用龍袱包好裝上，拖出玉宸宮，竟奔金華宮而來。劉妃即喚寇珠提籐籃暗藏太子，叫他到銷金亭用裙縑勒死，丟在金水橋下。

寇珠不敢不應，惟恐派了別人，此事更爲不妥，只得提了籐籃，出鳳右門至昭德門外，直奔銷金亭上，忙將籐籃打開，拖出太子，且喜有龍袱包裹安然無恙。抱在懷中，心下暗想：『聖上半世乏嗣，好容易李妃產生太子，偏遇奸妃設計陷害，我若將太子謀死，天良何在？也罷！莫若抱着太子一同赴河，盡我一點忠心罷了。』

剛然出得銷金亭，只見那邊來了一人，即忙抽身，隔窗細看。見一個公公打扮，踏過引仙橋，手中抱定一個宮盒，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蟒，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挂念珠，斜插一個拂塵兒於頂左，生的白面皮，精神好，一雙目把神光顯。這寇承御一見，滿心歡喜，暗暗的念佛說：『好了！得此人來，太子有了救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就是素懷忠義首領陳林；只因奉旨到御園採辦果品，手捧着金絲砌就龍粧

盒，迎面而來。一見寇宮人懷抱小兒，細問情由。寇珠將始末根由，說了一回，陳林聞聽喫驚不小，又見有龍袱爲證。二人商議，即將太子裝入盒內，剛剛盛得下。偏偏太子啼哭，二人又暗暗的禱告。祝讚已畢，哭聲頓止。二人暗暗念佛，保佑太子平安無事，就是造化。二人又望空叩首罷，寇宮人急忙回宮去了。

陳林手捧粧盒，一腔忠義，不顧死生，直往禁門而來。纔轉過橋，走至禁門，只見郭槐攔住道：『你往那裏去？劉娘娘宣你，有話面問。』陳公公聞聽，只得隨往進宮，卻見郭槐說：『待我先去啓奏。』不多時，出來說：『娘娘宣你進去。』陳公公進宮，將粧盒放在一旁，朝上跪倒，口尊『娘娘，奴婢陳林參見。不知娘娘有何懿旨？』劉妃一言不發，手托茶杯，慢慢喫茶，半晌，方纔問道：『陳林，你提這盒子往那裏去！上有皇封，是何緣故？』陳林奏道：『奉旨前往御園採揀果品，與南清宮八大王上壽，故有皇封封定。非是奴婢擅敢自專的。』劉妃聽了，瞧瞧粧盒，又看看陳林，復又說道：『裏面可有夾帶？從實說來！儻有虛僞，你喫罪』



不起。』陳林當此之際把死付於度外，將心一橫，不但怕，反倒從容答道：『並無夾帶。娘娘若是不信，請去皇封，當面開看。』說着話，就要去揭皇封。劉妃一見，連忙攔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誰敢私行開看！難道你不知規矩麼？』陳林叩頭說：『不敢！不敢！』劉妃沈吟半晌；因明日果是八千歲壽辰，便說：『既是如此，去罷！』陳林起身，手提盒子，纔待轉身；忽聽劉妃說：『轉來！』陳林只得轉身。劉妃又將陳林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面上顏色絲毫不漏，方緩緩的說道：『去罷。』陳林這纔出宮，倒覺的心中亂跳。這也是一片忠心，至誠感格，始終瞞過奸妃，脫了這場大難。

出了禁門，直奔南清宮內，傳：『旨意到。』八千歲接旨入內殿，將盒供奉上面，行禮已畢。因陳林是奉旨欽差，纔要賜座。只見陳林撲簌簌淚流滿面，雙膝跪倒，放聲大哭。八千歲一見，唬得驚疑不止，便問道：『伴伴，這是何故？有話起來說。』陳林目視左右。賢王心內明白，便吩咐：『左右迴避了。』陳林見沒人，

便將情由細述一遍。八千歲便問：『你怎麼就知道必是太子？』陳林說：『現有龍袱包定。』賢王聽罷，急忙將粧盒打開，抱出太子一看，果有龍袱；只見太子哇的一聲，竟痛哭不止，好彷彿訴苦的一般，——真是聖天子百靈相助。賢王爺急忙抱入內室，並叫陳林隨入裏面，見了狄娘娘，又將原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將太子暫寄南清宮撫養，候朝廷諸事安頓後，再做道理。陳林告別，回朝覆命。

誰知劉妃已將李妃產生妖孽，奏明聖上。天子大怒，立將李妃貶入冷宮下院，加封劉妃爲玉宸宮貴妃。可憐無靠的李妃受此不白之冤，向誰伸訴。幸喜吉人天相，冷宮的總管姓秦名鳳，爲人忠誠，素與郭槐不睦，已料此事必有奸謀；今見李妃如此，好生不忍，向前百般安慰。又吩咐小太監余忠好生服侍娘娘，不可怠慢。誰知余忠更有奇異之處，他的面貌酷肖李妃的玉容，而且素來做事豪俠，往往爲他人奮不顧身；因此秦鳳更加疼愛他，雖是師徒，情如父子。他今見娘娘受此苦楚，恨不能以身代之；每欲設計救出，只是再也想不出法子來，也只得罷了。

且說劉妃此計已成，滿心歡喜。暗暗的賞了郭槐與尤氏，並教尤氏守自己的喜。到了十月滿足，恰恰也產了一位太子，奏明聖上。天子大喜，即將劉妃立爲正宮，頒行天下。從此人人皆知國母是劉后了。待郭槐猶如開國的元勳一般；尤氏就爲掌院，寇珠爲主宮承御。清閒無事。

誰想樂極生悲。過了六年，劉后所生之子，竟至得病，一命嗚呼。聖上大痛，自嘆半世乏嗣，好容易得了太子，偏又夭亡，焉有不動心的呢。因此傷心過度，竟自連日未能視朝。這日八千歲進宮問安。天子召見八千歲，奏對之下，賜坐閒談，問及：『世子共有幾人？年紀若干？』八千歲一一奏對，說至三世子，恰與劉后所生之子歲數相仿。天子聞聽，龍顏大悅，立刻召見，進宮見駕。一見世子，不由龍心大喜，更奇怪的，是形容態度與自己分毫不差；因此一樂病就好了。即傳旨將三世子承嗣，封爲東宮守缺太子。便傳旨叫陳林帶東宮往參見劉后，並往各宮看視。

陳林領旨，引着太子，先到昭陽正院朝見劉后，並啓奏說：『聖上將八千歲之三世子，封爲東宮太子，命奴婢引來朝見。』太子行禮畢。劉后見太子生的酷肖天子模樣，心內暗暗詫異。陳林又奏，還要到各宮看視。劉后說：『既然如此，你就引去；快來見我，還有話說呢。』陳林答應着，隨把太子引往各宮去。

路過冷宮。陳林便向太子說：『這冷宮是李娘娘因產生妖物，聖上將李娘娘貶入冷宮。——若說這位娘娘，是最賢德的。』太子聞聽，產生妖物一事，心中就有幾分不信。這太子乃一代帝王，何等天聰，如何信這怪異之事——可也斷斷想不到就在自己身上。便更進去看視。恰好秦鳳走出宮來，（陳林素與秦鳳最好，已將換太子之事悄悄說明，如今八千歲的世子就是抵換的太子；秦鳳聽了大喜。）先參見了太子，便轉身進宮奏明李娘娘。不多時，出來說道：『請太子進宮。』陳林一同引進，見了娘娘，他不由得淚流滿面。這正是母子天性攸關。陳林一見心內着忙，急將太子引出，仍回正宮去了。

劉后正在宮中悶坐細想，忽見太子進宮面有淚痕。追問何故啼哭。太子又不敢隱瞞，便說：『適從冷宮經過，見李娘娘形容憔悴，心實不忍，奏明情由，還求母后遇使在父王跟前解勸解勸，使脫了沉埋，以慰孩兒悽慘之忱。』說着，說着，便跪下去了。劉后聞聽，便心中一驚，假意連忙攙起，口中誇讚道：『好一個仁德的殿下！只管放心，我便就說便了。』太子仍隨着陳林上東宮去了。

太子去後，劉后心中那裏丟得下此事，心中暗想：『適纔太子進宮，猛然一見，就有些李妃形景；何至見了李妃之後，就在哀家跟前求情，事有可疑。莫非六年前叫寇珠抱出宮去，並未勒死，不曾丟在金水橋下？』因又轉想：『曾記那年有陳林手提粧盒從御園而來，難道寇珠擅敢將太子交與陳林，攜帶出去不成？若要明白此事，須拷問寇珠這賤人，便知分曉。』越想愈覺可疑，即將寇珠喚來，剝去衣服，細細拷問，與當初言語一字不差。劉后更覺惱怒，便召陳林當面對證，亦無異詞。劉后心內發焦，說：『我何不以毒攻毒，叫陳林掌刑追問。他二人做的事，如

今叫一人受苦，焉有不說的道理。』便命陳林掌刑，拷問寇珠。劉后雖是如此心毒，那知橫了心的寇珠，視死如歸。可憐他柔弱身軀，只打得身無完膚，也無一字招承。正在難分難解之時，見有聖旨來宣陳林。劉后惟恐耽延工夫，露了馬腳，只得打發陳林去了。寇宮人見了陳林已去，大約劉后必不干休，與其零碎受苦，莫若尋個自盡；因此觸檻而死。劉后吩咐將尸擡出。就有寇珠心腹小宮人偷偷埋在玉宸宮後。劉后因無故打死宮人，威逼自盡，也不敢啓奏，也不敢追究了。

劉后不得真情，其妒愈深，轉恨李妃不能忘懷，悄與郭槐商議，密訪李妃嫌隙，必須置之死地方休。也是合當有事。且說李妃自見太子之後，每日傷感，多虧秦鳳百般開解，暗將此事一一奏明。李妃聽了如夢方醒，歡喜不盡；因此每夜燒香，祈保太子平安。被奸人訪着，暗在天子前啓奏，說李妃心下怨恨，每夜降香咒咒，心懷不善，情實難宥。天子大怒，即賜白綾七尺，立時賜死。

誰知早有人將信暗暗透於冷宮。秦鳳一聞此言，膽裂魂飛，忙忙奏知李娘娘。

李娘娘聞聽，登時昏迷不醒。正在忙亂。只見余忠趕至面前，說道：『事不宜遲！快將娘娘衣服脫下，與奴婢穿了。奴婢情願自身替死。』李妃蘇醒過來，一聞此言，只哭得哽氣倒噎，如何還說得出話來。余忠不容分說，自己摘下花帽，扯去網巾，將髮散開，挽了一箇縉兒，又將自己衣服脫下，放在一旁；只求娘娘早將衣服賜下。秦鳳見他如此忠烈，又是心疼，又是羨慕，只得橫了心在傍催促更衣。李妃不得已，將衣脫下，與他換了；便哭說道：『你二人是我大恩人了！』說罷，又昏過去了。秦鳳不敢耽延，忙將李妃移至下房，粧作余忠臥病在牀。剛然收什完了，只見聖旨已到，欽派孟彩嬪驗看。秦鳳連忙迎出，讓至偏殿暫坐，俟娘娘歸天後，請貴人驗看就是了。孟彩嬪一來年輕不敢細看，二來感念李妃素日恩德，如今遭此凶事，心中悲慘，如何想的到是人替死呢。不多時，報道：『娘娘已經歸天了，請貴人驗看。』孟彩嬪聞聽，早已淚流滿面，那裏還忍近前細看，便道：『我今回覆聖旨去了。』此事若非余忠與娘娘面貌彷彿，如何遮掩的過去。於是按禮埋葬。

此事已畢。秦鳳使回明余忠病臥不起。郭槐原與秦公公不睦，今聞余忠患病又去了秦鳳膀臂，正中心中機關，便不容他調養，立刻逐出，回籍爲民。因此秦鳳將假余忠擡出，特派心腹人役送至陳州家內去了。後文再表。

從此秦鳳踽踽涼涼，悽悽慘慘，時常思念，徒兒死的可憐又可敬，又惦记着李娘娘在家中怕受了委曲。這日晚間正在傷心，只見本宮四面火起。秦鳳一見已知是郭槐之計，一來要斬草除根，二來是公報私仇。我總然逃出性命，也難免失火之罪；莫若自焚，也省的與他做對。於是秦鳳自燒死冷宮之內。此火果然是郭槐放的。此後劉后與郭槐安心樂意，以爲再無後患了。那知後來惡貫滿盈，自有報應呢。就是太子也不知其中詳細，誰也不敢洩漏。又奉旨欽派陳林督管東宮，總理一切，閒雜人等不准擅入，這陳林卻是八千歲在天子面前保舉的。從此太平無事了。如今將仁宗的事已叙明了，暫且擱起，後文自有交代。



便說包公降生，自離娘胎，受了多少折磨，比較仁宗，坎坷更加百倍；正所謂「天將大任」之說。閒言少敘。單表江南廬州府合肥縣內有個包家村，住一包員外，名懷，家富田多，騾馬成羣，爲人樂善好施，安分守己；因此人人皆稱他爲「包善人」又曰「包百萬」。包懷原是謹慎之人，既有百萬之稱，自恐擔當不起。他又難以攔阻衆人，只得將包家村改爲包村；一是自己謙和，二免財主名頭。院君周氏。夫妻二人皆四句以外。所生二子：長名包山，娶妻王氏，生了一子，尙未滿月；次名包海，娶妻李氏，尙無兒女。他弟兄二人，雖是一母同胞，卻大不相同。大爺包山爲人忠厚老誠，正直無私，恰恰娶了王氏，也是四德三從的人。二爺包海爲人尖酸刻薄，奸險陰毒，偏偏娶了李氏，也是心地不端。虧得老員外治家有法，規範嚴肅；又喜大爺凡事寬和，諸般遜讓兄弟，再也教二爺說不出話來；就是妯娌之間，王氏也是從容和靄，在小嬸前毫不較量，李氏雖是刁悍，他也難以施展：因此一家尙爲和睦，每日大家歡歡喜喜。父子兄弟春種秋收，務農爲業，雖非詩書門

第，卻是勤儉人家。

不意老院君周氏安人年已四旬開外，忽然懷孕。員外好不樂意，終日憂愁。你說這是甚麼意思呢？原是老來得子是快樂，包員外爲何不樂？只因夫妻皆是近五旬的人了，已有兩箇兒子，並皆娶媳生子；如今安人又養起兒女來了。再者院君偌大年紀，今又產生，未免受傷；何況乳哺三年更覺勤勞，如何禁得起呢。因此每日煩，悶悶不樂，竟自時刻不能忘懷。這正是家遇吉祥反不樂，時逢喜事頓慘愁。

未審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一回

## 第二回

奎星兆夢忠良降生——雷部宣威狐狸避難

且說包員外終日悶悶，這日獨坐書齋，正躊躇此事，不覺雙目困倦，伏几而臥。朦朧之際，只見半空中祥雲繚繞，瑞氣氤氳；然紅光一閃，面前落下個怪物來，頭生雙角，青面紅髮，巨口獠牙，左手拿一銀錠，右手執一硃筆，跳舞竟奔落前來。員外大叫一聲，醒來却是一夢，心中尙覺亂跳。正自出神，忽見丫鬢掀簾而入，報道：『員外，大喜了！方纔安人產生一位公子，奴婢特來稟知。』員外聞聽，抽了一口涼氣，只唬得驚疑不止；怔了多時，咳了一聲道：『罷了！罷了！家門不

幸生此妖邪，真是冤家到了。』急忙立起身來，一步一咳，來至後院看視，幸安人無恙，略問了幾句話，連小孩也不瞧，回身仍往書房來了。這裏伏侍安人的，包裹小孩的，殷實之家自然俱是便當的，不必細表。

單說包海之妻李氏抽空兒回到自己房中，只見包海坐在那裏發呆。李氏道：『好好兒的「二一添作五」的家當，如今弄成「三一三十一」了。你倒底想個主意呀。』包海答道：『我正爲此事發愁。方纔老當家的將我叫到書房，告訴我夢見一個青臉紅髮的怪物，從空中掉將下來，把老當家的唬醒了；誰知就生此子。我細細想來，必是咱們東地里西瓜成了精了。』李氏聞聽，便攛掇道：『這還了得！若是畱在家內，他必做耗。自古書上說，妖精入門家敗人亡的多着的呢。如今何不趁早兒告訴老當家的，將他拋棄在荒郊野外，豈不省了擔着心；就是家私也省了「三一三十一」了。一舉兩得，你想好不好？』

這婦人一套話，說得包海如夢初醒，連忙立身來到書房，一見員外，便從頭至尾的話說了一遍，止於不提起家私一事。誰知員外正因此煩惱，一聞包海之言，恰合了念頭，連聲說好。『此事就交付於你，快快辦去。將來你母親若問時，就說落草不多時就死了。』包海領命，回身來至臥房，託言公子已死，急忙抱出，用茶葉簍子裝好，攜至錦屏山後，見一坑深草，便將簍子放下。剛要撈出小兒，只見草叢裏有綠光一閃，原來是一隻猛虎眼光射將出來。包海一見，只唬得魂不附體，連尿都唬出來了，連簍帶小孩一同拋棄，抽身跑將回來，氣喘吁吁，不願回稟員外，跑到自己房中，倒在炕上，連聲說道：『唬殺我也！唬殺我也！』李氏忙問道：『你這等見神見鬼的，不是妖精作了耗了？』包海定了定神，答道：『利害！利害！』一五一十說與李氏道：『……你說可怕不可怕？——只是那茶葉簍子沒得拿回來。』李氏笑道：『你真是「整簍灑油，滿地檢芝麻，」大處不算小處算咧！一個簍能值幾何？一分家私省了，豈不樂嗎！』包海笑嘻嘻道：『果然是「表壯不如裏

壯」，這事多虧了賢妻你巧咧。這孩子這時候管保叫虎吧嗒咧。」

誰知他二人在屋內說話，不妨牕外有耳。恰遇賢人王氏從此經過，一一聽去，急忙回至屋中，細想此事好生殘忍，又着急，又心痛，不覺落下淚來。正自悲泣，大爺包山從外邊進來，見此光景，便問情由。王氏將此事一一說知。包山道：「原來有這等事！不要緊，錦屏山不過五六里地，待我前去看看再做道理。」說罷，立刻出房去了。王氏自丈夫去後，就驚害怕，惟恐猛虎傷人，又恐找不着三弟，心中好生委決不下。

且言包山急急忙忙奔到錦屏山後，果見一片深草，正在四下找尋；只見茶葉簍子橫躺在地，卻無三弟。大爺着忙，連說不好，大約是被虎喫了。又往前走了數步，只見一片草俱各倒臥在地，足有一尺多厚，上爬着個黑漆漆亮油油，赤條條的小兒。大爺一見滿心歡喜，急忙打開衣服，將小兒抱起，揣在懷內，轉身竟奔家來，悄悄的歸到自己屋內。

王氏正在盼望之際，一見丈夫回來將心放下，又見抱了三弟回來喜不自勝，連忙將自己衣襟解開，接過包公，以胸膛偎抱。誰知包公到了賢人懷內，天生的聰俊，將頭亂拱，彷彿要乳食喫的一般；賢人即將乳頭放在包公口內，慢慢的喂哺。包山在傍，便與賢人商議：『如今雖將三弟救回；但我房中忽然有了兩個小孩，別人看見，豈不生疑麼？』賢人聞聽道：『莫若將自己纔滿月的兒，另寄別處，尋人撫養，妾身單單乳哺三弟，豈不兩全呢。』包山聞聽，大喜，便將自己孩兒偷偷抱出寄於他處廝養。可巧就有本村的鄉民張得祿，因妻子剛生一子，未滿月已經死了，正在乳旺之時，如今得了包山之子好生歡喜。這也是大爺夫妻一點至誠感格，故有此機會。可見人有善念，天必從之，人懷惡意，天必誅之。李氏他陷害包公，將來也必有報應的。

且說由春而夏，自秋徂冬，光陰迅速，轉瞬過了六個年頭，包公已到七歲，總



以兄嫂呼爲父母，起名就叫黑子。最奇怪的，是從小至七歲未嘗哭過，也未嘗笑過，每日裏哭喪着小臉兒不言不語；就是人家鬧他，他也不理。因此人人皆嫌，除了包山夫妻百般護持外，人皆沒有愛他的。

一日乃周氏安人生辰，不請外客，自家家宴。王氏賢人帶領黑子與婆婆拜壽。行禮已畢，站立一傍。只見包黑跑到安人跟前，雙膝跪倒，恭恭敬敬也磕了三個頭。把個安人喜的眉開眼笑，將他抱在懷中，因說道：『曾記六年前產生一子，正在昏迷之時，不知怎麼落草就死了；若是活着，也與他一般大了。』王氏聞聽，見傍邊無人，連忙跪倒，稟道：『求婆婆恕媳婦膽大之罪。此子便是婆婆所生。媳婦恐婆婆年邁，乳食不足，擔不得乳哺操勞；故此將此子暗暗抱至自己屋內撫養，不敢明言。今因婆婆問及，不敢不以實情稟告。』賢人並不提起李氏夫妻陷害一節。周氏老安人連忙將賢人扶起，說道：『如此說來，吾兒多虧媳婦撫養，又免我勞心，真是天下第一賢德人了。但是是一件，我那小孫孫現在何處？』王氏稟道：『現

在別處廝養。』安人聞聽，立刻叫將小孫孫領來。面貌雖然不同，身量却不甚分別。急將員外請至，大家言明此事。員外心中雖樂；然而想起從前情事對不過安人，如今事已如此，也就無可奈了。

從此包黑認過他父母，改稱包山夫妻仍爲兄嫂。安人是年老惜子，百般珍愛，改名爲三黑；又有包山夫妻照應，各處留神，縱然包海夫妻暗暗打算，也是不能湊手。轉眼之間，又過了二年，包公到了九歲之時，包海夫婦心心念念要害包公。

這一日，包海在家，便在員外跟前下了讒言，說：『咱們莊戶人總以勤儉爲本，不宜遊蕩。將來開的好喫懶做的，如何使得。現今三黑已九歲了，也不小了，應該叫他跟着莊村牧童，或是咱家的老周的兒子長保兒學習牧放牛羊，一來學本閒逛的一般。安人應允，便囑長工老周加意照料。老周又囑咐長保兒：『天天出去牧放牛羊，好好兒哄着三官人頑耍；儻有不到之處，我是現打不賒的。』因此三公

子每日同長保出去牧放牛羊，或在村外，或在河邊，或在錦屏山畔，總不過離村五六里之遙，再也不肯遠去的。

一日，驅逐牛羊來至錦屏山鵝頭峯下，見一片青草，將牛羊就在此處牧放。鄉中牧童彼此頑耍。獨有包公一人或觀山水，或在林木之下席地而坐，或在山環之中枕石而眠，却是無精打彩，彷彿心有所思的一般。正在山環之中石上歇息，只見陰雲四合，雷閃交加，知道必有大雨；急忙立起身來，跑至山窩古廟之中。纔走至殿內，只聽得忽喇喇霹靂一聲，風雨驟至。包公在供桌前盤膝端坐。忽覺背後有人一撲，將腰抱住。包公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女子羞容滿面，其驚怕之態令人可憐。包公暗自想道：『不知誰家女子從此經過，遇此大雨，看他光景想來是怕雷。慢說此柔弱女子，就是我三黑聞此雷聲，亦覺膽寒。』因此索性將衣服展開，遮護女子。外邊雷聲愈急，不離頂門。約有兩三刻的工夫，雨聲漸小，雷始止聲。

不多時，雲散天晴，日已夕暉，回頭看時，不見了那女子。心中納悶，走出廟

來，找着長保，驅趕牛羊。剛纔到村頭，只見服侍二嫂嫂丫鬢秋香手托一碟油餅，說道：『這是二奶奶給三官人做點心喫的。』包公一見，便說道：『回去替我給嫂嫂道謝。』說着，拿起要喫，不覺手指一麻，將餅落在地下。纔待要檢，從後來了一隻癩犬，竟自啣餅去了。長保在傍，便說：『可惜一張油餅，却被他喫了。這是我家癩犬，等我去趕回來。』包公攔住道：『他既啣去，總然拿回，也喫不得了。咱們且交代牛羊要緊。』說着，說着，來到老周屋內。長保將牛羊趕入圈中，只聽他在院內嚷道：『不好了！怎麼癩狗七孔流血了？』老周聞聽，同包公出得院來；只見犬倒在地，七竅流血。老周看了詫異道：『此犬乃服毒而死的。不知他喫了甚麼了？』長保在傍插言：『剛纔二奶奶叫秋香送餅與三官人喫，失手落地，被咱們的癩狗喫了。』老周聞聽，心下明白，請三官人來至屋內，暗暗的囑咐：『以後二奶奶給的喫食，務要留神，不可墮入術中。』包公聞聽，不但信，反倒嗔怪他離間叔嫂不和，賭氣別了老周回家，好生氣悶。

過了幾天，只見秋香來請，說二奶奶有要緊的事。包公只得隨他來至二嫂屋內。李氏一見滿面笑容，說秋香昨日到後園，忽聽枯井內有人說話，因在井口往下一看，不想把金簪掉落井中，恐怕安人見怪；若叫別人打撈，井口又小，下不去，又恐聲張出來。沒奈何，故此叫他急請三官人來。問包公道：『三叔，因你身量又小，下井將金簪摸出，以免嫂嫂受責。不知三叔肯下井去麼？』包公道：『這不打緊！待我下去，給嫂嫂摸出來就是了。』於是李氏呼秋香拿繩子，同包公來到後園井邊。包公將繩拴在腰間，手扶井口，叫李氏同秋香慢慢的放鬆。剛纔繫到多半，只聽上面說：『不好！揪不住了！』包公覺得繩子一鬆，身如敗絮一般，撲通一聲竟自落在井底——且喜是枯井無水，却未摔着。心中方纔明白，暗暗思道：『怪不得老周叫我留神，原來二嫂嫂果有害我之心。只是如今既落井中，別人又不知道，我却如何出的去呢？』

正在悶悶之際。只見前面忽有光明一閃，包公不知何物，暗忖道：『莫非果有

金釵放光麼？」向前用手一撲，並未撲着，光明又往前去。包公詫異，又往前趕；越撲越遠，再也撲他不着。心中焦燥，滿面汗流，連說：『怪事！怪事！井內如何有許多路徑呢？』不免盡力追去，看是何物。因此撲趕有一里之遙，忽然光兒不動。包公急忙向前撲住，看時却是古鏡一面。翻轉細看，黑暗之處再也瞧不出來。只覺得冷氣森森透人心膽。正看之間，忽見前面明亮，忙將古鏡揣起，爬將出來。看時乃是場院後牆以外地溝。心內自思道：『原來我們後園枯井竟與此道相通。

——不要管他。幸喜脫了枯井之內，且自回家便了。』

走到家中，好生氣悶。自己坐着，無處發洩這口悶氣，走到王氏賢人屋內，撮着嘴發怔。賢人問道：『老三，你從何處而來？爲着何事，這等沒好氣？莫不有人欺負你了？』包公說：『我告訴嫂嫂，並無別人欺我。皆因秋香說二嫂嫂叫我，趕着去見，誰知他叫我摸簪。……』於是將賺入枯井之事，一一說了一回。王氏聞聽，心中好生不平，又是難受，又無可奈何；只得解勸安慰，囑咐以後要處處留

神。包公連連稱『是』。說話間，從懷中掏出古鏡交與王氏，便說是從暗中得來的，嫂嫂好好收藏，不可失落。

包公去後，賢人獨坐房中，心裏暗想：『叔叔嬪嬪所做之事，深謀密略，莫說三弟孩提之人難以揣度，就是我夫妻二人亦難測其陰謀。將來儻若弄出事端，如何是好！可笑他二人只爲家私，却忘倫理。』正在嗟嘆，只見大爺包山從外而入，賢人便將方纔之話說了一遍。大爺聞聽，連連搖頭道：『豈有此理？這必是三弟淘氣，誤掉入枯井之中，自己恐怕受責，故此捏造出這一片謊言。不可聽他。日後總叫他時時在這裏就是了，可也免許多口舌。』

大爺口雖如此說，心中萬分難受，暗自思道：『二弟從前做的事體我豈不知，只是我做哥哥的焉能認真，只好含糊罷了。此事若是明言，一來傷了手足的和氣，二來添妯娌疑忌。』沉吟半晌，不覺長嘆一聲，便向王氏說：『我看三弟氣宇不凡，行事奇異，將來必不可限量。我與二弟已然耽擱，自幼不曾讀書，如今何不延

師教訓三弟。儻上天憐念，得個一官半職，一來改換門庭，二來省受那賊官汚吏的悶氣。你道好也不好！」賢人聞聽，點頭連連稱「是」。又道：「公公之前須善爲說詞方好。」大爺說：「無妨，我自有道理。」

次日，大爺料理家務已畢，來見員外，便道：「孩兒面見爹爹，有一事要稟。」員外問道：「何事？」大爺說：「只因三黑並無營生，與其叫他終日牧羊，在外遊蕩，也學不出好來；何不請個先生教訓教訓呢？就是孩兒等自幼失學，雖然後來補學一二，遇見爲難的帳目，還有念不下去的，被人欺哄。如今請個先生，一來教三黑些書籍；二來有爲難的字帖亦可向先生請教；再者三黑學會了，也可以管些出入帳目。」員外聞聽可管些帳目之說，便說：「使得。但是一件，不必請飽學先生，只要比咱們強些的就是了，教個三年二載，認得字就是了。」大爺聞聽員外允了，心中大喜，卽退出來，便託鄉鄰延請飽學先生，是必要叫三弟一舉成名。看官，這非是包山故違父命，只因見三弟一表非凡終成大器；故此專要請一名儒教訓，以爲



將來顯親揚名，光宗耀祖。

聞言少敘。且表衆鄉隣開得「包百萬」家要請先生，誰不獻勤，這個也來說，那個也來薦。誰知大爺非名儒不請。可巧隔村有一甯老先生，此人品行端正，學問淵深，兼有一個古怪皮氣，教徒弟有三不教：笨了不教；到館中只要書童一個，不許閒人出入；十年之內只許先生辭館，不許東家辭先生。有此三不教，束脩不拘多少；故此無人敢請。

一日，包山訪聽明白，急親身往謁，見面敘禮。包山一見，真是好一位老先生，滿面道德，品格端方，即將延請之事說明；並說：『老夫子三樣規矩，其二其三，小子俱是敢應的，只是恐三弟笨些，望先生善導爲幸。』當下言明，即擇日上館。是日備席延請，遞贄敬束修，一切禮儀自不必說。即領了包公，來至書房，拜了聖人，拜了老師。這也是前身緣分，師徒一見，彼此對看，愛慕非常。並派有伴

童包興，與包公同歲，一來伺候書房茶水，二來也叫他學幾個字兒。這正是英才得遇春風入，俊傑來從喜氣生。

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曉。

三俠五義 第二回

## 第三回

金龍寺英雄初救難——隱逸村狐狸三報恩

且說當下開館節文已畢，甯老先生入了師位，包公呈上大學。老師點了句斷，  
教道：『大學之道。』包公便說：『在明明德。』老師道：『我說的是「大學之  
道」。』包公說：『是。難道下句不是「在明明德」麼？』老師道：『再說。』包公  
便道：『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老師聞聽，甚爲詫異，叫他往下念，依然絲毫不  
錯；然仍不大信，疑是在家中有人教他的，或是聽人家念學就了的，尙不在懷。誰  
知到後來，無論甚麼書籍俱是如此，教上句便會下句，有如溫熟書的一般，真是把

箇老先生喜的樂不可支，自言道：『天下聰明子弟甚多，未有不教而成者。真是生就的神童，天下奇才，將來不可限量。哈哈！不想我甯某教讀半世，今在此子身上成名。這正是孟子有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遂乃給包公起了官印一箇，拯字，取意將來可拯民於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意文與正，豈不是政字麼，言其將來理國政必爲治世良臣之意。

不覺光陰荏苒，早過了五箇年頭，包公已長成十四歲，學得滿腹經綸，詩文之佳自不必說。先生每每催促遞名送考，怎奈那包員外是個勤儉之人，恐怕赴考有許多花費。從中大爺包山不時在員外跟前說道：『叫三黑赴考，若得進一步也是好的。』無奈員外不允，大爺只好向先生說：『三弟年紀太小，恐怕誤事，臨期反爲不美。』於是又過了幾年，包公已長成十六歲了。

這年又逢小考，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急向大爺包山說道：『此次你們不送考，

我可要替你們送了。」大爺聞聽，急又向員外跟前稟說道：『這不過先生要顯弄他的本領，莫若叫三黑去這一次；若是不中，先生也就死心塌地了。』大爺說的員外一時心活，就便允了。大爺見員外已應允許考，心中大喜，急來告知先生。先生當時寫了名字報送。卽到考期，一切全是大爺張羅，員外毫不介意。大爺卻是諄諄盼望。到了揭曉之期，天尙未亮，只聽得一陣喧嘩，老員外以爲必是本縣差役前來，不是派差，就是拿車。正在游疑之際，只見院公進來報喜道：『三公子中了生員了！』員外聞聽倒抽了一口氣，說道：『罷了！罷了！我上了先生的當了。這也是家運使然，活該是冤孽，再也躲不開的。』因此一煩，自己藏於密室，連親友前來賀，他也不見；就是先生他也不致謝一聲。多虧了大爺一切周旋，方將此事完結。

惟有先生暗暗的想道：『我自從到此課讀也有好幾年了，從沒見過本家老員外。如今教的他兒子中了秀才，何以仍不見面，連個謝字也不道，竟有如此不通情理之人，實實又令人納悶了。又可氣又可惱！每每見了包山，說了好些嗔怪的言語。』

山連忙陪罪，說道：『家父事務冗繁，必要定日相請，懇求先生寬恕。』甯公是箇道學之人，聽了此言，也就無可說了。虧得大爺暗暗求告太爺。求至再三，員外方纔應允，定了日子，下了請帖，設席與先生酬謝。

是日請先生到待客廳中，員外迎接，見面不過一揖，讓至屋內，分賓主坐下。

坐了多時，員外並無致謝之辭。然後擺上酒筵，將先生讓至上座，員外在主位相陪。酒至三巡，菜上五味，只見員外愁容滿面，舉止失措，連酒他也不喫。先生見此光景，忍耐不住，只得說道：『我學生在貴府打攪了六七年，雖有微勞開導指示，也是令郎天分聰明；所以方能進此一步。』員外聞聽，呆了半晌，方纔說道：

『好。』先生又說道：『若論令郎刻下學問，漫說是秀才，就是舉人進士，也是綽綽有餘的了。將來不可限量。這也是尊府上德行。』員外聽說至此，不覺雙眉緊蹙，發恨道：『什麼德行！不過家門不幸，生此敗家子。將來但能保得住不家敗人亡，就是造化了。』先生聞聽，不覺詫異道：『賢東何出此言？世上那有不望兒孫中會

作官之理呢？此話說來，真真令人不解。『員外無奈，只得將生包公之時所作惡夢，說了一遍，如今提起還是膽寒。甯公原是飽學之人，聽見此夢之形景，似乎奎星，又見包公舉止端方更兼聰明過人，就知是有來歷的，將來必是大貴，暗暗點頭。員外又說道：『以後望先生不必深教小兒，就是十年束修斷斷不敢少的。請放心！』一句話將個正直甯公說得面紅過耳，不悅道：『如此說來，令郎是叫他不考的了？』員外連聲道：『不考了！不考了！』先生不覺勃然大怒道：『當初你的兒子叫我教，原是由得你的；如今我的徒弟叫他考，卻是由得我的。以後不要你管，我自有主張罷了。』怒沖沖不等席宗，竟自去了。

你道甯公爲何如此說。他因員外是個愚魯之人，若是諫勸，他決不聽，而且自己徒弟又保得必作臉；莫若自己攏來，一則不至誤了包公，二則也免包山跟着爲難。這也是他讀書人一片苦心。

因至鄉試年頭，全是甯公作主，與包山一同商議，硬叫包公赴試。叫包山都推



在老先生身上。到了挂榜之期，誰知又高高的中了鄉魁。包山不勝歡喜；惟有員外愁個不了，仍是藏着不肯見人。大爺備辦筵席，請了先生，坐了上席，所有賀喜的鄉親兩邊相陪，大家熱鬧了一天。諸事已畢，便商議叫包公上京會試，稟明員外。員外到了此時，也就沒的說了，只是不准多帶跟人，惟恐耗費了盤川，就帶伴童包興一人。

包公起身之時，拜別了父母，又辭了兄嫂。包山暗與了盤川。包公又到書房參見了先生。先生囑咐了多少言語，又將自己的幾兩修金送給了包公。包興備上馬，大爺包山送至十里長亭。兄弟畱戀多時，方纔分手。

包公認鑿乘騎，帶了包興，竟奔京師，一路上少不得饑餐渴飲，夜宿曉行。一日，到了座鎮店，主僕兩個找了一個飯店。包興將馬接過來，交與店小二喂好。找了一個座兒，包公坐在正面，包興打橫。雖係主僕；只因出外，又無外人，爺兒兩

個就在一處喫了。堂官過來安放杯筷，放下小菜。包公隨便要一角酒，兩樣菜。包公斟上酒，包公剛纔要飲，只見對面桌上來了一個道人坐下，要了一角酒，且自出神，拿起壺來不向杯中斟，花喇喇倒了一桌子。見他嘻聲嘆氣，似有心事的一般。包公正在納悶，又見從外進來一人，武生打扮，疊暴着英雄精神，面帶着俠氣。道人見了，連忙站起，只稱：『恩公請坐。』那人也不坐下，從懷中掏出一錠大銀，遞給那人道：『將此銀暫且拿去，等晚間再見。』那道人接過銀子，爬在地上，磕了一個頭，出店去了。

包公見此人年紀約有二十上下，氣宇軒昂，令人可愛，因此立起身來，執手當胸道：『尊兄請了。能不棄嫌，何不請過來彼此一敘。』那人聞聽，便將包公上下打量了一番，便笑容滿面道：『既承錯愛，敢不奉命。』包公連忙站起，添分杯筷，又要了一角酒二碟菜，滿滿斟上一杯。包公便在一傍侍立，不敢坐了。包公與那人分賓主坐了。便問：『尊兄貴姓？』那人答道：『小弟姓展名昭，字熊飛。』包公

也通了名姓。二人一文一武，言語投機，不覺飲了數角。展昭便道：『小弟現有些小事情，不能奉陪尊兄。改日再會。』說罷，會了錢鈔。包公也不謙讓。包興暗道，我們三爺嘴上抹石灰。那人竟自作別去了。包公也料不出他是甚麼人。

喫飯已畢，主僕乘馬登程。因店內耽誤了工夫，天色看看已晚，不知路徑。忽見牧子歸來。包興便向前問道：『牧童哥，這是甚麼地方？』童子答道：『由西南二十里方是三元鎮，是個大去處。如今你們走差了路了。此是正西，若要繞回去，還有不足三十里之遙呢。』包興見天色已晚，便問道：『前面可有宿處麼？』牧童道：『前面叫做沙屯兒，並無店口，只好找個人家歇了罷。』說罷，趕着牛羊去了。

包興回覆包公，竟奔沙屯兒而來。走了多時，見道旁有座廟宇，匾上大書「勸建護國金龍寺。」包公道：『與其在人家借宿，不若在此廟住宿一夕。明日布施些香資，豈不方便。』包興便下馬，用鞭子前去扣門，裏面出來了一個僧人，問明來歷，便請進了山門。包興將馬拴好，喂在槽上。和尚讓至雲堂小院，三間淨室，鉞

禮歸座，獻罷茶湯。和尚問了包公家鄉姓氏，知是上京的舉子。包公問道：『和尚上下？』回說：『僧人法名叫法本，還有師弟法明，此廟就是我二人住持。』說罷，告辭出去。

一會兒，小和尚擺上齋來，不過是素菜素飯。主僕二人用畢，天已將晚。包公即命包興將傢伙送至廚房，省得小和尚來回跑。包興聞聽，急忙把傢伙拿起。因不知廚房在那裏，出了雲堂小院，來至禪院；只見幾個年輕的婦女花枝招展，攜手嘻笑，語道：『西邊雲堂小院住下客了，咱們往後邊去罷。』包興無處可躲，只得退回，容他們過去，纔將傢伙找着廚房送去，急忙回至屋內，告知包公，恐此廟不大安靜。

正說話間，只見小和尚左手拿一隻燈，右手提一壺茶來，走進來賊眉賊眼，將燈放下，又將茶壺放在桌上，兩隻賊眼東瞧西看，連話也不說，回頭就走。包興一見，連說：『不好，這是箇賊廟！』急來外邊看時，山門已經倒鎖了，又看別處竟

無出路，急忙跑回。包公尙可自主，包興張口結舌，說：『三爺！偕們快想出路纔好！』包公道：『門已關鎖，又無別路可出，往那裏走？』包興着急道：『現有桌椅待小人搬至牆邊，公子趕緊跳牆逃生。等凶僧來時，小人與他拚命。』包公道：『我自小兒不會登梯爬高；若是有牆可跳，你趕緊逃生，回家報信，也好報仇。』包興哭道：『三官人說那裏話來。小人至死，再也不離了相公的！』包公道：『既是如此，俗主僕二人索性死在一處。等那僧人到來再作道理，只好聽命由天罷了。』包公將椅子挪在中間門口，端然正坐。包興無物可拿，將門拴擊在手中，在包公之前；說：『他若來時，我將門拴盡力向他一杵，給他箇冷不防。』兩隻眼直勾勾的噴噴着板院門。

正在凝神，忽聽門外了吊噠味一聲，彷彿砍掉一般，門已開了，進來一人。包興唬了一跳，門拴已然落地，渾身亂抖，堆縮在一處。只見那人渾身是青，卻是夜行打扮，包公細看不是別人，就是白日在飯店遇見那個武生。包公猛然省悟，他與

道人有晚間再見一語，此人必是俠客。

原來列位不知，白日飯店中那道人也是在此廟中的。皆因法本法明二人搶掠婦女，老和尚噴責，二人不服，將老僧殺了。道人惟恐干連，又要與老和尚報仇，因此告至當官；不想凶僧有錢，常與書吏差役人等接交，買囑通了，竟將道人重責二十大板，作爲誣告良人，逐出境外。道人冤屈無處可伸，來到林中欲尋自盡，恰遇展爺行到此間，將他救下，問得明白，叫他在飯店等候。他卻暗暗探訪實在，方趕到飯店之內，贈了道人銀兩。不想遇見包公。同飲多時，他便告辭先行，回到旅店歇息。至天交初鼓，改扮行裝。施展飛簷走壁之能，來至廟中，從外越牆而入，悄悄地行藏，飛至寶閣。

只見閣內有兩個凶僧，傍列四五個婦女，正在飲酒作樂；又聽得說：『雲堂小院那箇舉子，等到三更時分再去下手不遲。』展爺聞聽，暗道：『我何不先救好人，

後殺凶僧，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因此來到雲堂小院，用巨闕寶劍削去了吊鐵環。進來看時，不料就是包公。真是主僕五行有救。展爺上前拉住包公。攬了包興道：「尊兄隨我來。」出了小院，從傍邊角門來至後牆，打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索來，繫在包公腰間，自己提了繩頭，飛身一躍上了牆頭，騎馬勢蹲住，將手輕輕一提，便將包公提在牆上，悄悄附耳說道：「尊兄下去時，便將繩子解開。待我再救尊管。」說罷，向下一放。包公兩腳落地，急忙解開繩索，展爺提將上去，又將包興救出，向外低聲道：「你主僕二人就此逃走去罷。」只見身形一幌，就不見了。

包興攙扶着包公那敢稍停，深一步，淺一步，往前沒命的好跑。好容易奔到一個村頭，天已五鼓，遠遠有一燈光。包興說：「好了！有人家了。俗們暫且歇息歇息，等到天明再走不遲。」急忙上前叫門，柴扉開處，裏面走出一個老者來，問是何人。包興道：「因我二人貪趕路程，起得早了，辨不出路徑，望你老人家方便方

便，俟天明便行。」老者看了包公是一儒流，又看了包興是他書童打扮，卻無行李，只當是近處的，便說道：「既是如此，請到裏面坐。」

主僕二人來至屋中，原來是連舍三間，兩明一暗。明間安一磨盤，並方履羅桶等物，卻是賣豆腐生理。那邊有小小土炕，讓包公坐下。包興問道：「老人家貴姓？」老者道：「老漢姓孟，還有老伴，並無兒女，以賣豆腐爲生。」包興道：「老人家有熱水討一杯喫。」老者道：「我這裏有現成的豆腐漿兒，是剛出鍋的。」包興道：「如此更好。」孟老道：「待我拿個燈兒，與你們盛漿。」說罷，在壁子裏拿出一個三條腿的桌子放在炕上，又用土坯將那條腿兒支好；掀開舊布簾子，進裏屋內，拿出一個黃土泥的蠟臺；又在蓆簍子裏摸了半天，摸出一隻半截的蠟來，向油燈點着，安放在小桌上。包興一傍道：「小村中竟有臃腫粗的大蠟。」細看時，影影綽綽，原來是綠的，上面尚有「冥路」二字，方纔明白是弔祭用過的。孟老得來，捨不得點，預備待客的。只見孟老從鍋臺上拿了一箇黃砂碗，用水洗淨，盛了



一碗白亮亮熱騰騰的漿，遞與包興。包興捧與包公喝時，其香甜無比。包興在傍看着，饞的好不難受。只見孟老又盛一碗遞與包興。包興連忙接過，如飲甘露一般。他主僕勞碌了一夜，又受驚恐。今在草房之中如到天堂，喝這豆腐漿不亞如飲玉液瓊漿。不多時，大豆腐得了。孟老化了鹽水，又與每人盛了一碗，真是飢渴之下，喫下去，肚內暖烘烘的好生快活。又與孟老閒談，問明路途，方知離三元鎮尚有不足二十里之遙。

正在叙話之間，忽見火光冲天。孟老出院看時，只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按方向好似金龍寺內走水。包公同包興也到院中看望，心內料定必是俠士所爲。只得問孟老：『這是何處走水？』孟老道：『天理昭彰，循環報應，老天爺是再不錯的！二位不知，這金龍寺自老和尚沒後，留下這兩個徒弟無法無天，時常謀殺人命，搶掠婦女。他比殺人放火的強盜還利害呢！不想他今日也有此報應！』說話之間，又進屋內，歇了多時。只聽雞鳴茅店，催客前行。主僕二人深深致謝了孟老，改日再

來酬報。孟老道：『些小微意，何勞齒及。』送至柴扉，又指引了路徑，出了村口，過了樹林，便是三元鎮的大路了。包興道：『多承指引了。』

主僕執手告別，出了村口，竟奔樹林而來，又無行李馬匹，連盤川銀兩俱已失落。包公卻不着意，覺得兩腿酸痛，步履艱難，只得一步捱一步，往前款款行走。爺兒兩個一壁走着，說着話。包公道：『從此到京尚有幾天路程，似這等走法，不知道多價纔到京中？況且又無盤川，這便如何是好？』包興聽了此言，又見相公形容可慘，恐怕愁出病來，只得要撒謊安慰，便道：『這也無妨。只要到了三元鎮，我那裏有個舅舅，向他借些盤川，再叫他備辦一頭驢子與相公騎坐，小人步下跟隨，破着十天半月的工夫，焉有不到京師之理。』包公道：『若是如此，甚好了。只是難爲你了。』包興道：『這有甚麼要緊。僮們走路，彷彿閒遊一般，包管就生出樂趣，也就不覺苦了。』這雖是包興寬慰他主人，卻是至理。主僕就說着話兒，不知不覺，已離三元鎮不遠了。

看看天氣已有將午，包興暗暗打算：『真是我那裏有舅舅？已到鎮上，且同公子喫飯，先從我身上賣起。混一時是一時，只不叫相公愁煩便了。』一時來到鎮上，只見人煙稠密，鋪戶繁雜。包興不找那南北碗菜應時小賣的大館，單找那家常便飯的二葷鋪。說：『相公，俗爺兒倆在此喫飯罷。』包公卻分不出那是貴賤，只不過喫飯而已。

主僕二人來到鋪內，雖是二葷鋪，俱是連脊的高樓。包興引着包公上樓，揀了個乾淨座兒，包公上座，包興仍是下邊打橫。跑堂的過來放下杯筷，也有兩碟小菜，要了隨便的酒飯。登時間，主僕飽餐已畢，包興立起身來，向包公悄悄的道：『相公在此等候，別動。小人去找找舅舅就來。』包公點頭。

包興下樓出了鋪子，只見鎮上熱鬧非常，先抬頭認准了飯鋪字號，卻是望春樓，這纔邁步。原打算來找當舖。到了暗處，將自己內裏青綢袷袍蛇退皮脫下來，暫當幾串銅錢，僱上一頭驢，就說是舅舅處借來的，且混上兩天再作道理。不想四

五里地長街，南北一直，再沒有一個當舖。及至問人時。原有一個當舖，如今卻是止當候贖了。包興聞聽，急的渾身是汗，暗暗說道：『罷咧！這便如何是好？』

正在爲難，只見一簇人圍繞着觀看。包興擠進去，見地下鋪一張紙，上面字跡分明。忽聽傍邊有人倚聲倚氣說道：『告白』……又說：『白老四是我的朋友，爲甚麼告他呢？』包興聞聽，不由笑道：『不是這等，待我念來。上面是：「告白四方仁人君子知之。今有隱逸村內李老大人宅內小姐被妖迷住，儻有能治邪捉妖者，謝紋銀三百兩，決不食言。謹此告白。」』

包興念完，心中暗想道：『我何不如此如此。儻若事成，這一路上京便不喫苦了；卽或不成，也混他兩天喫喝也好。』想罷，上前。這正是難裏巧逢機會事，急中生智謀來。

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三回

## 第四回

除妖魅包文正聯姻——受皇恩定遠縣赴任

且說包興見了告白，急中生智來。見傍邊站着一人，他即便向那人道：「這隱逸村離此多遠？」那人見問，連忙答道：「不過三里之遙。你却問他怎的？」包興道：「不瞞你們說。只因我家相公慣能驅逐邪祟，降妖捉怪，手到病除。只是一件，我們原是外鄉之人，我家相公他雖有些神通，却不敢露頭，惟恐妖言惑衆，輕易不替人驅邪；必須來人至誠懇求。相公必然說是不會降妖，越說不會，越要懇求。他試探了來人果是真心，一片至誠，方能應允。」那人聞聽，說：「這有何

難。只要你家相公應允，我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包興道：「既然如此，閒話少說。你將這告白收起，隨了我來。」兩傍看熱鬧之人，聞聽有人會捉邪的，不由的都要看看；後面就跟了不少的人。

包興帶領那人，來在二輩鋪門口，便向衆人說道：「衆位鄉親，儻我家相公不肯應允，欲要走時，求列位攔阻攔阻。」那人也向衆人說道：「相煩衆位高鄰，儻若法師不允，奉求幫襯幫襯。」包興將門口兒埋伏了個結實。進了飯店，又向那人說道：「你先到櫃上將我們錢會了，省得回來走時，又要耽延工夫。那人連連稱是。」來到櫃上，只見櫃內俱各執手相讓，說：「李二爺請了，許久未來到小鋪。」（誰知此人姓李名保，乃李大人宅中主管。）李保連忙答應道：「請了。借重，借重。樓上那位相公這位管家吃了多少錢文，寫在我帳上罷。」掌櫃的連忙答應，暗暗告訴跑堂的知道。包興同李保來至樓梯之前，叫李保聽咳嗽爲號，急便上樓懇求。李保答應。包興方纔上樓。

誰知包公在樓上等的心內焦燥，眼也望穿了，再也不見包興回來，滿腹中胡思亂想。先前猶以爲見他母舅必有許多的纏繞，或是借貸不遂，不好意思前來見我。後又轉想從來沒聽見他說有這門親戚，別是他見我行李盤費皆無，私自逃走了罷。或者他年輕幼小，錯走了路頭，也未可知。疑惑之間，只見包興從下面笑嘻嘻的上來。

包公一見，不由的動怒，嗔道：『你這狗才往那裏去了？叫我在這好等！』包興上前悄悄的道：『我沒找着我母舅。如今倒有一事……』便將隱逸村李宅小姐被妖迷住請人捉妖之事說了一遍。『如今請相公前去混他一混。』包公聞聽不由的大怒，說：『你這狗才！……』包興不容分說，在樓上連連咳嗽。

只見李保上得樓來，對着包公雙膝跪倒，道：『相公在上。小人名叫李保，奉了主母之命，延請法官以救小姐。方纔遇見相公的親隨，說相公神通廣大，法力無



邊，望祈搭救我家小姐纔好。」說罷，磕頭，再也不肯起來。包公說道：「管家休聽我那小价之言，我是會捉妖的。」包興一傍插言道：「你聽見了？說出不會來了。快磕頭罷！」李保聞聽，連連叩首，連樓板都碰了個山響。包興又道：「相公，你看他一片誠心，怪可憐的。沒奈何，相公慈悲慈悲罷。」包公聞聽，雙眼一瞪，道：「你這狗才，滿口胡說！」又向李保道：「管家你起來，我還要趕路呢。我是不會捉妖的。」李保那裏肯放，道：「相公如今是走不了的了。小人已哀告衆位鄉鄰，在樓下幫扶着小人攔阻。再者，衆鄉鄰皆知相公是法官；相公若是走了，儻被小人主母知道，小人實實吃罪不起。」說罷，又復叩首。包公被纏不過，只是暗恨包興。復又轉想，道：「此事終屬妄言，如何會有妖魅。我包某以正勝邪，莫若隨他看看，再作脫身之計便了。」想罷，向李保道：「我不會捉妖，却不信邪。」——也罷，我隨你去看看就是了。」

李保聞聽包公應允，滿心歡喜，磕了頭，站起來，在前引路。包公下得樓來，

只見鋪子門口人山人海，俱是看法官的。李保一見，連忙向前說道：『有勞列位鄉親了。且喜我李保一片至誠，法官業已應允，不勞衆位攔阻。望乞衆位閃閃，讓開一條路，實爲方便。』說罷，奉了一揖。衆人聞聽，往兩傍一閃，當中讓出一條胡同來。仍是李保引路，包公隨着，後面是包興。只聽衆人中有稱讚的道：『好相貌！好神氣！怪道有此等法術。只這一派的正氣，也就可以避邪了。』其中還有好事兒的，不辭勞苦，跟隨到隱逸村的也就不少。不知不覺進了村頭，李保先行稟報去了。

且說這李大人不是別人，乃吏部天官李文業，告老退歸林下。就是這隱逸村名，也是李大人起的，不過是退歸林下之意。夫人張氏，膝下無兒，只生一位小姐。因遊花園，偶然中了邪祟，原是不准聲張。無奈夫人疼愛女兒的心盛，特差李保前去各處，覓請法師退邪。李老爺無可奈何，只得應允。

這日正在臥房，夫妻二人講論小姐之病。只見李保稟道：『請到法師，是個少年儒流。』老爺聞聽，心中暗想：『既是儒流讀聖賢之書，焉有攻乎異端之理。待我出去責備他一番。』想罷，叫李保請至書房。

李保回身來至大門外，將包公主僕引至書房。獻茶後，復進來說道：『家老爺出見。』包公連忙站起。從外面進來一位鬚髮半白，面若童顏的官長。包公見了，不慌不忙，向前一揖，口稱：『大人在上，晚生拜揖。』李大人看見包公氣度不凡，相貌清奇，連忙還禮，分賓主坐下。便問『貴姓？仙鄉？因何來到敝處？』包公便將上京會試，路途遭劫，毫無隱匿，和盤說出。李大人聞聽，原來是個落難的書生。你看他言語直爽，倒是忠誠之人；但不知他學問如何。於是攀話之間，考問多少學業。包公竟是問一答十，就便是宿儒名流，也不及他的學問淵博。李大人不勝歡喜，暗想道：『看此子骨格清奇，又有如此學問，將來必爲人上之人。』談不多時，暫且告別。並吩咐李保好生服侍包相公，不可怠慢。晚間就在書房安歇。說

罷，回內去了。所有捉妖之事，一字却也未提。

誰知夫人暗裏差人告訴李保，務必求法官到小姐屋內捉妖。如今已將小姐挪至夫人臥房去了。李保便問：『法官應用何物，趁早預備？』包興便道：『用桌子三張，椅子一張，隨圍桌椅披，在小姐室內設壇。所有硃砂，新筆，黃紙，寶劍，香爐，燭臺，俱要潔淨的。等我家相公定性養神，二鼓上壇便了。』李保答應去了。不多時，回來告訴包興道：『俱已齊備。』包興道：『既已齊備，叫他們拿到小姐繡房。大家幫着，我設壇去。』李保聞聽，叫人擡桌搬椅。所有軟片東西，俱是自已拿着。請了包興，一同引至小姐臥房。只聞房內一股幽香。就在明間堂屋，先將兩張桌子並好，然後搭了一張擱在前面桌子上，又把椅子放在後面桌子上，繫好了圍桌，搭好了椅披；然後設擺香爐燭臺，安放墨硯紙筆寶劍等物。設擺停當，方纔同李保出了繡房，竟奔書房而來。叫李保不可遠去，聽候呼喚，即便前來。李保連聲答應。

包興便進了書房，已有初更的時候。誰知包公勞碌了一夜，又走了許多路程，乏困已極，雖未安寢，已經困的前仰後合。包興一見說：『我們相公吃飽了，食困；也不怕存住食。』便走到跟前，叫了一聲『相公』。包公驚醒，見包興，說：『你來的正好，服侍我睡覺罷。』包興道：『相公就是這麼睡覺，還有甚麼說的？』包興道：『那不是捉妖來了嗎？』包公道：『那不是你這狗才幹的！我是不會捉妖的。』包興悄悄道：『相公也不想，小人費了多少心機，給相公找了這樣住處，又吃那樣的美饌，喝那樣好陳紹酒又香又陳。如今吃喝足了，就要睡覺。俗語說「無功受祿，寢食不安」。相公也是這麼過意的去麼？』俗們何不到小姐臥房看看？憑着相公正氣，或者勝了邪魅，豈不兩全其美呢？』一席話說的包公心活；再者自己也不信妖邪，原要前來看看的，只得說道：『罷了，由着你這狗才鬧罷了。』包興見包公立起身來，急忙呼喚：『快掌燈呀！』只聽外面連聲答應：『伺候下了。』

包公出了書房，李保提燈，在前引道，來至小姐臥房一看，只見燈燭輝煌，桌

椅高搭，設擺的齊備，心中早已明白是包興鬧的鬼。邁步來到屋中。只聽包興吩咐李保道：『所有閒雜人等俱各迴避。最忌的是婦女窺探。』李保聞聽，連忙退出，藏躲去了。

包興拿起香來，燒放爐內，爬在地下，又磕了三個頭。包公不覺暗笑。只見他上了高桌，將硃砂墨研好，醮了新筆，又將黃紙撕了紙條兒。剛纔要寫，只覺得手腕一動，彷彿有人把着的一般。自己看時，上面寫的：『淘氣！淘氣！該打！該打！』包興心中有些發毛，急急在燈上燒了，忙忙的下了臺。只見包公端坐在那邊。包興走至跟前，道：『相公與其在這裏坐着的，何不在高桌上坐着呢？豈不是好？』包公無奈，只得起身，上了高臺，坐在椅子上；只見桌子上面放着寶劍一口，又有硃砂黃紙筆硯等物。包公心內也暗自歡喜，難爲他想的週到。因此不由的將筆提起，醮了硃砂，鋪下黃紙。剛纔要寫，不覺腕隨筆動，順手寫將下去。纔要看時。只聽得外面哎呀了一聲，咕咚栽倒在地。

包公聞聽，急忙提了寶劍，下了高臺，來至臥房外看時，却是李保。見他驚惶失色，說道：『法官老爺，嚇死小人了！』萬纔來至院內，只見白光一道沖戶而出，是小人看見，不覺失色栽倒。』包公也覺納悶。進得屋來，却不見包興。與李保尋時，只見包興在桌子底下縮作一堆，見有人來方敢出頭。却見李保在傍，便遮飾道：『告訴你們，我家相公作法不可窺探，連我還在桌子底下藏着呢。你們何得不遵法令？幸虧我家相公法力無邊。』一片謊言說的很像，這也是他的聰明機變的好處，李保方纔說道：『只因我家老爺夫人，惟恐相公深夜勞苦，叫小人前來照應，請相公早早安歇。』包公聞聽，方叫包興打了燈籠，前往書房去了。

李保叫人來拆了法臺，見有個硃砂黃紙字帖，以爲法官留下的鎮壓符咒，連寶劍一同拿起，回身來到內堂，稟道：『包相公業已安歇了。這是寶劍，還有符咒，俱各交進。』丫鬢接進來。李保纔待轉身。忽聽老爺說道：『且住！拿來我看。』丫鬢將黃紙字帖呈上。李老爺燈下一閱，原來不是符咒，却是一首詩句道：『避劫

山中受大恩。欺心毒餅落於塵，尋釵并底將君救，三次相酬結好姻。』李老爺細看詩中隱藏事迹，不甚明白。便叫李保暗向包興探問其中事跡，並打聽娶親不會，明日一早回話。李保領命。

你道李老爺爲何如此畱心，只因昨日書房見了包公之後，回到內宅，見了夫人，連聲誇獎，說包公人品好，學問好，將來不可限量。張氏夫人聞聽道：『既然如此，他若將我孩兒治好，何不就與他結爲秦晉之好呢？』老爺道：『夫人之言正合我意。且看我兒病體何如，再作道理。』所以老兩口兒惦記此事，又聽李保說，二鼓還要上壇捉妖；因此不敢早眠，天交二鼓，尙未安寢，特遣李保前來探聽。不意李保拿了此帖回來，故叫他細細的訪問。

到了次日，誰知小姐其病若失，竟自大愈，實是奇事。老爺夫人更加歡喜，急忙梳洗已畢，只見李保前來回話：『昨晚細問包興，說這字帖上的字跡，是他相公自幼兒遭的魔難，皆是逢凶化吉並未遇害。』並且問明尙未定親。』李老爺聞聽，



滿心歡喜，心中已明白是狐狸報恩，成此一段良緣，便整衣襟來至書房。李保通報，包公迎出。只見李老爺滿面笑容道：『小女多虧賢契救拔，如今沈疴已愈，實爲奇異。老夫無兒，只生此女，尙未婚配，意欲奉爲箕箒，不知賢契意下如何？』包公答道：『此事晚生實實不敢自專，須要稟明父母兄嫂，方敢聯姻。』李老爺見他不肯應允，便笑嘻嘻，從袖中掏出黃紙帖兒遞與包公，道：『賢契請看此帖，便知不必推辭了。』包公接過一看，不覺面紅過耳，暗暗思道：『我晚間恍惚之間，如何寫出這些話來？』又想到：『原來我小時山中遇雨，見那女子竟是狐狸避劫，却蒙他累次救我，他竟知恩報恩。』包興在傍着急，恨不的贊成相公應允此事，只是不敢插口。李老爺見包公沉吟不語，便道：『賢契不必沉吟。據老夫看來，並非妖邪作祟，竟爲賢契來作紅線來了，可見凡事自有一定道理，不可過於迂濶。』包公聞聽，只得答道：『既承大人錯愛，敢不從命。只是一件，須要稟明：候晚生會試以後，回家稟明父母兄嫂，那時再行納聘。』李老爺見包公應允，滿心歡喜，便

道：「正當如此。大丈夫一言爲定，諒賢契絕不食言。老夫竟候佳音便了。」

說話之間，排開桌椅，擺上酒飯，老爺親自相陪。飲酒之間，又談論些齊家治國之事，包公應答如流，說的有經有緯，把個李老爺樂的事不有餘。再不肯放他主僕就行，一連畱住三日，又見過夫人。三日後備得行囊馬匹，衣服盤費，並派主管李保跟隨上京。包公拜別了李老爺後，又囑咐一番。包興此時歡天喜地，精神百倍，跟了出來。只見李保牽馬墜鐙，包公上了坐騎，李保小心伺候，事事精心。一日，來到京師，找尋了下處，所有吏部投文之事全不用包公操心，竟等臨期下場而已。

且說朝廷國政，自從真宗皇帝駕崩，仁宗皇帝登了大寶，就封劉后爲太后，立龐氏爲皇后，封郭槐爲總管都堂，龐吉爲國丈加封太師。這龐吉原是個讒佞之臣，倚了國丈之勢，每每欺壓臣僚。又有一班趨炎附勢之人，結成黨羽，明欺聖上年

幼，暗有擅自專權之意。誰知仁宗天子自幼歷過多少魔難，乃是英明之主。先朝元老左右輔弼，一切正直之臣照舊供職，就是龐吉也奈何不得。因此朝政法律嚴明，尙不至紊亂。

只因春闈在邇，奉旨欽點太師龐吉爲總裁。因此會試舉子就有走門路的，打關節的，紛紛不一。惟有包公自己仗着自己學問。考罷三場，到了揭曉之期，因無門路，將包公中了第二十三名進士，翰林無分，奉旨榜下即用知縣，得了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包公領憑後，收拾行李，急急出京，先行回家拜見父母兄嫂，稟明路上遭險，並與李天官結親一事。員外安人又驚又喜，擇日祭祖，叩謝黨老夫子。過了數日，拜別父母兄嫂，帶了李保包興起身赴任。將到定遠縣地界，包公叫李保押着李慢慢行走。自己同包興改裝易服，沿途私訪。

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一日，包公與包興暗暗進了定遠縣，找了個飯鋪打尖。正在吃飯之時，只見從外面來了一人。酒保見了，讓道：『大爺少會呀！』那人揀

個座兒坐下。酒保轉身，提了兩壺酒，拿了兩個盅子過來。那人便問：『我一人如何要兩壺酒，兩個盅子呢？』酒保答道：『方纔大爺身後面，有一個人一同進來，披頭散髮，血漬模糊。我只打量你是勸架，給人和息事情。怎麼一時就不見了？或者是我瞧恍惚了，也未可知。』

不知那人聞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四回

## 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烏盆訴苦別古鳴冤

且說酒保回答那人說：『方纔還有一人，披頭散髮，血漬滿面，跟了進來，一時就不見了；』說了一遍。只見那人一聞此言，登時驚慌失色，舉止失宜，大不想方纔進來之時那等驕傲之狀；只見坐不移時，發了回怔，連那壺酒也未喫，便匆匆會了錢鈔而去。

包公看此光景，因問酒保道：『這人是誰？』酒保道：『他姓皮名熊，乃二十四名馬販之首。』包公記了姓名，喫完了飯，便先教包興到縣傳諭，就說老爺即刻

到任。包公隨後就出了飯鋪，尙未到縣，早有三班衙役，書吏人等迎接上任。到了縣內，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並一切交代，不必細說。

包公便將秋審冊籍細細稽察，見其中有個沈清伽藍殿殺死僧人一案，情節支離。便即傳出諭去，立刻升堂審問沈清一案。所有衙役三班早知消息，老爺暗自一路私訪而來，就知這位老爺的利害，一個個兢兢業業，早已預備齊全。一聞傳喚，立刻一班班進來，分立兩傍，喊了堂威。包公入座，標了禁牌，便吩咐：『帶沈清。』不多時，將沈清從監內提出，帶至公堂，打去刑具，朝上跪倒。包公畱神細看，只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戰戰兢兢，匍匐在埃塵，不像個行凶之人。包公看罷，便道：『沈清，你爲何殺人？從實招來。』沈清哭訴道：『只因小人探親回來，天氣太晚，那日又濛濛下雨，地下泥濘實在難行，素來又膽小又不敢夜行；因在這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暫避風雨。誰知次日天未明，有公差在路，見小人身後有血跡一片。公差便問小人，從何而來？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天色太晚，在廟內

伽藍殿上存身的話，說了一遍。不想公差攔住不放，務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哎呀！太爺呀！小人同差役到廟看時，見佛爺之傍有一殺死的僧人。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至縣內，竟說小人謀殺和尚。小人真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照察！」包公聞聽，便問道：「你出廟時，是什麼時候？」沈清答道：「天尚未明。」包公又問道：「你這衣服，因何沾了血跡？」沈清答道：「小人原在神櫺之下，血水流過，將小人衣服沾污了。」老爺聞聽，點頭，吩咐帶下，仍然收監。立刻傳轎，打道伽藍殿。包興伺候主人上轎，安好伏手。包興乘馬跟隨。

包公在轎內暗思：「他既謀害僧人，為何衣服並無血跡，光有身後一片呢？再者雖是刀傷，彼時並無凶器。」一路盤算，來到伽藍殿，老爺下轎，吩咐跟役人等不准跟隨進去，獨帶包興進廟。至殿前，只見佛像殘朽敗壞，兩傍配像俱已坍塌。又轉到佛像背後，上下細看，不覺暗暗點頭。回身細看神櫺之下，地上果有一片血跡迷亂。忽見那邊地下放着一物，便檢起看時，一言不發，攏入袖中；即刻打道回



衙。來至書房，包興獻茶，回道：『李保押着行李來了。』包公聞聽，叫他進來。李保連忙進來，給老爺叩頭。老爺便叫包興傳該值的頭目進來。包興答應。去不多時，帶了進來，朝上跪倒。『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包公問道：『咱們縣中可有木匠麼？』胡成應道：『有。』包公道：『你去多叫幾名來，我有緊要活計要做的，明早務要俱各傳到。』胡成連忙答應，轉身去了。

到了次日，胡成稟道：『小人將木匠俱已傳齊，現在外面伺候。』包公又吩咐道：『預備矮桌數張，筆硯數分，將木匠俱帶至後花廳，不可有誤。去罷。』胡成答應，連忙備辦去了。這裏包公梳洗已畢，即同包興來至花廳，吩咐木匠俱各帶進來。只見進來了九個人，俱各跪倒，口稱：『老爺在上，小的叩頭。』包公道：『如今我要做各樣的花盆架子，務要新奇式樣。你們每人畫他一個，老爺揀好的用，並有重賞。』說罷，吩咐拿矮桌筆硯來。兩傍答應一聲，登時齊備。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傍，各自搜索枯腸，誰不願新奇討好呢。內中就有使慣了竹筆，拿不上

筆來的；也有怯官的，戰戰哆嚟畫不像樣的；竟有從容不迫，一揮而就的。包公在座上，往下細細畱神觀看。不多時，俱各畫完，挨次呈遞。老爺接一張，看一張，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小的叫吳良。』包公便向衆木匠道：『你們散去。將吳良帶至公堂。』左右答應一聲，立刻點鼓升堂。

包公入座，將驚堂木一拍，叫道：『吳良，你爲何殺死僧人？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吳良聽說，喫驚不小，回道：『小人以木匠做活爲生，是極安分的，如何敢殺人呢？望乞老爺詳察。』老爺道：『諒你這斷決不肯招。左右，爾等立刻到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擡來。』左右答應一聲，立刻去了。不多時，將伽藍神擡至公堂。百姓們見把伽藍神泥胎擡到縣衙聽審，誰不要看看新奇的事，都來。只見包公離了公座，迎將下來，向伽藍神似有問答之狀。左右觀看，不覺好笑。連包興也暗說道：『我們老爺這是裝什麼腔兒呢？』只見包公從新入座，叫道：『吳良，適纔神聖言道，你那日行凶之時，已在神聖背後畱下暗記。下去比來。』左右將吳良

帶下去。只見那神聖背後肩膀以下果有左手六指兒的手印；誰知吳良左手卻是六指兒，比上時絲毫不錯。吳良唬的魂飛膽裂，左右的人無不吐舌，說：『這位太爺真是神仙，如何就知是木匠吳良呢？』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廟驗看時，地下檢了一物，卻是個墨斗，又見那伽藍神身後有六指手的血印；因此想到木匠身上。

左右又將吳良帶至公堂跪倒。只見包公把驚堂一拍，一聲斷喝，說：『吳良！如今真賊實犯，還不實說麼？』左右復又威嚇，說：『快招！快招！』吳良着忙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實招就是了。』招房書吏在一傍寫供。

吳良道：『小人原與廟內和尚交好。這和尚素來愛喝酒，小人也是酒頭鬼兒。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誰知他就醉了。我因勸他收個徒弟，以爲將來的收緣結果。他便說：『如今徒弟實在難收。就是將來收緣結果，我也不怕。這幾年的工夫，我也積攢了有二十多兩銀子了。』他原是醉後無心的話。小人便問他：『你這銀子收在何處呢？若丟了，豈不自費了這幾年的工夫麼？』他說：『我這銀子是再丟

不了的。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小人就問他：「你到底擱在那裏呢？」他就說：「咱們倆這樣相好，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告訴別人。」他方說出將銀子放在伽藍神腦袋以內。小人一時見財起意，又見他醉了，原要用斧子將他劈死了。回老爺。小人素來拿斧子劈木頭慣了，從來未劈過人。乍乍兒的劈人，不想手就軟了，頭一斧子未劈重。偏遇和尚潑皮要奪我斧子。我如何肯讓他，又將他按住，連劈幾斧，他就死了。鬧了兩手血。因此上神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右手在神聖的腦袋內掏出銀子。不意留下了個手印子。今被太爺神明斷出，小人實實該死。」包公聞聽所供是實。又將墨斗拿出，與他看了。吳良認了是自己之物，因抽斧子落在地下。包公叫他畫供，上了刑具，收監。沈清無故遭屈，官賞銀十兩，釋放。

剛要退堂，只聽有擊鼓喊冤之聲。包公即着帶進來。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一個年紀二十多歲，一個有四十上下。來到堂上，二人跪倒。年輕的便道：『小人名

叫匡必正。有一叔父開綬店，名叫匡天佑。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扇墜，重一兩八錢，遺失三年未有下落。不想今日遇見此人，他腰間佩的正是此物。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怕的是認錯了。誰知他不但不借給看，開口就罵，還說小人訛他，扭住小人不放。太爺詳察。』又只見那人道：『唔麼是江蘇人，姓呂名佩。今日狹路相逢，遇見這個後生，將我攔住，硬說唔腰間佩的珊瑚墜子說是他的。青天白日，竟敢攔路打搶。這後生實實可惡！求太爺與唔剖斷剖斷。』

包公聞聽，便將珊瑚墜子要來一看，果然是真的，淡紅，光潤無比。便向匡必正道：『你方纔說此墜重幾多少？』匡必正道：『重一兩八錢。儻若不對，或者東西一樣的極有，小人再不敢訛人。』包公又問呂佩道：『你可知道，此墜重幾多少？』呂佩道：『此墜乃友人送的，並不曉得多少分兩。』包公回頭，叫包興取戥子來。包興答應，連忙取戥平了，果然重一兩八錢。包公便向呂佩道：『此墜若按分兩，是他說的不差，理應是他的。』呂佩着急道：『噯呀！太爺呀！此墜原是

我的，好朋友送唔的，又平什麼分兩呢？吾們江蘇人是不敢撒謊的。」包公道：「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他叫什麼名字？實說！」呂佩道：「唔這朋友姓皮名熊，他是馬販頭兒，人所共知的。」包公猛然聽皮熊二字觸動心事，吩咐將他二人帶下去，立刻出籤傳皮熊到案。包公暫且退堂，用了酒飯。

不多時，人來回話：「皮熊傳到。」包公復又升堂；「帶皮熊。」皮熊上堂跪倒，口稱：「太爺在上，傳小人有何事故？」包公道：「聞聽你有珊瑚扇墜，可是有的？」皮熊道：「有的。那是三年前小人檢的。」包公道：「此墜你可送過人麼？」皮熊道：「小人不知何人失落，如何敢送人呢。」包公便問：「此墜尙在何處？」皮熊道：「現在小人家中。」包公吩咐將皮熊帶在一邊，叫把呂佩帶來。包公問道：「方纔問過皮熊。他並未會送你此墜，此墜如何到了你手？快說！」呂佩一時慌張，方說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給的。包公就知話內有因，連問道：「柳氏他如何給你此墜呢？實說！」呂佩便不言語。包公吩咐掌嘴。兩傍人役剛要上前，只見

呂佩搖手道：『唔呀！老爺不必動怒。吾說就是了。』便將與柳氏通姦，是柳氏私贈此墜的話，說了一遍。皮熊在旁，聽見他女人和人通姦，很覺不殼眊的。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姦，不與自己一心一計；因此來到公堂，不用審問，便說出丈夫皮熊素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姦。『此墜從畢氏處攜來，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小婦人與呂佩相好，私自贈他的。』包公立刻出籤，傳畢氏到案。

正在審問之際。忽聽得外面又有擊鼓之聲，暫將衆人帶在一傍，先帶擊鼓之人上堂。只見此人年有五旬，原來就是匡正之叔匡天佑；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故此急急趕來，稟道：『只因三年前不記日子，託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將此墜做爲執照。過了幾日，小人到鋪問時，並未見楊大成到鋪，亦未見此墜。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誰知楊大成就是那日晚間死了；亦不知此墜的下落，只得隱忍不言。不料小人姪兒，今日看見此墜，被人告到太爺臺前。惟求太爺明鏡高懸，伸

此冤枉！」說罷，磕下頭去。

包公聞聽，心下明白，叫天佑下去，即帶皮熊畢氏上堂。便問畢氏：「你丈夫是何病死的？」畢氏尚未答言。皮熊在傍答道：「是心疼病死的。」包公便將驚堂木一拍，喝聲：「該死的狗才！他丈夫心疼病死的，你如何知道？明是因姦謀命。快把姦生謀害楊大成致死情由，從實招來！」兩傍一齊威嚇：「招！招！招！」皮熊驚慌，說道：「小人與畢氏通姦是實，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包公聞聽，說：「你這刁嘴的奴才！曾記得前在飯店之中，你要喫酒，後面跟着帶血之人。酒保說出，唬的你酒也未敢喫，立時會了錢鈔而去。今日公堂之上，還敢支吾！左右，抬上刑來。」皮熊只唬得啞口無言，暗暗自思道：「這位太爺連喝酒之事俱已知道，別的諒也瞞不過他去；莫若實說，也免得皮肉受苦。」想罷，連連叩頭，道：「太爺不必動怒，小人願招。」包公道：「招來。」皮熊道：「只因小人與畢氏通姦，情投意合，惟恐楊大成知道，將我二人拆散；因此定計，將他灌醉，用刀殺死，暗



用棺木盛殮，只說心疼暴病而死。彼時因見珊瑚墜，小人拿回家去，交付妻子收了。卽此便是實情。」包公聞聽，叫他畫供。卽將畢氏定了凌遲，皮熊定了斬決，將呂佩責四十板釋放，柳氏官賣。匡家叔叔將珊瑚墜領回無事。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各處傳揚。就傳到個行俠尙義的一個老者耳內。

且說小沙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爲人梗直，好行俠義，因此人都稱他爲別古。（與衆不同謂之「別」，不合時宜謂之「古」。）原是打柴爲生；皆因他有了年紀，挑不動柴草，衆人就叫他看着過秤，得了利息大家平分。這也是他素日爲人拿好兒換來的。

一日，閒暇無事，偶然想起三年前東塔窪趙大欠我一擔柴錢四百文。我若不要了，有點對不過衆夥計們。他們不疑惑我使了，我自己居心實在的過意不去。今日無事，何不走走呢。於是拄了竹杖，鎖了房門，竟往東塔窪而來。

到了趙大門首，只見房舍煥然一新，不敢敲門。問了問隣右之人，方知趙大發財了，如今都稱「趙大官人」了。老頭子聞聽，不由心中不悅，暗想道：「趙大這小子，長處搯，短處捏，那一種行爲！連柴火錢都不想着還。他怎麼配發財呢？」轉到門口，便將竹杖敲門，口中道：「趙大，趙大。」只聽裏面答應道：「是誰！這們「趙大」「趙二」的？」說話間，門已開了。張三看時，只見趙大衣冠鮮明，果然不是先前光景。趙大見是張三，連忙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張三哥麼。」張三道：「你先少合我論哥兒們。你欠我的柴火錢，也該給我了。」趙大關聽道：「這什麼要緊。」老弟老兄的請到家裏坐。張三道：「我不去，我沒帶着錢。」趙大說：「這是什麼話？」張三道：「正經話。我若有錢，肯找你來要帳嗎？」正說着，只見裏面走出一箇婦人來，打扮的怪模怪樣的，問道：「官人，你同誰說話呢？」張三一見，說：「好呀！趙大，你幹這營生呢。怨的發財呢。」趙大道：「休得胡說。這是你弟妹小嬸。」又向婦人道：「這不是外人，是張三哥到了。」

婦人便上前萬福。張三道：『恕我腰疼，不能還禮。』趙大說：『還是這等愛頑。還請裏面坐罷。』張三只得隨着進來，到了屋內，只見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彼此讓坐。趙大叫婦人倒茶。張三道：『我不喝茶，你也不用鬧酸款。欠我的四百多錢總要還我的。不用鬧這箇軟局子。』趙大說：『張三哥，你放心。我那就短了你四百文呢。』說話間，趙大拿了四百錢遞與張三。張三接來揣在懷內，站起身來說道：『不是我愛小便宜。我上了年紀，夜來時常愛起夜。你把那小盆給我一箇，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從此兩下開交，彼此不認得，卻使得。』趙大道：『你這是何苦喫井水。這些盆子俱是挑出來的，沒沙眼。拿一箇就是了。』張三挑了一箇趣黑的烏盆，挾在懷中，轉身就走，也不告別，竟自出門去了。

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遙。張三滿懷不平。正遇着深秋景況，夕陽在山之時，來到樹林之中，耳內只聽一陣陣秋風颯颯，敗葉飄飄。猛然間滴滴溜溜一箇旋風，只覺得寒毛眼裏一冷。老頭子將脖子一縮，腰兒一躬，剛說一箇『好冷！……』

不防將懷中盆子掉在塵埃，在地下咕嚕嚕亂轉，隱隱悲哀之聲，說：『摔了我的腰了，』張三聞聽，連連睡了兩口，檢起盆子往前就走，有年紀之人如何跑的動。只聽後面說道：『張伯伯，等我一等。』回頭又不見人，自己怨恨道：『真是時衰鬼弄人！我張三生平不做虧心之事，如何白日就會有鬼？想是我不久於人世了。』一邊想，一邊走，好容易奔至草房，急忙放下盆子，撿了竹杖；開了鎖兒，拿了竹杖，拾起盆子，進得屋來將門頂好。覺得乏困已極。自己說：『管他甚麼鬼不鬼的，且夢周公。』剛纔說完，只聽得悲悲切切，口呼：『伯伯，我死的好苦也！』張三聞聽，道：『怎麼的竟自把鬼關在屋裏了？』別古秉性忠直，不怕鬼邪，便說道：『你說罷。我這裏聽着呢。』隱隱說道：『我姓劉名世昌，在蘇州閶門外八寶鄉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本是緞行生理。只因乘驢回家，行李沈重。那日天晚，在趙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將我殺害，謀了資財，將我血肉和泥焚化。到如今閃了老母，拋卻妻子，不能見面。九泉之

下，冤魂不安，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申明此冤，報仇雪恨。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也感恩不盡。」說罷，放聲痛哭。張三聞聽他說的可憐，不由的動了他豪俠的心腸，全不畏懼，便呼道：『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三道：『雖則替你鳴冤，惟恐包公不能准狀；你須跟我前去。』烏盆應道：『願隨伯伯前往。』張三見他應叫應聲，不覺滿心歡喜，道：『這去告狀，不怕包公不信。——言雖如此，我是上了年紀之人，記性平常，必須將他姓名住處記清背熟了才好。』於是從新背了一回，樣樣記明。

老頭兒爲人心熱，一夜不會合眼，不等天明，爬起來，挾了烏盆，拄起竹杖，鎖了屋門，竟奔定遠縣而來。出得門時，冷風透體，寒氣逼人，又在天亮之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誰肯冲寒冒冷，替人鳴冤。及至到了定遠縣，天氣過早，尙未開門；只凍他哆哆嗦嗦找了個避風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時，身上覺得和暖。老頭兒又高興起來了，將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兒，唱起什不閒來了。剛唱

句『八月中秋月照臺』，只聽的一聲響，門分兩扇，太爺升堂。

張三忙拿起盆子，跑向前來喊『冤枉』。就有該值的回稟，立刻帶進。包公坐上問道：『有何冤枉？訴上來。』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帳，得了一箇黑盆，遇見冤魂自述的話，說了一遍；現有烏盆爲證。包公聞聽，便不以此事爲妄談，就在坐上喚道：『烏盆。』並不見答應。又連喚兩聲，亦無影響。包公見別古年老昏憤，也不動怒，便叫左右攆去便了。

張老出了衙門，口呼：『烏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張老道：『你隨我訴冤，你爲何不進去呢？』烏盆說道：『只因門上門神攔阻，冤魂不敢進去。求伯伯替我說明。』張老聞聽又嚷『冤枉。』該值的出來，嗔道：『你這老頭子還不走！又嚷的是什麼？』張老道：『求爺們替我回覆一聲：』烏盆有門神攔阻，不敢進見。』該值的無奈，只得替他回稟。包公聞聽，提筆寫字一張，叫該值拿去門前焚化，仍將老頭子帶進來，再訊二次。張老抱着盆子，上了公堂，將盆子放在

當地。他跪在一傍。包公問道：『此次叫他可應了？』張老說：『是。』包公吩咐：『左右，爾等聽着。』兩邊人役應聲，洗耳靜聽。只見包公座上問道：『烏盆！』不見答應。包公不由動怒。將驚堂木一拍：『我把你這狗才！本縣念你年老之人，方纔不加責於你。如今還敢如此。本縣也是你愚弄的嗎？』用手抽籤，吩咐打責了十板，以戒下次。兩傍不容分說，將張老打了十板。鬧的老頭兒呲牙咧嘴，一拐一拐的，挾了烏盆，拿了竹杖，出衙去了。

轉過影壁，便將烏盆一扔；只聽得「噯呀」一聲，說：『倭了我腳面了！』張老道：『奇怪！你爲何又不進去呢？』烏盆道：『只因我赤身露體，難見星主。沒奈何，再求伯伯替我伸訴明白。』張老道：『我已然爲你挨了十大板。如今再去，我這兩條腿不用長着咧。』烏盆又苦苦哀求。張老是箇心軟的人，只得拿起盆子。他卻又不敢伸冤，只得從角門溜溜秋秋往裏便走。只見那邊來了一箇廚子，一眼看見，便叫：『胡頭兒，胡頭兒，那老頭兒又來了。』胡頭正在班房，談論此事說

笑，忽聽老頭子又來了，連忙跑出來要拉。張老卻有主意，就勢坐在地下，叫起屈來了。

包公那裏也聽見了，吩咐帶上來，問道：『你這老頭子爲何又來？難道不怕打麼？』張老叩頭道：『方纔小人出去，又問烏盆。他說赤身露體，不敢見星主之面。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遮蓋，他纔敢進來。』包公聞聽，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包興連忙拿了一件袷，交與張老。張老拿着衣服出來。該值的說：『跟着他。看他是拐子！』只見他將盆子包好，拿起來；不放心，又叫道：『烏盆，隨我進來。』只聽應道：『有呀，伯伯。我在這裏。』張老聞聽他答應，這一回畱上心了，便不住叫着進來。到了公堂，仍將烏盆放在當中，自己在一傍跪倒。包公又吩咐兩邊：『仔細聽着！』兩邊答應：『是。』此所謂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有說老頭子有了病了的，有說太爺好性兒的。也有暗笑的。連包興在傍也不由的暗笑：『老爺今日叫瘋子磨住了。』只見包公坐上呼喚：『烏盆！』不想衣內答應說：『有呀，



星主。』衆人無不詫異。只見張老聽見烏盆答應了，他便忽的跳將起來，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兩傍衆人吆喝，他纔復又跪下。包公細細問了張老。張老彷彿背書的一般：他姓甚名誰？家住那裏？他家有何人？作何生理？怎麼遇害？是誰害的？滔滔不斷說了一回，清清楚楚。兩傍聽的無不嘆息。包公聽能，吩咐包興取十兩銀子來，賞了張老，叫他回去聽傳。別古千恩萬謝的去了。

包公立刻吩咐書吏辦文一角，行到蘇州，調取尸親前來結案，即行出籤拿趙大夫婦，登時拿到，嚴加訊問，並無口供。包公沈吟半晌，便吩咐『趙大帶下去，不准見刁氏。』即傳刁氏上堂。包公說：『你丈夫供你陷害劉世昌，全是你的主意。』刁氏聞聽惱恨丈夫，便說出趙大用繩子勒死的，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即行畫招，押了手印。立刻派人將賊銀起來。復又帶上趙大，叫他女人質對。誰知這廝好狠，橫了心再也不招，言銀子是積攢的。包公一時動怒，請了大刑，用夾棍套了兩腿，問時仍然不招。包公一聲斷喝，說了一箇「收」字。不想趙大不禁夾，就「嗚

呼哀哉」了。包公見趙大死，只得叫人搭下去。立刻辦詳，稟了本府，轉又行文上去，至京啓奏去了。

此時尸親已到。包公將未用完的銀子，俱叫他婆媳領取訖；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以爲婆媳養贍。婆媳感念張老替他鳴冤之恩，願帶到蘇州養老送終。張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囑託，亦願照看孀居孤兒。因此商量停當，一同起身往蘇州去了。

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曉。



##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且說包公斷明了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位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斃；故此文書到時，包公例應革職。包公接到文書，將一切事宜交代署印之人，自己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什收什，逃之夭夭了。

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哭送。包公勸勉了一番，方纔乘馬，帶着包興，出了定遠縣，竟不知投奔何處纔好。包公在馬上自己嘆息，暗裏思量道：『我包某命運如此』

淹蹇，自幼受了多少的顛險，好容易蒙兄嫂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罪應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以至落了個革職。至死也無顏回家。無處投奔，莫若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馬上嗟嘆。包興跟隨，明知老爺爲難，又不敢問。

信馬由韁，來至一座山下，雖不是峻嶺高峯，也覺得凶惡。正在觀看之際，只聽一棒鑼響，出來了無數的僮兵，當中一箇矮胖黑漢，赤着半邊身的胳膊，雄糾糾，氣昂昂，不容分說，將主僕二人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中尙有三箇大王，見縛了二人前來，吩咐綁在兩邊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再行發落。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嚷道：『不好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強小弟十倍，纔一交手，我便倒了。幸虧跑得快；不然，喫大虧了。那位哥哥去會會他？』只見大大王說：『二弟，待劣兄前往。』二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二人下山，見一人氣昂昂在山坡站立。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

兄長，請到山中叙話。」

你道此山何名？名叫土龍崗，原是山賊窩居之所。原來張龍趙虎悞投龐府，見他是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他二人便作了寨主。後因王朝馬漢科考武場，亦被龐太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兩箇卽請到寨，結爲兄弟。王朝居長，馬漢第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人已表明來歷。

且說馬漢同定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見兩傍柱上綁定二人，走近一看，不覺失聲道：「噯呀！縣尊爲何在此？」包公睜眼看時，說道：「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王朝聞聽，連忙上前解開，立刻讓至廳上，坐定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嘆息。展爺又叫王馬張趙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立時擺酒，彼此談心，甚是投機。包公問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爲何作這勾當！」王朝道：「我等皆爲功名未遂，亦不過暫借此安身，不得已而爲之。」展爺道：「我看衆弟兄皆是異姓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衆位

弟兄何不棄暗投明，與國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儻蒙朝廷擢用，我等俱願效犬馬之勞。』包公只得答應：『豈敢，豈敢。』大家飲至四更方散。

至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素與展爺相好，又遠遠送幾里。包公與展爺戀戀不捨，無奈分別而去。

單言包公主僕乘馬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國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竟從馬上栽將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着不應，放聲大哭。驚動廟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覆姓諸葛名遂法，號了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到山門以外，近前，診了脈息，說：『無妨，無妨。』又問了方纔如何落馬的光景，包興告訴明白。了然便叫僧衆幫扶擡到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精心用意煎好。喫不多

時，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哎呀一聲，睜開二目，見燈光明亮，包興站在一旁，那邊椅子上坐着箇僧人。包公便問：『此是何處？』包興便將老爺昏過多時，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回。包公剛要扎掙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靜靜安心養神。』』

過了幾日，包公轉動如常，纔致謝和尚。以至飲食用藥調理，俱已知是和尚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便問了年命，細算有百日之難，過了日子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畱住包公廟內居住。於是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裏與了然，不是下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箇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擘經祝國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粘貼。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傍觀看。只見那壁廂來了一箇廚子，手提菜筐，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量，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直懸着包公進了廟，他纔飛也似的跑了。包公却不在意，回廟去了。



你道此人是誰？他乃丞相府王苞的買辦廚子。只因王老夫人面奉御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夢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畫了形像，特派王老夫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樣畫了幾張，吩咐虞候伴當執事人員各處留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國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找着該值的虞候，便將此事說了一遍。虞候聞聽，不能深信，亦不敢就回；卽同買辦廚子暗到廟中，閒遊的一般，各處瞻仰。後來看到方丈，果見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心中不勝驚駭，急忙趕回相府，稟知相爺。

王大人聞聽，立刻傳轎到大相國寺拈香。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不敢耽延，二是老大人爲國求賢一番苦心。不多時，來到廟內。小沙彌聞聽，急忙跑至方丈室內，報與老和尚知道。只見了然與包公對奕，全然不理。倒是包公說道：『吾師也當迎接。』了然道：『老僧不走權貴之門，迎他則甚？』包公道：『雖然如此。他

乃是個忠臣，就是迎他，也不至於沾礙老師。」了然聞聽，方起身道：「他此來與我無沾礙，恐與足下有些瓜葛。」說罷，迎出去了。

接至禪堂，分賓主坐了。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衆？多少道人？老夫有一心願，願施僧鞋僧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領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領取，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大人問道：「完了麼？你廟中還有人沒有？」了然嘆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這人麼？大概還須大人以禮相見。」王宰相聞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引見，何如？」了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窗一看，也不能迴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廢員恭見了。」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畫的龍圖分毫不差，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廢員包拯，曾任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的話說了一遍。王大人道：「此案終屬妄誕，老夫實難憑信。」包公不覺正色答道：「雖則理之所無，卻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屈含冤之魂，憑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

都是妄誕麼？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焉肯以妄誕二字就置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冤於泉下乎？何況廢員非攻乎異端之人，此事亦非攻乎異端之案。』王大人見包公說話硬直，忠正嚴肅，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進了相府，大家看大人轎後一箇道士，不知甚麼緣故。當下畱在書房安歇。

次日早朝，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淨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芑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宣召見朕。』包公步上金階，跪倒，三呼已畢。天子閃龍目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爲何罷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毫無遮飾，一一奏明。王芑在班中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冤魂，必能鎮皇宮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怨鬼哀啼，甚屬不淨，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即着王芑在內閣聽候。欽派太監總管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

這楊忠素來好武，膽量甚好，因此人皆稱他爲「楊大膽」。奉旨賜他寶劍一口，

每夜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那裏瞧得起包公呢，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爲老黑又叫考包。來到昭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今日對了聖心，派你入宮，將來回家到鄉裏說古去罷。是不是？——老黑呀！怎麼我合你說話，你怎麼「紡絲吊面布裏兒」呢？』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楊忠又道：『你別合我鬧這箇整臉兒。我是好頑好樂的。這就是你，別人還巴結不上呢。』說着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一箇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日有何貴幹？』楊忠說：『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先兒前到玉宸宮鎮邪。此乃奉旨官差。我們完差之時，不定三更五更回來，可就不照門了；省得又勞動你們。請罷，請罷！』說罷，同定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爛熳，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愛說愛笑，到了此地，也就啞口無言了。

來至殿門，楊忠止步，悄悄向包公道：『你是欽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

這門檻上照看便了。包公聞聽，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至殿內，見正中設立寶座，連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禮。又見傍邊設立坐位，包公鞠躬入坐。楊忠見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瞧不得小小官兒竟自頗知國禮。』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性，二目不往四下觀瞧，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覺的暗暗誇獎道：『怪不得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際，不覺的譙樓上漏下矣。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楊忠覺的毛髮皆豎，連忙起身，手掣寶劍，試舞一回。耍不了幾路已然氣喘，只得歸入殿內，銳氣已消，順步坐在門檻子上。包公在坐上，不由的暗暗發笑。

楊忠正自發怔。只見丹墀以下起了一箇旋風，滴溜溜在竹叢裏團團亂轉；又隱隱的聽得風中帶着悲泣之聲。包公閃目觀瞧，只見燈光忽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見他復起，嬾嬾婷婷，走進殿來，萬福跪下。此時燈光復又明亮。包公以爲楊忠戲耍，便以假作真，開言問道：『你今此來，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嬌

滴滴聲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宮承御，只因教主遭屈含冤地府，於今廿載，專等星主來臨，完結此案。』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哭訴了一遍。『因李娘娘不日難滿，故特來洩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洩漏。』包公聞聽，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跡，恐驚主駕，獲罪不淺。』冤魂說道：『謹遵星主台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子上。

不多時，只見楊忠張牙欠嘴，彷彿睡醒的一般，瞧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不由的悄悄的道：『老黑，你沒見甚麼動靜，咱家怎生回覆聖旨？』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叫我在此默等。』楊忠聞聽，詫異道：『甚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道：『女鬼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聞聽，只唬得驚異不止，暗自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連忙陪笑道：『寇珠他爲甚麼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便了。』楊忠聞

聽，不由着急道：『噯呀！包……包先生，包……包老爺，我的親親的包……包大哥，你這不把我毀透了嗎？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歸齊我不知道，睡着了，這是甚麼差使眼兒呢？怎的了！可見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過後就真沒有用我們的地方了。瞧你老爺們這箇勁兒，立刻給我箇眼裏插棒槌，也要我們攔的住吓！好包先生你告訴我！我明日送你箇小巴狗兒，這麼短的小嘴兒。』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見了聖上，就說：「審明了女鬼，係金華宮承御寇珠含冤負屈，來求超度他的冤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祟。」』楊忠聽畢，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如敬神的一般。他也不敢言語褻瀆了。

出了玉宸宮，來至內閣，見了丞相王芑，將審明的情由細述明白。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明，只說冤魂求超度，却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案。卽升用開封府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陰，一時哄傳徧了。

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荳，愛慕非常；後謝了了然；又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稟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替甯老夫子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畢姻。包興奉命，即日起身，先往包村去了。

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後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叩見包公，呈上書信，言：『太老爺太夫人甚是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大老爺大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咐小人好好收藏，到京時交付老爺。小人接在手中，雖然有些分兩，不知是何物件，惟恐路上磕碰。還是大夫人見小人爲難，方纔說明；此包內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檢的。因此鏡光芒生亮，大夫

人挂在屋內。有一日，二夫人使喚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交，頭已跌破，進屋內就在挂鏡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霧開豁。秋香大叫一聲，回頭跑在二夫人屋內，冷不防按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癲，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番，現在延醫調治，尙未痊愈。小人見二老爺，他無精打彩的，也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說着話，將包袱呈上。包公也不開看，吩咐好好收訖。

包興又回道：『小人又見甯師老爺看了書信十分歡喜，說，叫老爺好好辦事盡忠報國，還教導了小人好些好話。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即到隱逸村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前來就親。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疋尺頭；並回書一封。』即將信呈上。包公接書看畢。原來是張氏夫人同着小姐，於月內便可來京。立刻吩咐預備住處，仍然派人前去迎接。便叫包興暫且歇息，次日再商量辦喜事一節。

不多幾日，果然張氏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務，俱是包興盡心備辦妥當。到了吉期，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必細表。

包公自畢姻後，見李氏小姐幽閒貞靜，體態端莊，誠不失大家模範，滿心歡喜。而且妝奩中有一寶物，名曰「古今盆」，上有陰陽二孔，堪稱希世奇珍。包公却不介意。過了三朝滿月，張氏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己得用的一個小廝名喚李才，留下服侍包公，與包興同爲內小廝心腹。

一日，放告坐堂。見有個鄉民年紀約有五旬上下，口稱「冤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冤枉？訴上來。」那人向上叩頭，道：「小人性張名致仁，在七里村居住。有一族弟名叫張有道，以貨郎爲生，相離小人不過數里之遙。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問我小媳劉氏，是何病症？爲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無人，故此未能送

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願開棺檢驗。縣太爺准了小人狀子。及至開棺檢驗，誰知並無傷痕。劉氏他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誣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二十大板，討保回家。越想此事，實實張有道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台前，求青天與小人作主。」說罷，眼淚汪汪，匍匐在地。

包公便問道：「你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說：「並無疾病。」包公又問道：「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素來弟兄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那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聞聽，想到五日前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詞，立刻出籤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堂。

來至書房，細看呈子，好生納悶。包興與李才傍邊侍立。忽聽外邊有脚步聲響。包興連忙迎出，却是外班，手持書信一封，說：「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

了然和尚的。』包興聞聽，接過書信，進內回明，呈上書信。包公是極敬了然和尚的，急忙將書拆閱。原來是封薦函，言此人學問品行。包公看罷，即命包興去請。包興出來看時，只見那人穿帶的衣冠，全是包公在廟時換下衣服，又肥又長，勒里勒得的，並且帽子上面還捏着摺兒，包興看罷，知是當初老爺的衣服，必是了然和尚與他穿帶的，也不說明，便向那人說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着包興進來。到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起身來，那人向前一揖，包公答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晚生覆姓公孫名策，因久困場屋，屢落孫山，故流落在大相國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祈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些書籍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學問淵博，竟是個不得第的才子。包公大喜。

正談之間，只見外班稟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坐，便叫：『帶劉氏。』應役之

人接聲喊道：『帶劉氏！帶劉氏！』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面上也無懼色，口中尙自言自語，說道：『好端端的人，死了叫他翻尸倒骨的，不知前生作了甚麼孽了！如今又把我傳到這裏來，難道還生出甚麼巧招兒來嗎？』一邊說，一邊上堂，也不東瞧西看，他便嫵嫵婷婷朝上跪倒，是一個久慣打官司的樣兒。

包公便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爲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甚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喫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二更多天，忽然說心裏怪疼的。小婦人唬的了不得，急忙起來。便壓疼的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害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甚麼病死的？講來！』站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跪爬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疼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爲何不給他

哥哥張致仁送信？實對你說，現在張致仁在本府堂前已經首告。實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不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煩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他送信。」包公聞聽道：「這是爲何？」劉氏道：「因小婦人丈夫在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每見無人，他言來語去，小婦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倒向小婦人胡說八道，連小婦人如今直學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纔走了。誰知他羞惱成怒，在縣告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檢驗。後來太爺到底檢驗了，並無傷痕，纔將他打了二十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爺台前。可憐小婦人丈夫死後，受如此罪孽，小婦人又擔如此醜名，實實冤枉！懇求老青天與小婦人作主啊！」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

包公見他口似懸河，牙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婦聽他言語，必非善良。若與張致仁質對，我看他那誠實老實形景，必要輸與婦人口角之下。須



得查訪實在情形，婦人方能服輸。』想罷，向劉氏說道：『如此說來，你竟是無故被人誣賴了。張致仁着實可惡。我自自有道理。你且下去，三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似有得色。包公更覺生疑。

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策看畢，躬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疑的不差。只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探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不料包公心中所思主見，公孫策一言道破，不覺歡喜，道：『似此如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我晚生改扮行裝，暗裏訪查訪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聞聽道：『如此說，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物件，急忙預備，不可誤了。』包興答應，跟隨公孫策來至書房。公孫策告訴明白，包興連忙辦理去了。不多時，俱各齊備。原來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道衣絲縑鞋襪等物。公孫策通身換了，背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到七里村查訪。

誰知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鬧了一天並無機緣可尋。看看天晚，又覺得腹中饑餓，只得急忙且回開封府再做道理。不料忙不擇路，原是往北，他却往東南岔下去了。多走數里之遙，好容易奔至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找了興隆店投宿，又乏又餓。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一羣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聲嚷道：『憑他是誰，快快與我騰出！若要惹惱了你老爺的性兒，連你這店俱各給你拆了。』傍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就是叫人家騰挪也要好說，不可如此的囉唆。』又向店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皆因我們人多，兩下住着不便，奉託奉託！』店東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沒有甚麼說的，你老將就將就我們！說不得屈尊你老，在東間居住。把外間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深一揖。公孫策道：『來時原不要住上房；是你們小二再三說，我纔住此房內。如今來的客既是人多，我情願將三間滿讓。店東給我個單房，我住就是了。皆是行路，縱有大廈千間，不過占七尺眠，何必爲此吵鬧呢。』正說之間，只見進來

了黑凜凜一條大漢，滿面笑容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請自尊便罷。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以穀了。我等從人俱叫他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是不肯，只得挪在東間去了。

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協。又見上人却是四個，其餘五六個俱是從人，要淨面水，喚開水壺，吵嚷個不了。又見黑矮之人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鬧的公孫策竟喝了一壺空酒，菜總沒來，又不敢催。忽聽黑矮人說道：『我不怕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記念前仇，不肯收錄，那却如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決不是那樣之人。』公孫策聽至此言，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着四人舉手道：『四位原是上開封的，小弟不才，願作引進之人。』四人聽了，連忙站起身來。仍是那大漢說道：『足下何人？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又謙遜再三，方纔坐下。各通姓名。

原來這四人正是上龍崗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條好漢。聽說包公作了

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之話，故將山上僂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當五六人，前來開封府投効，以全信行。他們又問公孫策。公孫策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府。因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暗暗查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實實三生有幸了。』彼此談論多時，真是文武各盡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有趙四爺粗俗，却有酒量頗豪。王朝恐怕他酒後失言，叫外人聽之不雅，只得速速要飯。大家吃畢，閑談飲茶。天到二更以後，大家商議，今晚安歇後，明日可早早起來，還行路呢。這正是只因清正聲名遠，致使英雄跋涉來。

未審明日王馬張趙投奔開封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七回

##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食了幾杯酒，大家閒談，他也連一句插不上，一傍前仰後合，不覺的磕睡起來。困困酒後，酒困困魔。後來索性放倒頭，酣睡如雷。因打呼，方把大家提醒。王朝說：『只顧說話兒，天已三更多了。先生也乏了，請安歇罷。』大家方纔睡下。誰知趙四爺心內惦着上開封府，睡得容易，醒的剪絕。外邊天氣不過四鼓之半，他便一咕嚕身爬起來，亂嚷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喊道，叫從人備馬捎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尚未睡着，也只得隨

大家起來。這老先生算「煙袋鋪鐵絲兒通了桿」了。只見大爺將從人留下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藥箱兒招牌，俟天亮時背至開封府，不可違誤。吩咐已畢，叫店小二開了門，大家乘馬，趁着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尙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帶林子，却是一座廟宇。猛見牆角邊人影一幌。再細看時，却是一個女子，身穿紅衣，到了廟門推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尙早，咱們何不到廟看看呢？」馬漢說：「半夜三更，無故敲打山門，見了僧人怎麼說呢？」王朝說道：「不妨，就說貪趕路程口渴之甚，討杯茶喫，有何不可。」公孫策道：「既如此，就將馬匹行李叫從人在樹林等候，省得僧人見了兵刃生疑。」大家聞聽，齊說：「有理，有理。」於是大家下馬，叫從人在樹林看守。從人答應。五位老爺邁步竟奔山門而來。

到了廟門，趁着月光，看的明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推身而入，未聽見他插門，如何是關着呢？」趙虎上前，掄起拳頭，在山門上就是

「噫」「噫」「噫」的三拳，口中嚷道：『道爺開門來！』口中嚷着，隨手又是三拳，險些兒把山門砸掉。只聽裏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麼說！』只聽囉啦一聲，山門開處，見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道爺，多有驚動了。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欲借寶刹歇息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望祈方便方便。』那道人聞聽，便道：『等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說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闊腰粗，怪肉橫生的個道士來，說道：『既是衆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王朝「等」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遜坐。見道人凶惡非常，並且酒氣噴人，已知是不良之輩。

張龍趙虎二人悄地出來，尋那女子。來至後面，並無踪跡。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裏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我拉人。』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爪，用力向上一掀。張龍說：『賢弟吃住勁，不可鬆手！等我把住底口，往上一挺。』就把鐘內



之人露將出來。趙爺將手一鬆，仍將鐘扣在那邊。仔細看此人時，却不是女子，是個老者，搨做一堆。口內塞着棉花，急忙掏出。鬆了網綁。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了定神，方纔說：『噯喲！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被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兒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前往賑濟。不想龐昱到了那裏，並不放賑，在彼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割肉煎藥。老太太病好，主母上廟還願，不意被龐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生唬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已畢。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於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爲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之時，忽聽衆位爺們敲門，便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傷了性命。』

正在說話間，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兜的一脚，踢翻在地，將拳向面上一幌：『你嚷，我就是一拳！』那賊道看見柳斗大的皮錘，那裏

還有魂咧。趙四爺便將他按住在鐘邊。

不想這前邊凶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烹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便知事有不妥；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己屋內，將長衣甩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撲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老者已放，趙虎按着道人，不由心頭火起，手舉撲刀撲了張龍。張爺手急眼快，斜刺裏就是一腿。道人將將躲過，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削來。張爺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身體靈便，一低頭將刀躲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惟恐是暗器，急待側身時，張爺下邊又是一掃堂腿。好惡道！金絲繞腕勢躲過，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刃的氣壯，無傢伙的膽虛，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

正在危急之際，只見王朝馬漢二人見張龍受敵。王朝趕近前來，虛幌一掌，左腿飛起直奔脅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後邊又是一拳打在背後。惡道往後一撲，急轉身，擰手就是一刀。虧得馬漢眼快歪身一閃，剛然躲過，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而

來。三個人赤着手，剛剛敵的住——就是防他的刀使了。王朝見惡道奔了自己，他便推月勢等刀臨切近，將身一撒。惡道把身使空，身往傍邊一閃，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脚。惡道覺得後面有人，趁着月影也不回頭，伏身將脚往後一登。張龍脚剛落地，恰被惡道在迎面骨上登了一脚，力大勢猛，身子站立不住，不由的鬧了個「豆墩」。趙虎在傍看見，連忙叫道：「三哥，你來擋住那個道人。」張龍連忙起來擋住道人。只見趙虎站起來，竟奔東角門前邊去了。張龍以為四爺必是到樹林取兵刃去了。

遲了不多時，却見趙虎從西角門進來。張龍想道：「他取兵刃不能這麼快，他必是解了解手兒回來了。」眼瞧着他，迎面撲了惡道，將左手一揚（是個虛幌架式），右手對准面門一擡，口中說：「惡道，看我的法寶取你！」只見白撲撲一股稠雲打在惡道面上，登時二目難睜，鼻孔倒噎，連氣也喘不過來。馬漢又在小肚上儘力的一脚。惡道站立不住，咕咚栽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進步，一蹠腿，用磕

膝蓋按住胸膛，左手按膀背，將右袖從新向惡道臉上一路亂抖。原來趙虎繞到前殿，將香爐內香灰裝在袖內。俗語說的好，「光棍眼內揉不下沙子去」；何況是一爐香灰，惡道如何禁得起。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捆縛，預備送到祥符縣去。此係祥符地面之事，由縣解府，按劫掠殺命定案。四人復又搜尋，並無人烟。後又搜至傍院之中，却是菩薩殿三間，只見佛像身披紅袍。大家方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可見田忠有救，道人惡貫已滿，報應不爽。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伴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至縣內。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已大亮，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

公孫策進內參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尙〔未〕確實。今有土龍崗王馬張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拿惡道交祥符縣，不日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說：『晚生還要訪查劉氏案去。』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此時藥箱招牌俱已送到。公孫策先生打扮停當，仍從角門去了。

且說包公見公孫策去後，暗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聲，龐府知道。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聽用。

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心下自思：『我公孫策時乖運蹇，屢試不第，幸虧了然和尚一封書信薦至開封府，偏偏頭一天到來就遇見這一段公案，不知何日方能訪出。總是我的運氣不好，以致諸事不順。』越想越想，心內越煩，不知不覺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自己叫着自已說：『公孫策，你好狀！你是作甚麼來了？就是這麼走着，有誰知你是醫生呢？既不知道你是醫生，你又焉能打聽出來事情呢？實實狀的可笑！』原來公孫策只顧思索，忘了搖串鈴了。這時想起，連忙將鈴兒搖起，口中說道：『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養病如養虎，虎大

傷人的。凡有疑難大症，管保手到病除。貧不計利。」

正在念誦，可巧那一邊一個老婆子喚道：「先生，這裏來，這裏來。」公孫策聞聽，向前問道：「媽媽喚我麼？」那婆子道：「可不是。只因我媳婦身體有病，求先生醫治醫治。」公孫策聞聽，說：「既是如此，媽媽引路。」那婆子引進柴扉，掀起了蒿子桿的簾子，將先生請進。看時，却是三間草房，一明兩暗。婆子又掀起西裏間單布簾子，請先生土炕上坐了。

公孫策放了藥箱，倚了招牌，剛然坐下，只見婆子搬了個不帶背三條腿椅子在地下相陪。婆子便說道：「我姓尤，丈夫早已去世。有個兒子名叫狗兒，在陳大戶陳應杰家做長工。只因我的兒婦媳得病，有了半月了。他的精神短少，飲食懶進，還有點午後發燒；求先生看看脈，喫點藥兒。」公孫策道：「令媳現在那屋？」婆子道：「在東屋裏呢。待我告訴他。」說着，站起，往東屋裏去了。只聽說道：「媳婦，我給你請個先生來，求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聽婦人道：「母親，

不看也好。一來我沒有甚麼大病；二來家無錢鈔，何苦妄費錢文。」婆子道：「噯，媳婦呵！你沒聽見先生說麼，「貧不計利」；再者「養病如養虎」？好孩子，請先生瞧瞧罷！你早些好了，也省得老娘懸心。我就是倚靠你了！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說至此，婦人便道：「母親請先生過來看看就是了。」婆子聞聽，說：「還是我這孩子聽說。好個孝順的媳婦！」一邊說着，便來到西屋，請公孫策。公孫策跟定婆子來至東間，與婦人診脈。

原來醫生有「望」「聞」「問」「切」四條。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不要，不過一目了然。又道：「醫者易也，易者移也；」故有移重就輕之法。假如給老年人看准脈息不好，必要安慰，說道：「不要緊。立個方兒，吃與不吃均可。」後至出來，方向本家說道：「老人家脈息不好得很，趕緊預備後事罷。」本家問道：「先生，你爲何方纔不說？」醫家道：「我若不開導着說，上年紀的人聽說利害，癩向

上一湧，那不登時交代了麼？」此是移重就輕之法。

聞言少敘。且說公孫策與婦人看病，雖是私訪，他素來原有實學，所有醫理，先生盡皆知曉。診完脈息，已知病源。站起身來，仍然來至西間坐下，說道：「我看令媳之脈，乃是雙脈。」尤氏聞聽，道：「哎呦！何嘗不是。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公孫策又道：「據我看來：病源因氣惱所致，鬱悶不舒，竟是個氣裏胎了。若不早治，恐入癆症。必須將病源說明，方好用藥。」

婆子聞聽，不由的吃驚。『先生真是神仙！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待我細細告訴先生：只因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那一天，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說至此處，只聽東屋婦人道：『此事不必說了。』公孫策忙說道：『用藥必須說明。我聽的確，下藥方能見效。』婆子道：『孩子，你養你的病。這怕甚麼？』又說道：『我見元寶，不免生疑，便問這元寶從何而來？』



我兒子說，只因大戶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不大清楚。這一天陳大戶到張家去了，可巧叫他男人撞見；因此大戶要害他男人，給我兒兩個元寶……說至此，東屋婦人又道：『母親不消說了。此事如何說得！』婆子道：『兒吓！先生也不是外人，說明了好用藥吓。』公孫策道：『正是，正是。若不說明，藥斷不靈。』婆子接說：『……交給我兒子兩個元寶，是叫他找甚麼東西的。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後來跪在地下央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聽，反將媳婦踢了幾腳，揣起元寶，賭氣走了未回。後來果然聽張有道死了。又聽見說接三的那日，晚上棺材裏連響了三陣，彷彿炸尸的一般，連和尚都唬跑了。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這便是得病的原由。』

公孫策聽畢，提起筆來寫了一方，遞與婆子。婆子接來一看，道：『先生，我看別人方子有許多的字，怎麼先生的方兒只一行字呢？』公孫策答道：『藥用當而通神。我這方乃是獨門奇方。用紅棉一張，陰陽瓦焙了，無灰老酒沖服，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聞聽，記下。公孫策又道：『你兒子做成此事。難道大戶也無謝禮』

麼？」

公孫策問及此層，他算定此案一明，尤狗兒必死，婆媳二人全無養贍，就勢要給他婆媳二人想出個主意。這也是公孫策文人妙用。話已說明。且說婆子說道：『聽說他許給我兒子六畝地。』先生道：『這六畝地可有字樣麼？』婆子道：『那有字樣呢，還不定他給不給呢。』先生道：『這如何使得！給他辦此大事，若無字據將來你如何養贍呢。也罷，待我替你寫張字兒。儻若到官時，即以此字合他要地。』真是鄉裏人好哄。當時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說：『多謝先生！只是沒有紙，可怎麼好呢？』公孫策道：『不妨，我這裏有紙。』打開藥箱，拿出一大張紙來，立刻寫就，假畫了中保，押了個花押，交給婆子。婆子深深謝了。

先生背起藥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勞先生！又無謝禮，連杯茶也沒吃，叫婆子好過意不去。』公孫策道：『好說，好說。』出了柴扉，此時精神百倍快樂非常。原是屢試不第，如今彷彿金榜標了名的似的。連乏帶餓全忘了，

兩脚如飛，竟奔開封府而來。這正是心歡訪得希奇事，意快聽來確實音。  
未審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斷奇冤奏參封學士——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仍從角門悄悄而入，來至茶房，放下藥箱招牌，找着包興，回了包公。立刻請見。公孫策見禮已畢，便將密訪的情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細細述了一遍。包公聞聽歡喜，暗暗信此人果有才學，實在難爲他訪查此事。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預備酒飯，請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立刻出籤拿尤狗兒到案。外班答應。去不多時，前來回說：『尤狗兒帶到。』

老爺點鼓升堂，叫「帶尤狗兒」，上堂跪倒。包公問道：『你就是尤狗兒麼？』

回道：『老爺，小人叫驢子。』包公一聲斷喝：『哇！你明是狗兒，你爲何叫驢子呢？』狗兒回道：『老爺，小人原叫狗兒來着，只因他們說狗的個兒小，改叫驢子，豈不大些兒呢；因此就改了叫驢子。老爺若不愛叫驢子，還叫狗兒就是了。』兩傍喝道：『少說！少說！』包公叫道：『狗兒。』應道：『有。』『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將他謀死。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謀張有道的妻子劉氏。你不過是上人差遣，概不由己；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你要從實招來，自有本府與你作主，出脫你的罪名便了。你不必忙，慢慢的講來。』

狗兒聽見冤魂告狀，不由的心中害怕。後又見老爺和顏悅色的出脫他的罪名，與他作主，放了心了。卽向上叩頭，道：『老爺既施天恩，與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實說。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的女人有交情，可合張有道沒有交情。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他跑回來就病了，總想念劉氏。他又不敢去。因此想出一個法子來，須得將張有道害了，他或上劉氏家去，或將劉氏娶到家裏來，方纔遂心。故此將小人

叫到跟前。「我託付你一宗事情。」我說：「當家的，有甚麼事呢？」他說：「這宗事情不容易，你須用心搜尋纔有。」我就問：「找甚麼呢？」他說：「這宗東西叫尸龜，彷彿金頭蟲兒，尾巴上發亮，有蠖蟲大小。」我就問：「這宗東西出在那裏呢？」他說：「須在墳裏找。總要尸首肉都化了，獨有腦子未乾，纔有這蟲兒。」小人一聽，就爲了難了，說：「這可怎麼找法呢？」他見小人爲難，他便給小人兩個元寶，叫小人且自拿着。「事成之後我給你六畝地。不論日子總要找了來。白日也不做活，養着精神，夜裏好找。」可是老爺說的，「上人差遣，概不由己」；又說：「受人之託當終人之事」。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刨墳，刨到第十七個上，好容易得了此蟲；曬成乾；研了末；或茶或飯灑上，必是心疼而死，並無傷痕。惟有眉攢中間有小小紅點，便是此毒。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大約就是這宗東西害的。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聽罷此話，大約無甚麼虛假。書吏將供單呈上，包公看了，拿下去，叫狗兒畫了招。立刻出籤，將陳應杰拿來。老爺又吩咐狗兒道：「少時陳

大戶到案，你可要當面質對。老爺好與你作主。」狗兒應允。包公點頭，吩咐：「帶下去。」

只見差人當堂跪倒，稟道：「陳應杰拿到。」包公又吩咐，傳劉氏並尤氏婆媳，先將陳大戶帶上堂來。當堂去了刑具。包公問道：「陳應杰，爲何謀死張有道？從實招來！」陳大戶聞聽，唬得驚疑不止，連忙說道：「並無此事呀！青天老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道：「你這大膽的奴才！在本府堂前還敢支吾麼？——左右，帶狗兒。」立刻將狗兒帶上堂來，與陳應杰當面對證。大戶只唬得抖衣而戰，半晌，方說道：「小人與劉氏通姦實情，並無謀死有道之事。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老爺千萬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聲喊，將三木往堂上一擡，把陳大戶唬的膽裂魂飛，連忙說道：「願招，願招。」便將狗兒找尋尸龜悄悄交與劉氏，叫或茶或飯灑上，立刻心疼而死，並告訴他放心，並無一點傷痕，連血跡也無有；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包公看了供單，叫他畫了招。

只見差役稟道：『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包公吩咐先帶劉氏。只見劉氏仍是洋洋得意，上得堂來，一眼瞧見陳大戶，不覺朱顏更變，形色張皇，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却不問他，便叫陳大戶與婦人當面質對。陳大戶對着劉氏哭道：『你我幹此事，以爲機密，再也無人知道。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台前。事已敗露，不能不招。我已經畫招。你也畫了罷，免得皮肉受苦。』婦人聞聽，罵了一聲：『冤家！想不到你今如此膿包，沒能爲！你今既招承，我又如何推託呢。』只得向上叩首，道：『謀死親夫張有道情實，再無別詞。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也是誣賴他的。』包公也叫畫了手印。

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婆子哭訴前情，並言毫無養贍。只因陳大戶曾許過幾畝地，婆子恐他誣賴，託人寫了一張字兒。說着話，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包公一看，認得是公孫策的筆跡，心中暗笑道：『說不得這可要訛陳大戶了。』便向陳大戶道：『你許給他地畝，怎不撥給他呢？』陳大戶無可奈何，並且當初原有此言，



只得應許撥給幾畝地與尤氏婆媳。包公便飭發該縣辦理。

包公又問陳大戶道：『你這尸龜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陳大戶回道：『是我家教書的先生說的。』包公立刻將此先生傳來。問他如何知道的？爲何教他這法子？先生費士奇回道：『小人素來學習些醫學，因知藥性。或於完了功課之時，或刮風下雨之日，不時合東人談談論論。因提及此藥不可亂用，其中有六脈八反，乃是最毒之物。纔提到尸龜。小人是無心閒談，誰知東家却是有心記憶；故此生出事來。求老爺詳察。』包公點頭，道：『此語雖是你無心說出，只是不當對匪人言論此事，亦當薄薄有罪，以爲妄談之戒。』即行辦理文書，將他遞解還鄉。劉氏定了凌遲；陳大戶定了斬立決；狗兒定了絞監候；原告張致仁無事。

包公退了堂，來至書房，即打了摺底，叫公孫策謄清。公孫策剛然寫完。包公進來，手中另持一紙，向公孫策道：『老爺說咧，叫把這個謄清夾在摺內，明早隨

着摺子一同具奏。」先生接過一看，不覺目瞪口呆，半晌方說道：「就照此樣寫麼？」包興道：「老爺親自寫的，叫先生謄清，焉有不照樣寫的理呢？」公孫策點頭，說：「放下，我寫就是了。」心中好不自在。原來這個夾片是爲陳州放糧，不該信用椒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當，一味頂撞言語。公孫策焉有不駭驚之理呢？「寫只管寫了，明日若遞上去，恐怕是辭官表一道。總是我公孫策時運不順，偏偏遇的都是這些事，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爲打算罷。」

至次日五鼓，包公上朝。此日正是老公公陳伴伴接摺子，遞上多時，就召見包公。原來聖上見了包公摺子，初時龍心甚爲不悅。後來轉又一想，此乃直言敢陳，正是忠心爲國，故爾轉怒爲喜，立刻召見包公。奏對之下，明係陳州放賑恐有情弊；因此聖上加封包公爲龍圖閣大學士仍兼開封府事務，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包公並不謝恩，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衆，難以奉詔。」聖上因此又賞了御札三道。包公謝恩，領旨出朝。

且說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他便提心弔膽坐立不安，滿心要打點行李起身，又恐謠言惑衆，只得忍耐。忽聽一片聲喊，以爲事體不妥。正在驚惶之際，只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老爺聖上加封龍圖閣大學士，派往陳州查賑。公孫策聞聽，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包興道：『特派我前來與先生商議，打發報喜人等，不准他們在此嘈雜。』公孫策歡歡喜喜，與包興斟酌妥協，賞了報喜的去後，不多時包公下朝。大家叩喜已畢。包興道：『聖上賜我御札三道，先生不可大意。你須替我仔細參詳，莫要辜負聖恩。』說罷，包公進內去了。

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回至自己屋內，千思萬想猛然省悟，說：『是了！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賴不過了然的情面，故用這樣難題目，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來顯顯我胸中的抱負，二來也看看包公膽量。左右是散夥罷咧！』於是研墨蘸筆，先度量了尺寸，注寫明白。後又寫了做法，並分上中下

三品，龍虎狗的式樣。他用筆畫成三把劍刀。故意的以札字做劍字，看包公有何話說。畫畢，來至書房。包興回明了包公，請進。公孫策將畫單呈上，以爲包公必然大怒，彼此一拱手就完了；誰知包公不但不怒，將單一一看明，不由春風滿面，口中急急稱讚：『先生真天才也！』立刻叫包興傳喚木匠。『就煩先生指點，務必連夜盪出樣子來，明早還要恭呈御覽。』公孫策聽了此話，楞柯柯的連話也說不出來。此時就要說這是我畫着頑的，也改不過口來了。

又見包公連催外班快傳匠役。公孫策見真要辦理此事，只得退出，從新將單子細細的搜求，又添上如何包銅葉子，如何釘金釘子，如何安鬼王頭，又添上許多樣色。不多時，匠役人等來到。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然後教他做法。衆人不知有何用處，只得按着吩咐的樣子盪起。一個個手忙腳亂，正正鬧了一夜，方纔盪得。包公臨上朝時，俱各看了，吩咐用黃箱盛上，抬至朝中，預備御覽。

包公坐轎來至朝中，三呼已畢，出班奏道：『臣包拯昨蒙聖恩賜臣御札三道，

臣謹遵旨，擬得式樣，不敢擅用，謹呈御覽。」說着話，黃箱已然抬到，擺在丹墀。聖上閃目觀瞧，原來是三口劍刀的樣子，分龍虎狗三品。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是借札字之音改作劍字，做成三口劍刀以爲鎮唬外官之用，不覺龍顏大喜，稱羨包公奇才巧思；立刻准了所奏，不必定日請訓，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

包公謝恩，出朝上轎。剛到街市之上，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手持呈詞。包公在轎內看的分明，將脚一躁轎底，（這是暗號）登時轎夫止步打杵。包公連忙將轎簾微掀，將呈子遞進。不多時，包公吩咐掀起轎簾。包公與連忙將轎簾掀起。只見包公嗤嗤將呈子撕了個粉碎，擲於地下，口中說道：「這些刁民！焉有此事？叫地方將他〔們〕押去城外，惟恐在城內滋生是非。」說罷，起轎竟自去了。這些父老哭啼啼，報報怨怨，說道：「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師，指望伸冤報恨。誰知這位老爺也是怕權勢的，真是聞名不如見面。我等冤枉再也無處訴了。」說罷，又大哭

起來。傍邊地方催促道：『走罷，別叫我們受熱。大小是個差使，哭也無益，何處沒有屈死的呢？』衆人聞聽，只得跟隨地方出城。

剛到城外，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告訴地方道：『送他們出城，你就不必管了。回去罷！』地方連忙答應，抽身便回去了。來人却是包興，跟定父老，到無人處，方告訴他們道：『老爺不是不准呈子。因市街上耳目過多，走漏風聲，反爲不美。老爺吩咐叫你們俱不可散去，且找幽僻之處藏身，暗暗打聽老爺多價起身時，叫你們一同隨去。如今先叫兩個有年紀的，悄悄跟我進城，到衙門，有話問呢。』衆人聞聽，俱各歡喜。其中單叫兩個父老，遠遠跟定包興，到了開封府。包興進去回明，方將兩個父老帶至書房。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原來是十三家，其中有收監的，有不能來的。包公吩咐他們在外不可聲張，俟我起身時一同隨行使了。二老者叩頭謝了，仍然出城去了。

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務要威嚴赫耀，更要純厚結實；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馬漢捲席捆人，張龍趙虎抬人入。公孫策每日除監造之外，便與四勇士服侍御刑，操演規矩，定了章程禮法不可紊亂。

不數日光景，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摺請訓。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餞行。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只等衆官員到齊，同至公堂之上，驗看御刑。衆人以爲新奇，正要看看是何〔制〕度。不多時俱到公堂；只見三口御鑕上面俱有黃龍袂套，四位勇士雄糾糾，氣昂昂，上前抖出黃套，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真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冷飈飈使人心膽俱寒。正大君子看了尚可支持，奸邪小人見了魂魄應飛，真算從古至今未有之刑也！衆人看畢，也有稱讚的，也有說奇的，就是暗說過苛的，並有暗說多事的；紛紛議論不一。大家只得告別，包公送至儀門，回歸後面。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打點起身。包公又暗暗吩咐，叫田忠跟隨公孫策同行。到

了起行之日，有許多同僚在十里長亭送別，亦不細表。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暗暗跟隨。

這日包公走至三星鎮，見地面肅靜，暗暗想道，地方官制度有方。正自犯想，忽聽喊冤之聲，却不見人。包興早已下馬，順着音聲找去，原來在路傍空柳樹裏。及至露出身來，却又是個婦人，頭頂呈詞，雙膝跪倒。包興連忙接過呈子。此時轎已打杵，上前將狀子遞入轎內。包公看畢，對那婦人道：『你這呈子上言家中無人，此呈却是何人所寫？』婦人答道：『從小熟讀詩書，父兄皆是舉貢，嫁得丈夫也是秀才，筆墨常不釋手。』包公將轎內隨行紙墨筆硯，叫包興遞與婦人另寫一張；只見不加思索，援筆立就，呈上。包公接過一看，連連點頭，道：『那婦人，你且先行回去聽傳。待本閣到了公館，必與你審問此事。』那婦人磕了一個頭，說：『多謝青天大人！』當下包公起轎，直投公館去了。



三俠五義 第九回

未識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回

買豬首書生遭橫禍——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且說包公在三星鎮接了婦人的呈子。原來那婦人娘家姓文，嫁與韓門爲妻。自從丈夫去世，膝下只有一子，名喚瑞龍，年方一十六歲。在自家租房三間居住。韓文氏做些針指，訓教兒子讀書。子在東間讀書，母在西間做活。娘兒兩個將就度日，並無僕婦下人。

一日晚間，韓瑞龍在燈下念書，猛回頭見西間簾子一動，有人進入西間，是葱綠衣紵大紅朱履，連忙立起身趕入西間，見他母親正在燈下做活。見瑞龍進來，便

問道：『吾兒，晚上功課完了麼？』瑞龍道：『孩兒偶然想起個典故，一時忘懷，故此進來找書查看查看。』一壁說着，奔了書箱。雖則找書，却暗暗畱神，並不見有甚麼，只得拿一本書出來，好生納悶；又怕有賊藏在暗處，又不敢聲張，恐怕母親害怕，一夜也未合眼。到了次日晚間讀書，到了初更之後，一時恍惚，又見西間簾子一動，仍是見朱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韓生連忙趕至屋中，口叫『母親』。只這一聲，倒把個韓文氏唬了一跳，說道：『你不念書，爲何大驚小怪的？』韓生見問一時不能答對，只得實訴道：『孩兒方纔見有一人進來，及至趕入屋內却不見了。昨晚也是如此。』韓文氏聞聽，不覺詫異。『儻有歹人窩藏，這還了得！我兒持燈照看照看便了。』韓生接過燈來，在牀下一照，說：『母親，這牀下土爲何高起許多呢？』韓文氏連忙看時，果是浮土，便道：『且把牀挪開細看。』娘兒兩個抬起牀來，將浮土略略扒開，却露出一只箱子，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一開。不看則可；只因一看，便是「時衰鬼弄人」了。

韓生見裏面滿滿的一箱子黃白之物，不由滿心歡喜，說道：『母親，原來是一箱金子銀。敢則是財來找人。』文氏聞聽，喝道：『胡說！焉有此事！總然是財，也是無義之財，不可混動。』無奈韓生年幼之人，見了許多金銀，如何割捨得下；又因母子很窘，便對文氏道：『母親，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枚舉。況此物非是私行竊取的，又不是別人遺失檢了來的，何以謂之不義呢？這必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故爾纔有此財發現。望乞母親詳察。』文氏聽了，也覺有理，便道：『既如此，明早買些三牲祭禮，謝過神明之後，再做道理。』韓生聞聽母親應允，不勝歡喜，便將浮土仍然掩上，又將木牀暫且安好。母子各自安寢。

韓生那裏睡得着，翻來覆去，胡思亂想，好容易心血來潮入了夢鄉，總是惦念此事。猛然驚醒，見天發亮，急忙起來稟明母親，前去買辦三牲祭禮。誰知出了門一看，只見月明如晝，天氣尙早，只得慢慢行走。來至鄭屠鋪前，見裏面却有燈光，連忙敲門，要買豬頭；忽然燈光不見了，半晌毫無人應，只得轉身回來。剛走

了幾步，只聽鄭屠門響。回頭看時，見燈光復明。又聽鄭屠道：『誰買豬頭？』韓生應道：『是我。賒個豬頭。』鄭屠道：『原來是韓相公。既要豬頭，爲何不拿個傢伙來？』韓生道：『出門忙了就忘了，奈何？』鄭屠道：『不妨。拿一塊墊布包了，明日再送來罷。』因此用墊布包好，交付韓生。韓生兩手捧定，走不多時，便覺乏了；暫且放下歇息，然後又走。迎面恰遇巡更人來；見韓生兩手捧定帶血布包，又累的氣喘吁吁，未免生疑，便問：『是何物件？』韓生答道：『是豬頭。』說話氣喘，字兒不真。巡更人更覺疑心。一人說話，一人灣腰打開布包驗看，明月之下，又有燈光照的真切，只見裏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髻蓬鬆女子人頭。韓生一見，只唬的魂飛魄散。巡更人不容分說，即將韓生解至鄴縣，俟天亮稟報。

縣官見是人命，立刻升堂，帶上韓生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便問道：『你叫何名？因何殺死人命？』韓生哭道：『小人叫韓瑞龍，到鄭屠鋪內買豬首，忘拿傢伙，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後遇巡更之人追問，打開看時，不想是顆人頭。』

說罷，痛哭不止。縣官聞聽，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誰知鄭屠拿到不但不應，他便說連買豬頭之事也是沒有的。又問他：『墊布不是你的麼？』他又說：『墊布是三日前韓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於小人。』可憐年幼的書生如何敵的過這狠心屠戶。幸虧官府明白，見韓生不像殺人行凶之輩，不肯加刑，連屠戶暫且收監，設法再問。

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遞了呈詞。包公准狀，及至來到公館，縣尹已然迎接，在外伺候。包公略爲歇息，吃茶，便請縣尹相見，卽問韓瑞龍之案。縣官答道：『此案尙在審訊，未能結案。』包公吩咐，將此案人證俱各帶至公館聽審。少刻，帶到。包公升堂入坐。先帶韓瑞龍上堂，見他滿面淚痕，戰戰兢兢，跪倒堂前。包公叫道：『韓瑞龍，因何謀殺人命？訴上來。』韓生淚漣漣道：『只因小人在鄭屠鋪內買豬頭，忘帶傢伙，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不想鬧出這場官司。』包公道：

『住了。你買豬頭，遇見巡更之人，是甚麼時候？』韓生道：『天尙未亮。』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買豬頭何用？講！』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放聲大哭，『求大人超生革命。』包公暗暗點頭，道：『這小孩子家貧貪財心勝。看此光景，必無謀殺人命之事。』吩咐：『帶下去。』便對縣官道：『貴縣你帶人役到韓瑞龍家相驗板箱，務要搜查明白。』縣官答應，出了公館，乘馬，帶了人役去了。

這裏包公又將鄭屠提出，帶上堂來。見他凶眉惡眼，知是不良之輩，問他時與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二十個嘴巴，又責了三十大板。好惡賊，一言不發，真會挺刑。吩咐：『帶下去。』

只見縣官回來，上堂稟道：『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打開看時裏面雖是金銀，却是冥資紙錠；又往下搜尋，誰知有一無頭死屍，却是男子。』包公問道：『可驗明是何物之傷？』一句話把個縣尹問了個怔，只得稟道：『卑職見是

無頭之尸，未及驗看是何物所傷。」包公嘆道：「既去查驗，爲何不驗看明白？」縣尹連忙道：「卑職粗心，粗心。」包公吩咐：「下去！」縣尹連忙退出，唬了一身冷汗，暗自說：「好一位利害欽差大人，以後諸事小心便了。」

再說包公吩咐再將韓瑞龍帶上來，便問道：「韓瑞龍，你住的房屋是祖積，還是自己蓋造的呢？」韓生回道：「俱不是。乃是租賃居住的，並且住了不久。」包公又問：「先前是何人居住？」韓生道：「小人不知。」包公聽罷，叫將韓生並鄭屠寄監。

老爺退堂，心中好生憂悶，叫人請公孫先生來，彼此叅詳此事。一個女子頭，一個男子身，這便如何處治？公孫先生又要暗訪。包公搖頭道：「得意不宜再往。待我細細思索便了。」公孫退出，與王馬張趙大家叅詳此事，俱各無有定見。公孫先生自回下處。



楞爺趙虎便對三位哥哥言道：『你我投至開封府，並無寸進之功。如今遇了爲難的事，理應替老爺分憂，待小弟暗訪一番。』三人聽了不覺大笑，說：『四弟，此乃機密細事，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千萬莫要畱個話柄！』說罷，復又大笑。四爺臉上有些下不來，搭搭訕訕的回到自己屋內，沒好謗氣的。倒是跟四爺從人有機變，向前悄悄對四爺到耳邊說：『小人倒有個主意。』四爺說：『你有甚麼主意？』從人道：『他們三位不是笑話你老嗎？你老倒要賭賭氣，偏去私訪，看是如何。然而必須巧粧打扮，叫人認不出來。那時若是訪着了，固然是你老的功勞；就是訪不着，悄悄兒回來，也無人知覺，也不至於丟人。你老想好不好？』楞爺聞聽大喜，說：『好小子！好主意！你就替我辦理。』從人連忙去了，半晌，回來道：『四爺，爲你老這宗事，好不費事呢。好容易纔找了來了。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四爺說：『甚麼多少，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從人說：『管保妥當。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好不好？』

四爺聞聽，滿心歡喜，跟着從人出了公館，來至靜處，打開包袱，叫四爺脫了衣衿。包袱內裏面却是鍋烟子，把四爺臉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後拿出一頂半零不落的開花兒的帽子，與四爺戴上；又拿上一件滴零搭拉的破衣，與四爺穿上；又叫四爺脫了褲子鞋襪，又拿條少腰沒腿的破褲叉兒，與四爺穿上；腿上給四爺貼了兩貼膏藥，唾了幾口吐沫，抹了些花紅柳綠的，算是流的膿血；又有沒腳跟的榨板鞋，叫四爺他拉上；餘外有個黃磁瓦礮，一根打狗棒，叫四爺拿定；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鋪蓋相似。這一身行頭別說十六兩五錢銀子，連三十六個錢誰也不要。他只因四爺大秤分金，扒堆使銀子，那裏管他多少；況且又爲的是官差私訪，銀子上更不打算盤了。臨去時，從人說：『小人於起更時，仍在此處等候你老。』四爺答應，左手提礮，右手拿棒，竟奔前村而去。

走着，走着，覺得脚指扎的生疼。來到小廟前石上坐下，將鞋拿起一看，原來是鞋底的釘子透了。掄起鞋來，在石上拍搭拍搭緊擰，好容易將釘子擰下去；不想

驚動了廟內的和尚，只當有人敲門，及至開門一看，是個叫花子在那裏摔鞋。四爺擡頭一看，猛然問和尚：『你可知女子之身，男子之頭，在於何處？』和尚聞聽道：『原來是個瘋子。』並不答言，關了山門進去了。

四爺忽然省悟，自己笑道：『我原來是私訪，爲何順口開河？好不是東西！快些走罷。』自己又想到：『既扮做花子，應當叫化纔是。這個我可沒有學過，說不得到那裏說那裏，胡亂叫兩聲便了。』便道：『可憐我一碗半碗，燒的黃的都好！』先前還高興，以爲我私訪。到後來，見無人理他，自想道，似此如何打聽得事出來；未免心中着急。又見日色西斜，看看的黑了。幸喜是月望之後，天氣雖然黑了，東方却早一輪明月。走至前村。

也是事有湊巧，只見一家後牆有個人影往裏一跳。四爺心中一動，暗說：『纔黑如何便有偷兒？不要管他，我也跟進去瞧瞧。那個要飯的有良心呢，非偷即摸。若有良心。也不要飯了。』想罷，放下瓦罐，丟了木棒，摔了破鞋，光着腳丫子，一

伏身往上一蹤。蹤上牆頭，看牆頭有柴火垛一堆，就從柴垛順溜下去。留神一看，見有一人爬伏在那裏。愣爺便上前伸手按住。只聽那人哎喲了一聲。四爺說：『你嚷，我就捏死你。』那人道：『我不嚷！我不嚷！求爺爺饒命。』四爺道：『你叫甚麼名字？偷的甚麼包袱？放在那裏？快說！』只聽那人道：『我叫葉阡兒。家有八十歲的老母無養贍。我是頭次幹這營生吓！爺爺！』四爺說：『你真沒偷甚麼？』一面問，一面揀查細看，只見地下露着白絹條兒。四爺一拉，土却是鬆的，越拉越長，猛力一抖，見是一雙小小金蓮；復又將腿攥住，儘力一掀，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尸。四爺一見道：『好吓！你殺了人，還合我鬧這個腔兒呢。實對你說，我非別個，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的便是。因爲此事，特來暗暗私訪。』葉阡兒聞聽，只唬的膽裂魂飛，口中哀告道：『趙爺，趙爺！小人作賊情實，並沒有殺人。』四爺說：『誰管你！且捆上再說。』就拿白絹條子綁上，又恐他嚷，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方纔說：『小子好好在這裏。老爺去去就來。』四爺順着柴

梁，跳出牆外，也不顧瓦礫木棒與那破鞋，光着脚奔走如飛，直向公館而來。

此時天交初鼓，只見從人正在那裏等候，瞧着像四爺，却聽見腳底下呱咕呱咕的山響，連忙趕上去說：『事體如何？』四爺說：『小子，好興頭得很！』說着話，就往公館飛跑。從人看此光景，必是鬧出來了，一壁也就隨着跟來。

誰知公館之內，因欽差在此各處俱有人把門，甚是嚴整。忽然見個花子從外面跑進，連忙上前攔阻，說道：『你這人好生撒野，這是甚麼地方！』話未說完，四爺將手向左右一分，一個個一溜歪斜，幾乎栽倒。四爺已然進去。衆人纔待再嚷。只見跟四爺從人進來，說道：『別嚷。那是我們四老爺。』衆人聞聽，各皆發怔，不知甚麼原故。

這位楞爺跑到裏面，恰遇包興，一伸手拉住，說：『來得甚好！』把個包興唬了一跳，連忙問道：『你是誰？』後面從人趕到，說：『是我們四爺。』包興在裏



三俠五義 第十回

## 第十一回

審葉阡兒包公斷案——遇楊婆子俠客揮金

且說包公聽趙虎拿住葉阡兒，立刻派差頭四名，着兩個看守尸首，派兩人急將葉阡兒押來。吩咐去後，方叫趙虎後面更衣，又極力誇說他一番。趙虎洋洋得意，退出門來。從人將淨面水衣服等，俱各預備妥協。四爺進了門，就賞了從人十兩銀子，說：『好小子！虧得你的主意，老爺方能立此功勞。』四爺好生歡喜，慢慢的梳洗，安歇安歇。



且言差頭去不多時，將葉阮兒帶到，仍是捆着。大人立刻升堂，帶上葉阮兒，當面鬆綁。包公問道：『你叫何名？爲何無故殺人？講來！』葉阮兒回道：『小人名叫葉阮兒。家有老母，只因窮苦難當方纔作賊。不想頭一次就被人拿住。望求老爺饒命。』包公道：『你作賊已屬不法，爲何又去殺人呢？』葉阮兒道：『小人作賊是真，並未殺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個刁惡奴才！束手問你，斷不肯招。左右，拉下去，打二十大板。』只這二十下子，把個葉阮兒打了個橫迸，不由着急道：『我葉阮兒怎麼這們時運不順，上次是那麼着，這次又這們着，真是冤枉冤哉！』包公聞聽話裏有話，便問道：『上次是那麼着？快講！』葉阮兒自知失言，便不言語。

包公見他不語，吩咐：『掌嘴！着實的打！』葉阮兒着急道：『老爺不要動怒。我說！我說！只因白家堡有個白員外，名叫白熊。他的生日之時，小人便去張羅，爲的是討好兒。事完之後，得些賞錢，或得點子吃食。誰知他家管家白安比員外更

小氣刻薄，事完之後不但沒有賞錢，連雜會菜也沒給我一點；因此小人一氣，晚上就偷他去了。……」包公道：「你方纔言道是頭次作賊，如今是第二次了？」葉旣兒回道：「偷白員外是頭一次。」包公道：「偷了怎麼？講！」葉旣兒道：「他家道路是小人認得的，就從大門溜進去，竟奔東屋內隱藏。這東廂房便是員外的妾名玉蕊住的。小人知道他的箱櫃東西多呢。正在隱藏之時，只聽得有人彈榻扇響；只見玉蕊開門，進來一人，又把榻扇關上。小人在暗處一看，却是主管白安。見他二人笑嘻嘻的進了帳子。不多時，小人等他二人睡了，便悄悄的開了櫃子，一摸摸着木匣子，甚是沈重，便攜出，越牆回家。見上面有鎖，傍邊挂着鑰匙，小人樂的不得。及至打開一看。——罷咧！誰知裏面是個人頭！這次又遇着這個死尸。故此小人說，「上次是那們着，這次是這們着」；這不是小人時運不順麼？」

包公便問道：「匣內人頭是男是女？講來！」葉旣兒回道：「是個男頭。」包公道：「你將此頭是埋了，還是報了官了呢？」葉旣兒道：「也沒有埋，也沒有報

官。』包公道：『既沒埋，又沒報官，你將這人頭丟在何處了呢？講來！』葉阮兒道：『只因小人村內有個邱老頭子，名叫邱鳳，因小人偷他的倭瓜被他拿住，……』包公道：『偷倭瓜！這是第三次了！』葉阮兒道：『偷倭瓜纔是頭一次呢。——這邱老頭子恨急了，將井繩湛水，將小人打了個扁飽，纔把小人放了，因此懷恨在心，將人頭擲在他家了。』包公便立刻出籤兩枝，差役四名，二人拿白安，二人拿邱鳳，俱於明日聽審。將葉阮兒押下去寄監。

至次日，包公正在梳洗，尙未升堂。只見看守女尸差人回來一名，稟道：『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尸，至今早查看，誰知這院子正是鄭屠的後院，前門封鎖。故此轉來稟報。』包公聞聽，心內明白，吩咐：『知道了。』那人仍然回去。

包公立刻升堂，先帶鄭屠，問道：『你這該死的奴才！自己殺害人命，還要脫累他人。你既不知女子之頭，如何你家後院埋着女子之尸。從實招來。講！』兩傍

威喝：『快說！快說！』

鄭屠以爲女子之尸，必是老爺派人到他鋪中搜出來的。一時驚的木塑相似，半晌說道：『小人願招。只因那天五鼓起來，剛要宰豬，聽見有人扣門求救。小人連忙開門放入。又聽得外面有追趕之聲，口中說道：『既然沒有，明早細細搜查。大約必是在那裏窩藏下了。』說着話，仍歸舊路回去了。小人等人靜後，方纔點燈一看，却是個年幼女子。小人問他，因何夤夜逃出。他說：『名叫錦娘。只因身遭拐騙賣入烟花，我是良家女子不肯依從。後來有蔣太守之子倚仗豪勢多許金帛，要買我爲妾；我便假意殷勤遞酒獻媚，將太守之子灌得大醉，得便脫逃出來。』小人見他美貌，又是滿頭珠翠，不覺邪心頓起。誰知女子嚷叫不從。小人順手提刀，原是威唬他，不想刀纔到脖子上，頭就掉了。小人見他已死，只得將外面衣服剝下，將尸埋在後院。回來正拔頭上簪環，忽聽有人叫門，買豬頭。小人連忙把燈吹滅了。後來一想，我何不將人頭包了，叫他替我拋了呢。總是小人糊塗惶恐，也是冤魂纏

繞，不知不覺就將人頭用墊布包好，從新點上燈，開開門，將買豬頭的叫回來——就是韓相公——可巧沒拿傢伙，因此將布包的人頭遞與他，他就走了。及至他走後，小人又後悔起來。此事如何叫人擲的呢？必要鬧出事來。復又一想，他若替我擲了也就沒事，儻若鬧出事來，總給他個不應就是了。不想老爺明斷，竟把個尸首搜出來了。可憐小人殺了會子人，所有的衣服等物動也沒動，就犯了罪了。小人冤枉！」包公見他俱各招認，便叫他畫招。

剛然帶下去。只見差人稟道：「邱鳳拿到。」包公吩咐：「帶上來。」問他何故私埋人頭。邱老兒不敢隱瞞，只得說：「那夜聽見外面咕咚一響，怕是歹人偷盜，連忙出屋看時，見是個人頭，不由害怕，因叫長工劉三拿去掩埋。誰知劉三不肯，合小人要一百兩銀子。小人無奈，給了他五十兩銀子，他纔肯埋了。」包公道：「埋在哪處？」邱老說：「問劉三便知分曉。」包公又問：「劉三在哪處？」邱老兒說：「現在小人家內。」包公立刻吩咐縣尹帶領差役，押着邱老，找着劉三，

即將人頭刨來。

剛然去後，又有差役回來稟道：『白安拿到。』立刻帶上堂來。見他身穿華服，美貌少年。包公問道：『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麼？』應道：『小人是。』『我且問你，你主人待你如何？』白安道：『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實在是恩同再造。』包公將驚堂木一拍。『好一個亂倫的狗才！既如此說，爲何與你主人侍妾通姦？講！』白安聞聽，不覺心驚道：『小人素日奉公守法，並無此事吓。』

包公吩咐：『帶葉。葉兒來至堂上，見了白安，說：『大叔不用分辯了。應了罷！我已替回明了。你那晚彈彈榻扇與玉蕊同進了帳子，我就在那屋裏來着。後來你們睡了，我開了櫃，拿出木匣，以爲發注財；誰知裏面是個人腦袋。沒甚麼說的，你們主僕作的事兒，你就從實招了罷。大約你不招，也是不行的。』一席話說的白安張口結舌，面目變色。包公又在上催促，說：『那是誰的人頭？從實說來。』』

白安無奈，爬半步道：『小人招就是了。那人頭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名叫李克明。因家主當初窮時，借過他紋銀五百兩，總未還他。那一天李克明到我們員外家，一來看望，二來討取舊債。我主人相待酒飯。誰知李克明酒後失言，說他在路上遇一瘋顛和尚，名叫陶然公，說他面上有晦氣，給他一個遊仙枕，叫他給與星主。他又不知星主是誰，問我主人。我主人也不知是誰。因此要借他遊仙枕觀看。他說，裏面闔苑瓊樓，奇花異草，奧妙非常。我主人一來貪看遊仙枕，二來又省還他五百兩銀子，因此將他殺死，叫我將尸埋在堆貨屋子裏。我想我與玉蕊相好，儻被主人識破，如何是好；莫若將割下的人頭灌下水銀，收在玉蕊的櫃內，以爲將來主人識破的把柄。誰知被他偷去此頭，今日鬧出事來。』說罷，往上叩頭。包公又問道：『你埋尸首之屋，在於何處？』白安道：『自理之後，鬧起鬼來了；因此將這三間屋子另行打出，開了門，租與韓瑞龍居住。』包公聽說，心內明白，叫白安畫了招，立刻出籤拿白熊到案。

此時縣尹已回，上堂來稟道：『卑職押解邱鳳先找着劉三，前去刨頭，却在井邊。劉三指地基時，裏面却是個男子之尸，驗過額角是鐵器所傷。因問劉三。劉三方說道：「刨錯了。這邊纔是埋人頭的地方。」因此又刨。果有人頭，係用水銀灌過的男子頭。卑職不敢自尊，將劉三一千人證帶到聽審。」包公聞聽縣尹之言，又見他一番謹慎，不似先前的荒唐，心中暗喜，便道：『貴縣辛苦，且歇息歇息去。』

叫帶劉三上堂。包公問道：『井邊男子之尸從何而來？講！』兩邊威唬：『快說！』劉三連忙叩頭，說：『老爺不必動怒，小人說就是了。回老爺：那男子之尸不是外人，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劉四。只因小人得了當家的五十兩銀子，提了人頭剛要去埋；誰知劉四跟在後面。他說：「私埋人頭，應當何罪？」小人許了他十兩銀子，他還不依；又許他對半平分，他還不依。小人問他：「要多少呢？」他說：「要四十五兩。」小人一想，通共纔五十兩，小人纔（疑脫一字）五兩剩頭，氣他



不過。小人於是假應，叫他幫着刨坑，要深深的。小人見他毛腰撮土，小人就照着太陽上一鍬頭，就勢兒先把他埋了；然後又刨一坑，纔埋了人頭。不想今日陰錯陽差。……』說罷，不住叩頭。包公叫他畫了招，且自帶下去。

此時白熊業已傳到，所供與白安相符，並將遊仙枕呈上。包公看了，交與包興收好。即行斷案：鄭屠與女子抵命，白熊與李克明抵命，劉三與劉四抵命，俱各判斬；白安以小犯上定了絞監候；葉阡兒充軍；邱老兒私埋人頭，畏罪行賄，定了徒罪；玉蕊官賣；韓瑞龍不聽母訓，貪財生事，理當責處，姑念年幼無知釋放回家，孝養孀母，上進攻書；韓文氏撫養課讀，見財思義，教子有方，着縣尹賞銀二十兩以爲旌表；縣官理應奏叅，念他勤勞辦事尙肯用心，照舊供職。包公斷明此案，聲名遠振。歇息一天，再起身赴陳州便了。

且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南俠展昭，自從土龍崗與包公分手，獨自遨遊名山勝

蹟，到處玩賞。一日歸家，見了老母甚好。多虧老家人展忠料理家務，井井有條，全不用主人操一點心，爲人耿直，往往展爺常被他搶白幾句。展爺念他是個義僕，又是有年紀的人，也不計較他。惟有在老母跟前，晨昏定省，克盡孝道。一日，老母心內覺得不爽。展爺趕緊延醫調治，衣不解帶，晝夜侍奉，不想桑榆暮景，竟自一病不起，服藥無效，一命歸西去了。展爺呼天搶地，痛哭流血，所有喪儀一切，全是老僕展忠辦理，風風光光將老太太殯葬了。展爺在家守制遵禮。到了百日服滿，他仍是行俠作義，如何肯在家中。一切事體俱交與展忠照管。他便隻身出門，到處遊山玩水。遇有不平之事，便與人分憂解難。

有一日，遇一羣逃難之人，攜男抱女，哭哭啼啼，好不傷心慘目。展爺便將鈔包銀兩分散衆人。又問他們從何處而來。衆人同聲回道：「公子爺，再休提起。我等俱是陳州良民。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放賑，到陳州，原是爲救饑民；不想他倚仗太師之子，不但不放賑，他反將百姓中年輕力壯之人挑去造蓋花園，並

且搶掠民間婦女，美貌的作爲姬妾，蠢笨者充當服役。這些窮民本就不能活，這一茶毒豈不是活活要命麼？因此我等往他方逃難去，以延殘喘。」說罷，大哭去了。展爺聞聽，氣破英雄之膽，暗說道：『我本無事，何妨往陳州走走。』主意已定，直奔陳州大路而來。

這日正走之間，看見一座墳塋，有個婦人在那裏啼哭，甚是悲痛。暗暗想道：『偌大年紀，有何心事如此悲哀？必有古怪。』欲待上前，又恐男女嫌疑。偶見那邊有一張燒紙，連忙揀起作爲因由，便上前道：『老媽媽不要啼哭。這裏還有一張紙沒燒呢。』那婆子止住悲聲，接過紙去，歸入堆中燒了。展爺便答答訕訕問道：『媽媽貴姓？爲何一人在此啼哭？』婆子流淚道：『原是好好的人家，如今鬧的剩了我一個，焉有不哭！』展爺道：『難道媽媽家中，俱遭了不平了麼？』婆子道：『若都死了，也覺死心塌地了；惟有這不死不活的，更覺難受。』說罷，又痛哭如梭。展爺見這婆子說話拉攏，不由心內着急，便道：『媽媽有甚爲難之事，何不對

我說說呢？」婆子拭拭眼淚，又瞧了展爺見是武生打扮，知道不是歹人，便說道：「我婆子姓楊，乃是田忠之妻。……」便將主人田起元夫妻遇害之事，一行鼻涕兩行淚，說了一遍。又說：「丈夫田忠上京控告，至今杳無音信。現在小主在監受罪，連飯俱不能送。」展爺聞聽，這英雄又是悽惶，又是憤恨，便道：「媽媽不必啼哭。田起元與我素日最相好。我因在外訪友，不知他遭了此事。今既饕餮不濟，我這裏有白銀十兩，暫且拿去使用。」說罷，拋下銀兩，竟奔皇親花園而來。

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十一回

## 第十二回

展義士巧換藏春酒——龐奸侯設計軟紅堂

且說展爺來至皇親花園，只見一帶簇新的粉牆，雖然不能看見，露出樓閣重重。用步丈量了一番，就在就近處租房住了。到了二更時分，英雄換上夜行的衣靠，將燈吹滅，聽了片時，寓所已無動靜，悄悄開門，回手帶好，仍然放下軟簾，飛上房，離了寓所，來到花園。——白晝間已然丈量過了。——約略遠近，在百寶囊中掏出如意繸來，用力往上一拋，（是練就準頭）便落在牆頭之上，用脚尖登住磚牙，飛身而上。到了牆頭，將身爬伏。又在囊中取一塊石子輕輕拋下，側耳細聽。

（此名爲「投石問路」。下面或是有溝，或是有水，就是落在實地，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又將鋼抓轉過，手攖絲縑，順手而下。兩脚落在實地，脊背貼牆，往前面與左右觀看一回，方將五爪絲縑往上一抖，收下來裝在百寶囊中。躡足潛踪，脚尖兒着地，真有鶯浮鶴行之能。來至一處，見有燈光。細細看時，却是一明兩暗，東間明亮，牕上透出人影，乃是一男一女，二人飲酒。展爺悄立牕下。

只聽得男子說話却是南方口音，說道：『此酒吓，娘子只管吃的，是無妨的；外間案上那一瓶，斷斷動弗得哉！』又聽婦人道：『那個酒叫甚麼名兒呢？』男子道：『叫作藏春酒。若是婦人吃了，慾火燒身，無不依從。只因侯爺搶了金玉仙來；這婦人至死不從，侯爺急的沒法。是我在旁說道：『可以配藥造酒，管保隨心所欲。』侯爺聞聽，立刻叫吾配酒。吾說：『此酒大費周折，須用二百兩銀子。……』那婦人便道：『甚麼酒費這許多銀子？』男子道：『娘子你弗曉得。侯爺他恨不能婦人一時到手，吾不趁此時賺他的銀兩，如何發財呢？吾告訴你說，配這酒不過高

高花上十兩頭。這個財是發定了！」說畢，哈哈大笑。又聽婦人道：「雖然發財，豈不損德呢。——況且又是個貞烈之婦，你如何助紂爲虐呢？」男子說道：「吾是爲窮乏所使，不得已而爲之。」

正在說話間，只聽外面叫道：「臧先生，臧先生。」展爺回頭，見樹梢頭露出一點燈光，便閃身進入屋內，隱在軟簾之外。又聽男子道：「是那位？」一壁起身，一壁說：「娘子你還是躲在西間去，不要拋頭露面的。」婦人往西間去了。臧先生走出門來。

這時展爺進入屋內，將酒壺提出。見外面案上放着一個小小的玉瓶，又見那邊有個紀紅瓶。忙將壺中之酒倒在紅瓶之內，拿起玉瓶的藏春酒倒入壺中，又把紅瓶內的好酒傾入玉瓶之內。提起酒壺，仍然放在屋內。悄地出來，盤柱而上，貼住房簷，往下觀看。



原來外面來的是跟侯爺的家丁龐福，奉了主人之命，一來取藏春酒，二來爲合臧先生講帳。

這先生名喚臧能，乃是個落第的窮儒，半路中看了些醫書，記了些偏方，投在安樂侯處作幫襯。當下出來，見了龐福，問道：『主管到此何事？』龐福說：『侯爺叫我來取藏春酒，叫你親身拿去，當面就兌銀子。——可是先生，白花花的一百兩，難道你就獨吞嗎？我們辛辛苦苦，白跑不成？多少不拘，總要染染手兒呀。先生，你說怎麼樣？』臧能道：『當得，當得。再也白弗得的。儻若銀子到手，必要請你吃酒的。』龐福道：『先生真是明白響快人。好的！帶們倒要交交咧。——先生取酒去罷。』臧能回身進屋，拿了玉瓶關上門，隨龐福去了，直奔軟紅堂。那知南俠見他二人去後。盤柱而下，暗暗的也就跟將下去了。

這裏婦人從西間屋內出來，到了東間，仍然坐在舊處，暗自思道：『丈夫如此傷害天理，作的都是不仁之事。』越思越想，好不愁煩。不由的拿起壺來斟了一杯，

慢慢的獨酌。誰知此酒入腹之後，藥性發作，按納不住。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只聽有人叩門，連忙將門開放，却是龐祿，懷中抱定三百兩銀子送來。婦人讓至屋內。龐祿將銀子交代明白，回身要走。倒是婦人留住，叫他坐下，便七長八短的說。正在說時，只聽外面咳嗽，却是臧能回來了。龐祿出來迎接着，張口結舌說道：『這三——三百兩銀子，已交付大嫂子了。』說完，抽身就走。

臧能見此光景，忙進屋內一看；只見他女人紅撲撲的臉，仍是坐在炕上發怔，心中好生不樂。『吾呀！這是怎麼了？』說罷，在對面坐了。這婦人因方纔也是一驚，一時心內清醒，便道：『你把別人的妻子設計陷害，自己老婆如此防範。你拍想想，別人恨你不恨？』一句話，問的臧能閉口無言，便拿起壺來，斟上一杯，一飲而盡。不多時，坐立不安，心癢難抓，便道：『不好哉！奇怪的很！』拿起壺來一聞，忙道：『了弗得！了弗得！快拿涼水來！』自己等不得，立起身來，急找涼水吃下，又叫婦人吃了一口，方問道：『你纔吃這酒來麼？』婦人道：『因你去

後，我剛吃得一杯酒，……」將下句咽下去了。又道：「不想龐祿送銀子來，纔進屋內，放下銀子，你就回來了。」臧能道：「還好！還好！佛天保佑！險些兒把個綠頭巾戴上。只是這酒在小玉瓶內，爲何跑在這酒壺裏來了？好生蹊蹺！」婦人方明白，纔吃的是藏春酒，險些兒敗了名節，不由的流淚道：「全是你安心不善，用盡了機謀，害人不成，反害了自己；可見天理昭彰，報應不爽。」臧能道：「弗用說了。我竟是個混帳東西！看此地也弗是久居之地，如今有了這三百兩銀子，待明早托個事故，回咱老家便了。」

再說展爺隨至軟紅堂，見龐昱叫使女掌燈，自己手執白玉瓶，前往麗芳樓而去。南俠到了軟紅堂，見當中鼎內焚香，上前抓了一把香灰；又見花瓶內插着蠟刷，拿起來插在領後，穿香徑先至麗芳樓，隱在軟簾後面。只聽得那衆姬妾正在那裏勸慰金玉仙，說：「我們搶來，當初也是不從。到後來弄的不死不活的，無奈順

從了。倒得好吃好喝的。……」金玉仙不等說完，口中大罵：『你這一羣無恥賤人！我金玉仙有死而已！』說罷，放聲大哭。這些侍妾被他罵的閉口無言。正在發怔，只見丫鬢二名引着龐昱上得樓來，笑容滿面道：『你等勸他，從也不從？——既然不從，我這裏有酒一杯，叫他吃了。便放他回去。』說罷，執杯上前。金玉仙惟恐惡賊近身，劈手奪過，擲於樓板之上。龐昱大怒，便要吩咐衆姬妾一齊下手。

只聽樓梯山響，見使女杏花上樓，喘吁吁稟道：『纔龐福叫回稟侯爺：太守蔣完有要緊的話回稟，立刻求見。現在軟紅堂恭候着呢。』龐昱聞聽太守黑夜而來，必有要緊之事，回頭吩咐衆姬妾：『你們再將這賤人開導開導。再要扭性，我回來定然不饒！』說着話，站起身來，直奔樓梯。剛下到一層，只見毛哄哄一拂，腦後灰塵飛揚，腳底下覺得一絆，站立不穩，咕嚕嚕滾下樓去；後面兩個丫鬢也是如此。三個人滾到樓下，你拉我，我拉你，好容易纔立起身來，奔至樓門。龐昱說道：『唬殺我也！唬殺我也！甚麼東西毛哄哄的？好怕人也！』丫鬢執起燈一看，只

見龐昱滿頭的香灰。龐昱見兩個丫鬟，也是如此，大喊道：『不好了！不好了！必是狐仙見了怪了。快走罷！』兩個丫鬟那裏還有魂咧。三個人不管高低，深一步，淺一步，竟奔軟紅堂而來。

迎頭遇見龐福，便問道：『有甚麼事？』龐福回道：『太守蔣完說，緊急之事，要立刻求見，在軟紅堂恭候。』龐昱連忙攆去香灰，整理衣衿，大搖大擺，步入軟紅堂來。太守參見已畢，在下坐坐了。龐昱問道：『太守深夜至此，有何要事？』太守回道：『卑府今早接得文書，聖上特派龍圖閣大學士包公前來查賑，算來五日內必到。卑府一聞此信，不勝驚惶，特來稟知侯爺，早爲准備纔好。』龐昱道：『包黑子乃吾父門生，諒不敢不迴避我。』蔣完道：『侯爺休如此說。聞得包公秉正無私，不畏權勢，又有欽差御賜御劍三口，甚屬可畏。』又往前湊了一湊道：『侯爺所作之事，難道包公不知道麼？』龐昱聽罷，雖有些發毛，便硬着嘴道：『他知道。便把我怎麼樣麼？』蔣完着急道：『「君子防未然」。這事非同小可，』

除非是此時包公死了，萬事皆休。』這一句話提醒了惡賊，便道：『這有何難！現在我手下有一個勇士名喚項福。他會飛簷走壁之能，即可派他前往兩三站去路上行刺，豈不完了此事？』太守道：『如此甚好。必須以速爲妙。』龐昱連忙叫龐福，去喚項福立刻來至堂上。惡奴去不多時，將項福帶來，參過龐昱，又見了太守。

此時南俠早在廳外竊聽。一切定計話兒俱各聽的明白了。因不知項福是何等人物，便從廳外往裏偷看；見果然身體魁梧，品貌雄壯，真是一條好漢，——可惜錯投門路。只聽龐昱說：『你敢去行刺麼？』項福道：『小人受侯爺大恩，別說行刺，就是赴湯投火也是情願的。』南俠外邊聽了，不由罵道：『瞧不得這麼一條大漢，原來是一個諂諛的狗才。可惜他辜負了好胎骨！』正自暗想：又聽龐昱說：『太守你將此人領去，應如何派往吩咐，務妥協機密爲妙。』蔣完連連稱『是』，告辭退出。太守在前，項福在後。走不幾步，只聽項福說：『太守慢行。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得站住。只見項福走出好幾步，將帽子拾起。太守道：『帽子如何落得這麼

遠呢？」項福道：『想是樹枝一刮，碰出去的。』說罷，又走幾步。只聽項福說：『好奇怪！怎麼又掉了？』回頭一看，又沒人。太守也覺奇怪。一同來至門首，太守坐轎，項福騎馬，一同回衙去了。

你這項福的帽子連落二次，是何原故？這是南俠試探項福學業何如。頭次從樹傍經過，即將帽子從項福頭上提了拋去，隱在樹後，見他毫不介意；二次走至太湖石畔，又將帽子提了拋去，隱在石後，項福只回頭觀看，並不搜查左右；可見粗心，學藝不精，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且回寓所歇息便了。

未識如何，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安平鎮五鼠單行義——苗家集雙俠對分金

且說展爺離了花園，暗暗回寓，天已五更，悄悄的進屋，換下了夜行衣靠，包裹好了，放倒頭便睡了。至次日，別了店主，即往太守衙門前私自窺探。影壁前拴着一匹黑馬，鞍轡鮮明，後面稍繩上拴着一個小小包袱，又搭着個錢搭連，有一個人拿着鞭子席地而坐；便知項福尚未起身，即在對過酒樓之上，自己獨酌眺望。不多一會，只見項福出了太守衙門。那人連忙站起，拉過馬來，遞了馬鞭子。項福接過，認鑿乘上，加上一鞭，便往前邊去了。



南俠下了酒樓，悄悄地跟隨。到了安平鎮地方，見路西也有一座酒樓，匾額上寫着潘家樓，項福拴馬，進去打尖。南俠跟了進去，見項福坐在南面座上，展爺便坐在北面，揀了一個座頭坐下。跑堂的擦抹掉面，問了酒菜。展爺隨便要了。跑堂的傳下樓去。

展爺復又閒看，見西面有一老者昂然而坐，彷彿是個鄉宦，影景可惡，俗態不堪。不多時，跑堂的端了酒菜來，安放停當。展爺剛然飲酒。只聽樓梯聲響，又見一人上來，武生打扮，眉清目秀，年少煥然。展爺不由的放下酒杯，暗暗喝彩，又細細觀看一番，好生的羨慕。那人纔要揀個座頭，只見南面項福連忙出席，向武生一揖，口中說道：『白兄久違了！』那武生見了項福，還禮不迭，答道：『項兄，闊別多年，今日幸會。』說着話，彼此謙遜，讓至同席。項福將上座讓了那人。那人不過略略推辭，即便坐了。

展爺看了，心中好生不樂，暗想道：『可惜這樣一個人，却認得他，真是天淵

之別了。』一壁細聽他二人說些甚麼。只聽項福說道：『自別以來，今已三載有餘。久欲到尊府拜望，偏偏的小弟窮忙。令兄可好？』那武生聽了眉頭一皺，嘆口氣道：『家兄已去世了！』項福驚訝道：『怎麼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可惜！』又說了些欠情短禮沒要緊的言語。

你道此人是誰？他乃陷空島五義士姓白名玉堂，綽號錦毛鼠的便是。當初項福原是要拳棒賣膏藥的。因在街前賣藝，與人角持，悞傷了人命。多虧了白玉堂之兄白錦堂，見他像個漢子，離鄉在外，遭此官司，甚是可憐；因此將他極力救出，又助了盤川，叫他上京求取功名。他原想進京尋個進身之階，可巧路途之間遇見安樂侯上陳州放賑。他打聽明白，先宛轉結交龐福，然後方薦與龐昱。龐昱正要尋覓一個勇士，助己爲虐，把他收留在府內。他便以爲榮耀已極。似此行爲，便是下賤不堪之人了。

聞言少敘。且說項福正與玉堂說話，見有個老者上得樓來，衣衫襤褸，形容枯瘦，見了西面老者，緊行幾步，雙膝跪倒，二目滔滔落淚，口中苦苦哀求。那老者仰面搖頭，只是不允。展爺在那邊看着，好生不忍。正要問時，只見白玉堂過來，問着老者道：『你爲何向他如此？有何事體？何不對我說來？』那老者見白玉堂這番形景，料非常人，口稱：『公子爺有所不知。因小老兒欠了員外的私債，員外要將小女抵償；故此哀求員外，只是不允。求公子爺與小老兒排解排解。』白玉堂聞聽，睜了老者一眼，便道：『他欠你多少銀兩？』那老者回過頭來，見白玉堂滿面怒色，只得執手答道：『原欠我紋銀五兩，三年未給利息就是三十兩，共欠銀三十五兩。』白玉堂聽了，冷笑道：『原來欠銀五兩！』復又向老者道：『當初他借的時，至今三年，利息就是三十兩。這利息未免太輕些！』一回身，便叫跟人平三十兩，向老者道：『當初有借約沒有？』老者聞聽，立刻還銀子，不覺立起身來道：

『有借約。』忙從懷中掏出，遞與玉堂。玉堂看了。從人將銀子平來，玉堂接過，遞與老者道：『今日當着大衆，銀約兩交，却不該你的了。』老者接過銀子，笑嘻嘻答道：『不該了！不該了！』拱拱手兒，即刻下樓去了。玉堂將借約交付老者道：『以後似此等利息銀兩，再也不可借他的了。』老者答道：『不敢借了。』說罷，叩下頭去。玉堂拖起，仍然歸坐。那老者千恩萬謝而去。

剛走至展爺桌前。展爺說：『老丈不要忙。這裏有酒，請喝一杯壓壓驚，再走不遲。』那老者道：『素不相識，怎好叨擾？』展爺笑道：『別人費去銀子，難道我連一杯水酒也花不起麼？不要見外，請坐了。』那老者道：『如此承蒙抬愛了。』便坐於下首。展爺與他要了一角酒吃着。便問：『方纔那老者姓甚名誰？在那裏居住？』老兒說道：『他住在苗家集。他名叫苗秀。只因他兒子苗恆義在太守衙門內當經承，他便成了封君了。每每的欺負隣黨，盤剝重利。非是小老兒受他的欺侮，便說他這些忿恨之言。不信——爺上打聽，就知我的話不虛了。』展爺聽在心裏。

老者吃了幾杯酒，告別去了。

又見那邊白玉堂問項福的近況如何。項福道：『當初多蒙令兄抬愛，救出小弟，又贈銀兩，叫我上京求取功名。不想路遇安樂侯，蒙他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今特奉命前往天昌鎮，專等要辦宗要緊事件。』白玉堂聞聽。便問道：『那個安樂侯？』項福道：『焉有兩個呢。就是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說罷，面有得色。玉堂不聽則可，聽了登時怒氣噴噴，面紅過耳，微微冷笑道：『你敢則投在他門下了。好！』急喚從人會了帳，立起身來，回頭就走，一直下樓去了。

展爺看的明白，不由暗暗稱讚道：『這就是了。』又自忖道：『方纔聽項福說，他在天昌鎮專等，我曾打聽包公還得等幾天到天昌鎮；我何不趁此時，且至苗家集走走呢。』想罷，會錢下樓去了。真是行俠作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非是他務必要拔樹搜根；只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彷彿與自己的事一般，因此纔不愧那個俠字。

開言少敘，到了晚間初鼓之後，改扮行裝，潛入苗家集，來到苗秀之家。所有躡房越脊，自不必說。展爺在暗中見有待客廳三間，燈燭明亮，內有人說話。躡足潛踪，悄立牕下，細聽正是苗秀問他兒子苗恒義道：『你如何弄了許多銀子？我今日在潘家集也發了個小財，得了三十五兩銀子。』便將遇見了一個俊哥替還銀子的話，說了一遍。說罷，大笑。苗恒義亦笑道：『爺爺除了本銀，得了三十兩銀子的利息；如今孩兒一文不費，白得了三百兩銀子。』苗秀笑嘻嘻的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苗恒義道：『昨日太守打發項福起身之後，又與侯爺商議一計，說項福此去成功便罷，——儻不成功，叫侯爺改扮行裝，私由東臯林悄悄入京，在太師府內藏躲。侯包公查賑之後有何本章，再作道理。又打點細軟箱籠，並搶來女子金玉仙叫他們由觀音菴岔路上船，暗暗進京。因問本府：『沿路盤川所有船隻，須用銀兩多少？我好打點。』本府太爺那裏敢要侯爺的銀子呢，反倒躬身說道：『些須小事，俱在卑府身上。』因此回到衙內，立刻平了三百兩銀子，交付孩兒，叫我辦理

此事。我想侯爺所行之事，全是無法無天的。如今臨走，還把搶來的婦人暗送入京。況他又有許多的箱籠。到了臨期，孩兒傳與船戶：他只管裝去，到了京中費用多少，合他那裏要；他若不給，叫他把細軟留下，作爲押帳常頭。爺爺，想侯爺所作的俱是暗昧之事，一來不敢聲張，二來也難考查。這項銀兩原是本府太爺應允，給與不給，侯爺如何知道。這三百兩銀子，難道不算白得嗎？」展爺在牕外聽至此，暗自說道：「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再不錯的。」猛回頭見那邊又有一個人影兒一晃，及至細看彷彿潘家樓遇見的武生，就是那替人還銀子的俊哥兒，不由暗笑道：「白日替人還銀子，夜間就討帳來了。」忽然遠遠的燈光一閃。展爺惟恐有人來，一伏身盤柱而上，貼住房簷，往下觀看，却又不見了那個人，暗道：「他也躲了。何不也盤在那根柱子上，我們二人鬧個「二龍戲珠」呢。」正自暗笑。忽見丫鬢慌慌張張跑至廳上，說：「員外，不好了！安人不見了！」苗秀父子聞聽吃了一驚，連忙一齊往後面跑去了。南俠急忙盤柱而下，側身進入屋內，見桌上放着六包

銀子，外有一小包。他便揣起了三包，心中說道：『三包一小包留下給那花銀子的，叫他也得點利息。』抽身出來，暗暗到後邊去了。

原來那個人影兒，果是白玉堂。先見有人在牕外竊聽，後見他盤柱而上貼立房簷，也自暗暗喝采，說此人本領不在我下。因見燈光，他便迎將上來，恰是苗秀之妻同丫鬢執燈前來登廁。丫鬢將燈放下，回身取紙。玉堂趁空，抽刀向着安人一幌，說道：『要嚷，我就是一刀！』婦人唬的骨軟筋酥，那裏嚷得出來。玉堂伸手將那婦人提出了茅廁，先撕下一塊裙子塞住婦人之口。好狠玉堂！又將婦人削去雙耳，用手提起擲在廁傍糧食囤內。他却在暗處偷看；見丫鬢尋主母不見，奔至前廳報信，聽得苗秀父子從西邊奔入。他却從東邊轉至前廳。此時南俠已揣銀走了。玉堂進了屋內一看，桌上只剩了三封銀子，另一小包；心內明知是盤柱之人拿了一半，留下一半給我。暗暗承他的情，將銀子揣起，他就走之乎也。



這裏苗家父子趕至後面，一面追問丫鬟，一面執燈找尋。至糧囤傍，聽見呻吟之聲，却是婦人；連忙攙起細看，渾身是血，口內塞着東西，急急掏出。甦醒了，半晌方纔啜出來，便將遇害的情由說了一遍。這纔瞧見兩個耳朵沒了。忙着丫鬟僕婦攙入屋內，喝了點糖水。苗恒義猛然想起待客廳上還有三百兩銀子，連說：『不好！中了賊人調虎離山之計了。』說罷，向前飛跑。苗秀聞聽也就跟在後面。到了廳上一看，那裏還有銀子咧！父子二人怔了多時，無可如何，惟有心疼怨恨而已。

未知端底，下回分曉。

## 第十四回

小包興偷試遊仙枕——勇熊飛助擒安樂侯

且說苗家父子丟了銀子，因是暗昧之事，也不敢聲張，竟吃了啞叭虧了。白玉堂揣着自奔前程。展爺是拿了銀子，一直奔天昌鎮去了。這且不言。

單說包公在三星鎮審完了案件，歇馬，正是無事之時。包興記念着遊仙枕，心中想道：『今晚我何不悄悄的睡睡遊仙枕，豈不是好。』因此到晚間伺候包公安歇之後，便囑咐李才說：『李哥，你今晚辛苦一夜。我連日未能歇息，今晚脫個空

兒。你要驚醒些。老爺要茶水時，你就伺候。明日我再替你。」李才說：『你放心去罷。有我呢。彼此都是差使，何分你我。』包興點頭一笑，即回至自己屋內，又將遊仙枕看了一番，不覺困倦，即將枕放倒。頭剛着枕，便入夢鄉。

出了屋門，見有一匹黑馬，鞍韉俱是黑的，兩邊有兩個青衣，不容分說，攙上馬去。迅速非常，來到一個所在，似開封府大堂一般。下了馬，心中納悶，『我如何還在衙門裏呢？』又見上面掛着一匾，寫着「陰陽寶殿」。正在悶悶。又見來了一個判官，說道：『你是何人？擅敢假充星主，前來鬼混！』喝聲：『拿下！』便出來了一個金甲力士，一聲斷喝，將包興唬醒，出了一身冷汗。暗自思道：『凡事皆有生成的造化。我連一個枕頭都消受不了。判官說我假充星主；將來此枕，想是星主纔睡得呢。怨得李克明要送與星主。』左思右想，那裏睡得着呢。賭氣子起來，聽了聽方交四鼓，急忙來至包公住的屋內，只見李才坐在椅子上，前仰後合在那裏打盹。又見燈花結了個如意兒燒了多長，連忙用剪燭翦了一翦；只見桌上有個字帖

兒，拿起一看，不覺失聲道：『這是那裏來的？』一句話將李才唬醒，連忙說道：『我沒有睡呀。』包興說：『沒睡，這字帖兒打那裏來的？』李才尙未答言。只聽包公問道：『甚麼字帖？拿來我看。』包興執燈，李才掀簾，將字帖呈上。包公接來一看，便問道：『天有甚麼時候了？』包興舉燈向表上一看，說：『纔交寅刻。』包公道：『也該起來了。』

二人服侍包公穿衣淨面時，包公便叫李才去請公孫先生。不多時，公孫先生來到。包公便將字帖與他觀看。公孫策接來，只見上面寫道：『明日天昌鎮，緊防刺客凶。分派衆人役，分爲兩路行：一路東臯林，捉拿惡龐昱；一路觀音菴，救活烈婦人。要緊，要緊！』旁有一行小字：『烈婦人卽金玉仙。』公孫策道：『此字從何而來呢？』包公道：『何必管他的來歷。明日到天昌鎮嚴加防範。再派人役，先生吩咐他們在兩路稽查便了。』公孫策連忙退出，與王馬張趙四勇士商議。大家俱各小心留神。

你道此字從何而來？只因南俠離了苗家集奔至天昌鎮，見包公尙未到來，心中一想：恐包公促忙來至，不及隄防，莫若我迎將上去，遇便洩漏機關，包公也好早作準備。好英雄！不辭辛苦，他便趕至三星鎮。恰好三更，來至公館，見李才睡着，也不去驚動他，便溜進去將紙條兒放下，仍回天昌鎮等候去了。

且說次日包公到了天昌鎮，進了公館，前後左右搜查明白。公孫策暗暗吩咐馬快步快兩個頭兒，一名耿春，一名鄭平，二人分爲左右，稽查出入之人；叫王馬張趙四人圍住老爺的住所，前後巡邏；自己同定包與李才護持包公。儻有動靜，大家知會，一齊動手。分派已定，看到了掌燈之時，處處燈燭照如白晝，外面巡更之人往來不斷。別人以爲是欽差大人在此居住，那裏知道是隄防刺客呢。內裏王馬張趙四人磨拳擦掌，暗藏兵器，百倍精神，準備捉拿刺客。真是防範的嚴謹！

到了三更之後，並無動靜。只見外面巡更的，燈光明亮，照澈牆頭。裏面趙虎仰面各處裏觀瞧。順着牆外燈光，走至一株大榆樹下。趙虎忽然往上一看，便嚷道：『有人了！』只這一聲，王馬張三人亦皆趕到。外面巡更之人也止住步了。掌燈一齊往樹上觀看，果然有個黑影兒。先前仍以爲是樹挺；後來樹上之人見下面人聲嘶喊，燈火輝煌，他便動手動脚的。大家一見，更覺鼎沸起來。只聽外面人道：『跳下去了。裏面防範着！』誰知樹上之人趁着這一聲，便攥住樹梢，將身悠起，趁勢落在耳房上面，一伏身往起一蹶，便到了大房前坡。趙虎嚷道：『好賊！那裏走？』話未說完，迎面飛下一塊瓦來。傍爺急閃身，雖則躲過，他用力太猛，鬧了個跟頭。房上之人趁勢揚腿。剛要邁脊；只聽噯喲一聲，咕嚕嚕從房上滾將下來，恰落在四爺傍邊。四爺一翻身，急將他按住。大家上前。先拔出背上的單刀，方用繩子捆了。推推擁擁，來見包公。

此時包公公孫策便衣便帽，笑容滿面，道：『好一個雄壯的勇士！堪稱勇烈英

雄。』回頭對公孫策道：『先生，你替我鬆了綁。』公孫先生會意，假作吃驚道：『此人前來行刺，如何放得？』包公笑道：『我求賢若渴，見了此等勇士，焉有不愛之理。況我與壯士又無仇恨，他如何肯害我，這無非是受小人的捉弄。快些鬆綁。』公孫策對那人道：『你聽見了？老爺待你如此大恩，你將何以爲報？』說罷，吩咐張趙二人與他鬆了綁。王朝見他腿上釘着一枝袖箭，趕緊替他拔出。包公又吩咐包興：『看坐。』

那人見包公如此光景，又見王馬張趙分立兩旁，虎勢昂昂，不由良心發現，暗諛道：『聞聽人說，包公正直，又目識英雄，果不虛傳。』一翻身撲倒在地，口中說道：『小人冒犯欽差大人，實實小人該死。』包公連忙說道：『壯士請起。坐下好講。』那人道：『欽差大人在此，小人焉敢就坐。』包公道：『壯士只管坐了，何妨。』那人只得鞠躬坐了。包公道：『壯士貴姓尊名？到此何幹？』那人見包公如此看待，不因不的就順口說出來了。答道：『小人名叫項福。只因奉龐昱

所差……』便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不想大人如此厚待，使小人愧怍無地。』包公笑道：『這却是聖上隆眷過重，使我聲名遠播於外；故此招忌，謗我者極多。就是將來與安樂侯對面時，壯士當面證明，庶不失我與太師師生之誼。』項福連忙稱『是』。包公便吩咐公孫策與壯士好好調養箭傷。公孫策領項福去了。

包公暗暗叫王朝來，叫他將項福明是疎放，暗地拘留。王朝又將袖箭呈上，說此乃南使展爺之箭。包公聞聽道：『原來展義士暗中幫助。前日三星鎮留下字柬，必也是義士所爲。』心中不勝感羨之至。王朝退出。

此時公孫先生已分派妥當：叫馬漢帶領馬步頭目耿春鄭平前往觀音菴接救金玉仙；又派張龍趙虎前往東臯林，捉拿龐昱。

單說馬漢帶着耿春鄭平竟奔觀音菴而來，只見駝轎一乘直撲廟去了。馬漢看見，飛也似的趕來。及至趕到，見傍有一人叫道：『賢弟爲何來遲？』馬漢細看，



却是南俠。便道：『兄，此轎何往？』展爺道：『劣兄已將駝轎截取，將金玉仙安頓在觀音菴內。賢弟來得正好。僭二人一同到彼。』說話間，耿春鄭平亦皆趕到，圍繞着駝轎來至廟前，打開山門，裏面出來一個年老的媽媽，一個尼姑。這媽媽却是田忠之妻楊氏。衆人搭下駝轎，攙出金玉仙來。主僕見面，抱頭痛哭。（原來楊氏也是南俠送信，叫他在此等候。）又將轎內細軟俱行搬下。南俠對楊氏道：『你主僕二人就在此處等候。候你家相公官司完了時，叫他到此尋你。』又對尼姑道：『師傅用心服侍，田相公來時必有重謝。』吩咐已畢，便對馬漢道：『賢弟回去，多多拜上老大人，就說：「展昭另日再爲稟見，後會有期。」』將金玉仙下落稟覆明白。他乃貞烈之婦，不必當堂對質。拜託，拜託！請了！』竟自佯長而去。馬漢也不敢挽留，只得同耿春鄭平二人回歸舊路，去稟知包公。這且不言。

再說張趙二人到了東臯林，毫不見一點動靜。趙虎道：『難道這廝先過去了不成？』張爺道：『前面一往無際，並無人行，焉有過去之理。』正說間，只見遠遠

有一夥人乘馬而來。趙爺一見，說：『來咧，來咧！哥，你我如此如此，庶不致於舛錯。』張龍點頭，帶領差役隱在樹後。衆人催馬，剛到此地。趙虎從馬前一過，栽倒在地。張爺從樹後轉出來，便亂喊道：『不好了！不好了！闖死人了！』上前將龐昱馬環揪住，道：『你闖了人，還往那裏去？』衆差役一齊擁上。衆惡奴發話道：『你這些好大胆的人，竟敢攔擋侯爺不放。』張龍道：『誰管他侯爺公爺的，只要將我們的人救活了便罷。』衆惡奴道：『好生撒野！此乃安樂侯，太師之子，改扮行裝，出來私訪。你們竟敢攔住去路，真是反了天了！』趙爺在地下聽准是安樂侯，再無舛錯，一咕嚕身爬起來，先照着說話的劈面一掌，喊道：『我們反了天了！我們竟等着反了天的人呢！』說罷，先將龐昱拿下馬來，差役掏出鎖來幌上。衆惡奴見事不祥，個個加上一鞭，忽的一聲，俱各「桃之天天」了。張趙追他不及——只顧龐昱，連追也不追。衆人押解着好侯，竟奔公館而來。

要知端的，下回分曉。

三俠五義 第十四回

## 第十五回

斬龐昱初試龍頭鏢——遇國母晚宿天齋廟

且說張趙二人押解龐昱到了公館，即行將龐昱帶上堂來。包公見他項帶鐵鎖，連忙吩咐道：『你等太不曉事。侯爺如何鎖得？還不與我卸去！』差役連忙上前，將鎖卸下。龐昱到了此時，不覺就要屈膝。包公道：『不要如此。雖則不可以私廢公；然而我與太師有師生之誼，你我乃年家弟兄，有通家之好，不過因有此案，要當面對質對質，務要實實說來，大家方有個計較。千萬不要畏罪迴避。』說畢，叫帶上十父老並田忠田起元及搶掠的婦女，立刻提到。包公按呈子一張一張訊問。龐

昱因見包公方纔言語，頗有護他的意思，又見和容悅色一味的商量，必要設法救我；莫若我從實應了，求求包黑，或者看爹爹面上往輕裏改正改正，也就沒了事。想罷，說道：『欽差大人不必細問。這些事體俱是犯官一時不明作成，此事後悔也是遲了。惟求大人筆下超生，犯官感恩不盡！』包公道：『這些事既已招承。還有一事，項福是何人所差？』惡賊聞聽，不由的一怔。半晌，答道：『項福乃太守蔣完差來，犯官不知。』包公吩咐：『帶項福。』只見項福走上堂來，仍是照常形色，並非囚禁的樣子。包公道：『項福，你與侯爺當面質對。』項福上前，對惡賊道：『侯爺不必隱瞞。一切事體，小人已俱回明大人了。侯爺只管實說了，大人自有主見。』惡賊見項福如此，也只得應了是自己派來的。』包公便叫他畫供。惡賊此時也不能不畫了。

畫招後，只見衆人證俱到。包公便叫各家上前廝認：也有父認女的，也有兄認妹的，也有夫認妻的，也有婆認媳的，紛紛不一，嚙哭之聲不堪入耳。包公吩咐，

叫他們在堂階兩邊聽候判斷。又派人去請太守速到。

包公便對惡賊道：『你今所爲之事，理應解京。我想道途遙遠反受折磨。再者到京必歸三法司判斷，那時難免皮肉受苦。儻若聖上大怒，必要從重治罪。那時如何展轉？莫若本閣在此發放了，倒覺得爽快。你想好不好？』龐昱道：『但憑大人作主，犯官安敢不遵。』包公登時把黑臉放下，見虎目一瞪，吩咐：『請御刑。』只這三個字，兩邊差役一聲喊，堂威震嚇。只見四名衙役，將龍頭劍抬至堂上，安放周正。王朝上前抖開黃龍套，露出金煌煌，光閃閃，驚心落魄的新刑。惡賊一見膽裂魂飛。纔待開言，只見馬漢早將他丟翻在地。四名衙役過來，與他口內啣了木嚼，剝去衣服，將蘆蓆鋪放，（惡賊那裏還能扎掙！）立刻捲起，用草繩束了三道。張龍趙虎二人將他抬起，走至劍前，放入劍口，兩頭平均。此時大漢王朝黑面向裏，左手執定刀靶，右手按定刀背，直蹙座上。包公將袍袖一拂，虎項一扭，口說「行刑」二字；王朝將彪軀一縱，兩膀用力，只聽啞啞一聲，將惡賊登時腰斬分爲

兩頭——一邊齊的兩段。四名差役連忙跑上堂去，各各腰束白布裙，跑至劍前，有前有後，先將尸首往上一扶，抱將下去。張趙二人又用白布擦抹劍口的血跡。堂階之下，田起元主僕以及父老並田婦村姑見劍了惡賊龐昱，方知老爺赤心爲國與民除害，有念佛的，有趁願的，就有膽小不敢看的。

包公上面吩咐：『換了御刑，與我拿下。』聽了一箇「拿」字，左右一伸手便將項福把住。此時這厮見劍了龐昱，心內已然突突亂跳。今又見拿他，不由的骨軟筋酥，高聲說道：『小人何罪？』包公一拍堂木，喝道：『你這背反的奴才！本閣乃奉命欽差，你擅敢前來行刺。行刺欽差，即是叛朝廷，還說無罪？尙敢求生麼？』項福不能答言。左右上前，照舊剝了衣服，帶上木嚼，拉過一領粗蓆捲好。此時狗頭劍已安放停當。將這無義賊行刑過了，擦抹御劍，打掃血跡，收拾已畢。

只見傳知府之人上堂跪倒，稟道：『小人奉命前去傳喚知府。誰知蔣完畏罪，自縊身死。』包公聞聽道：『便宜了這厮。』另行委員前去驗看。又吩咐將田起元

帶上堂來，訓誨一番：不該放妻子上廟燒香，以致生出此事，以後家門務要嚴肅，並叫他上觀音菴接取妻子；老僕田忠替主鳴冤，務要好好看待他；從此努力攻書，以求上進。所有駝轎內細軟，必係私蓄，勿庸驗看，俱着田忠領訖。又吩咐父老：『各將婦女帶回，好好安分度日。本閣還要按戶稽查花名，秉公放賑，以抒民困，庶不負聖上體恤之鴻恩。』衆人一齊叩頭，歡歡喜喜而散。老爺立刻叫公孫策打了摺底看過，並將原呈招供一齊封妥，外邊夾片一紙，請旨補放知府一缺，即日拜發，賚京啓奏去了。一面出示委員稽查戶口，放賑，真是萬民感仰，歡呼載道。

一日，批摺回來，包公恭接。叩拜畢，打開一看，見硃批甚屬誇獎：『至公無私，所辦甚是。知府一缺卽着揀員補放。包公暗自沉吟道：『聖上縱然隆眷優渥；現有老賊龐吉在京，見我劖了他的愛子，他焉有輕輕放過之理。這必是他別進讒言，安慰妥了，候我進京時他再擺佈於我。一定是這個主意。老賊呀，老賊！我包』



某秉正無私，一心爲國，焉怕你這鬼鬼祟祟。如今趁此權衡未失，放完賑後，偏要各處訪查訪查，要作幾件驚天動地之事；一來不負朝廷，二來與民除害，三來也顯我包某胸中的抱負。』誰知老爺想到此地，下文就真生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

你道是何事件？自從包公秉正放賑已完，立意要各處訪查，便不肯從舊路回來，特由新路而歸。一日，來到一個所在，地名草州橋東，乘轎慢慢而行。猛然聽的咯吱一陣亂響，連忙將轎落平。包與下馬仔細看時，雙桿皆有裂紋，幸喜落平實地，險些兒雙桿齊折。稟明包公，吩咐帶馬。將馬轡過，老爺剛然扳鞍上去，那馬喙的一聲往傍一閃，幸有李才在外首墜鐙，連忙攏住。老爺從新摟摟扯手，翻身上馬。雖然騎上，他却不走，儘在那裏打旋轉圈。老爺連加兩鞭，那馬鼻翅一擱，反倒往後退了兩步。老爺暗想：『此馬隨我多年。他有三不走：遇歹人不走，見冤魂不走，有刺客不走。難道此處有事故不成？』將馬帶住，叫包興喚地方。

不多時，地方來到馬前，跪倒。老爺閃目觀瞧，見此人年有三旬上下，手提一根竹桿，口稱：『小人地方范宗華，與欽差大人叩頭。』包公問道：『此處是何地名？』范宗華道：『不是河名，叫草州橋。雖然有個平橋；却没有橋，也無有草。不知當初是怎麼起的這個名兒？連小人也鬧的納悶兒。』兩傍吆喝：『少說！少說！』老爺又問道：『可有公館沒有？』范宗華道：『此處雖是通衢大道，却不是鎮店馬頭，也不過是荒涼幽僻的所在，如何能有公館呢？再者也不是站頭……』包興在馬上着急道：『沒公館，你就說沒公館就完了，何必這許多的話？』老爺在馬上，用鞭指着問道：『前面高大的房子是何所在？』范宗華回道：『那是天齊廟。』——雖然是天齊廟，裏面是菩薩殿老爺殿娘娘殿俱有，旁邊跨所還有土地祠。就這老道看守；因沒有甚麼香火，也不能多養活人。』包興道：『你太嘮叨了。誰問你這些。』老爺吩咐：『打道天齊廟。』兩旁答應。老爺將馬一帶，馴馴順順的竟奔天齊廟。他也不關了。馬通靈性，真也奇怪。

包興上馬一抖絲繮，先到天齊廟，攆開閒人，並告訴老道：『欽差大人打此經過，一概茶水不用。你們伺候完了香，連忙躲開。我們大人是最愛清靜的。』老道連連答應『是』。正說間，包公已到。包興連忙接馬。包公進得廟來，便吩咐李才在西殿廊下設了公座。老爺帶包興直奔正殿。老道已將香燭預備，伺候焚香已畢。包興使個眼色，老道連忙迴避。包公下殿，來至西廊，入了公位，吩咐衆人俱在廟外歇息，獨留包興在旁，暗將地方叫進來。

包興悄悄把范宗華叫到。他又給包興打了個千兒。包興道：『我瞧你很機靈，就是話太多了。方纔大人問你，你就揀近的說就完咧。甚麼枝兒葉兒的，鬧一大郎當，作甚麼？』范宗華連忙笑着，說：『小人惟恐話回的不明白，招大人嗔怪，故此要往清楚裏說。誰知話又多了。沒甚麼說的，求二太爺擔待小人罷！』包興道：『誰來怪你。不過告訴你，恐其話太多，反招大人嗔怪。如今大人又叫你呢。你見了大人，問甚麼答應甚麼就是了，不必嘮叨了。』范宗華連連答應，跟包興來至西

廊，朝上跪倒。

包公問道：『此處四面可有人家沒有？』范宗華稟道：『南通大道，東有榆樹林，西有黃土崗，北邊是破窰：共有不足二十家人家。』老爺便着地方抗了高脚牌，上面寫「放告」二字，叫他知會各家，如有冤枉前來天齊廟伸訴。范宗華應『是』。即抗了高脚牌，奔至榆樹林。見了張家。便問：『張大哥，你打官司不打？』見了李家，便問：『李老二，你冤枉不冤枉？』招的衆人無不大罵：『你是地方，總盼人家打官司，你好訛錢。我們過的好好清楚日子，你找上門來叫打官司。沒有甚麼說的，要打官晉寺兒，就合你打。甚麼東西！趁早兒滾開！真他媽的喪氣！你怎麼配當地方呢。我告訴你，馬二把打嘍，你給我走毬罷！』范宗華無奈，又到黃土崗，也是如此，被人通罵回來了。他却不怕罵，不辭辛苦，來到破窰地方，又嚷道：『今有包大人在天齊廟宿壇放告，有冤枉的沒有？只管前去伸冤。』一言未了，只聽有人應道：『我有冤枉，領我前去。』范宗華一看，說道：『哎喲！』

我的媽呀！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打官司呢？」

誰知此位婆婆，范宗華他却認得，可不知底裏，只知道是秦總管的親戚，別的不知。這是甚麼緣故呢？只因當初余忠替了娘娘殉難，秦鳳將娘娘頂了余忠之名抬出宮來，派親信之人送到家中，吩咐與秦母一樣侍奉。誰知娘娘終日思想儲君，哭的二目失明。那時范宗華之父名喚范勝，當時衆人俱叫他「剩飯」，正在秦府打雜，爲人忠厚老實好善。娘娘因他愛行好事，時常周濟賞賜他；故此范勝受恩極多。

後來秦鳳自焚身死，秦母亦相繼而亡。所有子孫不知娘娘是何等人。所謂「人在人情在，人亡兩無交」。娘娘在秦宅存身不住，故此離了秦宅，無處棲身。范勝欲留他在家，娘娘決意不肯。幸喜有一破窰，范勝收拾了收拾，攙扶娘娘居住。多虧他時常照拂。每遇陰天下雨，他便送了飯來。又恐別人欺負他，叫兒子范宗華在

窰外搭了個窩鋪，坐冷子看守。雖是他答報受德受恩之心，那裏知道此位就是落難的娘娘。

後來范勝臨危，還告訴范宗華道：『破窰內老婆婆，你要好好侍奉他。當初是秦總管派人送到家中。此人是個有來歷的，不可怠慢。』這也是他一生行好，竟得了一個孝順的兒子。范宗華自父亡之後，真是遵依父訓，侍奉不衰。平時即以老太太呼之，又叫媽媽。

現今娘娘要告狀。故問：『你老人家有甚麼事情，也要告狀呢？』娘娘道：『爲我兒子不孝，故要告狀。』范宗華道：『你老人家可是悖晦了。這些年也沒見你老人家說有兒子，今兒虎拉巴的又告起兒子來了。』娘娘道：『我這兒子，非好官不能判斷。我常聽見人說，這包公老爺善於剖斷陰陽，是個清正官兒，偏偏他總不從此經過；故此耽延了這些年。如今他既來了，我若不趁此時伸訴，還要等待何

時呢？」范宗華聽罷，說：「既是如此，我領了你老人家去。到了那裏，我將竹杖兒一拉，你就跪下。好歹別叫我受熱。」說着話，拉着竹杖，領到廟前。先進內回稟，然後將娘娘領進廟內。

到了公座之下，范宗華將竹杖一拉，娘娘連理也不理。他又連拉了幾拉，娘娘反將竹杖往回裏一抽。范宗華好生的着急。只聽娘娘說道：「大人吩咐左右迴避，我有話說。」包公聞聽，便叫左右暫且退出。坐上方說道：「左右無人，有甚麼冤枉，訴將上來。」娘娘不覺失聲道：「噯喲，包卿，苦煞哀家了。」只這一句，包公座上不勝驚訝。包興在旁，急冷冷打了個冷戰。登時包公黑臉也黃了。包興唬的也出了恭了，暗說：「我……我的媽呀！鬧呵，審出哀家來了！我看這事怎麼好呢？」

未識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學士懷忠假言認母——夫人盡孝祈露醫睛

且說包公見貧婆口呼包卿，自稱哀家，平人如何有這樣口氣。只見娘娘眼中流淚，便將已往之事，滔滔不斷，述說一番。包公開聽，唬的驚疑不止，連忙立起身來，問道：『言雖如此，不知有何證據？』娘娘從裏衣內掏出一個油漬漬的包兒。包興上前，不敢用手來接，撩起衣襟向前兜住，說道：『鬆手罷。』娘娘放手，包兒落在衣襟。包興連忙呈上。千層萬裏，裏面露出黃緞袱子來。打開袱子一看，裏面却是金丸一粒，上刻着玉宸宮字樣並娘娘名號。包公看罷，急忙包好，叫包興遞



過，自己離了座位。包興會意，雙手捧過包兒，來至娘娘面前，雙膝跪倒，將包兒頂在頭上，遞將過去；然後一拉竹杖，領至上座。入了座位，包公秉正參拜。娘娘吩咐：『卿家平身。哀家的冤枉，全仗卿家了。』包公奏道：『娘娘但請放心。臣敢不盡心竭力以報君乎。只是目下耳目衆多，恐有洩漏，實屬不便；望祈娘娘赦臣冒昧之罪，權且認爲母子，庶免衆口紛紛，不知鳳意如何？』娘娘道：『既如此，但憑吾兒便了。』包公又往上叩頭謝恩。連忙立起，暗暗吩咐包興，如此如此。

包興便跑至廟外，只見縣官正在那裏吆喝地方呢。怪（此字疑衍）『欽差大人在此宿壇，你爲何不早早稟我知道？』范宗華分辯道：『大人到此，問這個，又問那個，又派小人放告，多少差使，連一點空兒無有，難道小人還有甚麼分身法不成？』一句話惹惱了縣官，一聲斷喝：『好奴才！你誤了差使，還敢強辯？就該打了你的狗腿！』說至此，恰好包興出來，便說道：『縣太爺，算了罷。老爺自己悞了，反倒怪他；他是張羅不過來吓。』縣官聽了，笑道：『大人跟前，須是不好

看。」包興道：「大人也不噴怪，不要如此了。大人吩咐咧，立刻叫貴縣備新轎一乘，要伶俐丫鬚二名，並上好衣服簪環一分，急速辦來，立等立等！再者公館要分內外預備。所有一切用度花費的銀兩，叫太爺務必開清，俟到京時再爲奉還。」又向范宗華笑道：「你起來罷，不用跪着了。方纔你帶來的老婆婆，如今與大人母子相認了。老太太說你素日很照應，還要把你帶進京去呢。你就是伺候老太太的人了。」范宗華聞聽，猶如入雲端的一般，樂的他不知怎麼樣纔好。包興又對縣官道：「貴縣將他的差使止了罷。大人吩咐，叫他隨着上京，沿途上伺候老太太，怎麼把他也打扮打扮纔好。這可打老爺個秋豐罷。」縣官連連答應道：「使得，使得。」包興又道：「方纔分派的事，太爺趕緊就辦了罷。并將他帶去，就教他押解前來就是了。務必先將衣服首飾丫鬚，速速辦來。」縣官聞聽，趕忙去了。

包興進廟，稟覆了包公。又叫老道將雲堂小院打掃乾淨。不多時，丫鬚二名並衣服首飾一齊來到，服侍娘娘在雲堂小院沐浴更衣，不必細說。包公就在西殿內安

歌。連忙寫了書信，密密封好，叫包興乘馬先行進京，路上務要小心。

包興去後，范宗華進來與包公叩頭，並回明轎馬齊備，縣官沿途預備公館之事。包公見他通身換了服色，真是人仗衣帽，却不似先前光景。包公便吩咐他，一路小心伺候。老太太自有丫鬟服侍，你無事不准入內。范宗華答應退出。他却很知規矩，以為破窰內的婆婆如今作了欽差的母親，自然非前可比。他那裏知道，那婆婆便是天下的國母呢。至次日，將轎抬至雲堂小院的門首，丫鬟服侍娘娘上轎。包公手扶轎桿，一同出廟。只見外面預備停當，撥了四名差役跟隨老太太，范宗華隨在轎後也有匹馬。縣官又派了官兵四名護送。包公步行有一箭多地，便說道：『母親先進公館，孩兒隨後即行。』娘娘說道：『吾兒在路行程，不必多禮。你也坐轎走罷。』包公連連稱『是』，方纔退下。衆人見包公走後，一個個方纔乘馬，也就起了身了。

這樣一宗大事別人可瞞過，惟有公孫先生心下好生疑惑，却又猜不出是甚麼底

細。況且大人與包興機密至甚，先差包興入京送信去了。想來此事重大不可洩漏的，因此更不敢問，亦不向王馬張趙提起，惟有心中納悶而已。

單說包興揣了密書，連夜趕到開封。所有在府看守之人，俱各相見。衆人跪了老爺的鈞安。馬夫將馬擡去喂養刷溜，不必細表。包興來到內衙，敲響雲牌。裏面婦女出來問明，見是包興，連忙告訴丫鬚，稟明李氏誥命。誥命正因前次接了報摺，知道老爺已將龐昱鏹死，惟恐太師懷恨欲生奸計，每日提心弔膽。今日忽見包興獨自回來，不勝驚駭，急忙傳進。見面，夫人先問了老爺安好。包興急忙請安，答道：『老爺甚是平安。先打發小人送來密書一封。』說罷，雙手呈上。丫鬚接過，呈與夫人。夫人接來，先看皮面上寫着「平安」二字。即將外皮拆去，裏面却是小封套。正中籤上寫着「夫人密啓」。夫人忙用金簪挑開封套，抽出書來一看，上言在陳州認了太后李娘娘，假作母子，即將佛堂東間打掃潔淨，預備娘娘住宿。夫

人以婆媳禮相見，遮掩衆人耳目，千萬不可走漏風聲。後寫着：『君後付內。』誥命看完，便問包興：『你還回去麼？』包興回道：『老爺吩咐小人，面遞了書信，仍然迎着回去。』夫人道：『正當如此。你回去迎着老爺，就說我接着書信內所云，俱已備辦了。請老爺放心。這也不便寫回信。』叫丫鬚拿二十兩銀子賞他。包興連忙謝賞，道：『夫人沒有甚麼吩咐，小人喂喂牲口也就趕回去了。』說罷，又請了一個稟辭的安。夫人點頭，說：『去罷。好好的伺候老爺。你不用我囑咐。告訴李才，不准懶惰。眼看差竣就回來了。』包興連連應『是』，方纔退出。自有相好衆人約他吃飯。

包興一壁道謝，一壁擦面。然後大家坐下吃飯，未免提了些官事。路上怎麼防刺客，怎麼劍龐昱。說至此，包興便問：『朝內老龐，沒有甚麼動靜吓？』夥伴答道：『可不是。他原參奏來着。上諭甚怒，將他兒子招供摔下來了。他瞧見沒有甚麼說的了，倒請了一回罪。皇上算是恩寬，也沒有降不是。大約俗們老爺這個毒兒

種得不小，將來總要隄防便了。』包興聽罷，點了點頭兒。又將陳州認母一節略說大概，以安衆心。惟恐娘娘轎來，大家盤詰之時不便。說罷，急忙吃畢。馬夫拉過馬來，包興上去，拱拱手兒，加上一鞭，他便迎了包公去了。

這裏誥命照書信預備停當，每日志志誠誠，敬候鳳駕。一日，只見前撥差役來了二名，進內衙敲響雲牌，回道：『太夫人已然進城，離府不遠了。』誥命忙換了吉服，帶領僕婦丫鬟在三堂後恭候。不多時，大轎抬至三堂落平，役人轎夫退出，掩了儀門，誥命方至轎前。早有了鬟掀起轎簾。夫人親手去下扶手，雙膝跪倒，口稱：『不孝媳婦包拯之妻李氏接見娘親，望婆婆恕罪。』太后伸手。李氏誥命忙將雙手遞過，彼此一拉。娘娘說道：『媳婦吾兒起來。』誥命將娘娘輕輕扶出轎外，攙至佛堂淨室。娘娘入坐。誥命遞茶。回頭吩咐丫鬟等，將跟老太太的丫鬟讓至別室歇息。誥命見屋內無人，復又跪下，方稱：『臣妾李氏，願娘娘千歲，千千歲。』

太后伸手相攙，說道：『吾兒千萬不可如此，已後總以婆媳相稱就是了。惟恐拘了國禮，儻有洩漏，反爲不美。俟包卿回來再作道理。況且哀家姓李媳婦你也姓李。僭娘兒就是母女。你不是我媳婦，是我女兒了。』誥命連忙謝恩。娘娘又將當初遇害情由，悄悄訴說一番，不覺昏花二目又落下淚來。自言：『二目皆是思君想子哭壞了，到如今諸物莫睹，只於透的三光。這可怎麼好？』說罷，又哭起來。誥命在旁流淚。猛然想起一物善能治目，我何不虛誠禱告；儻能天露將娘娘鳳目治好，一來是盡我一點忠心，二來也不辜負了此寶。欲要奏明，惟恐無效；若是不奏，又恐娘娘臨期不肯洗目。想了多時，只得勉強奏道：『臣妾有一古今益，上有陰陽二孔，取接天露，便能醫目重明。待今晚臣妾叩求天露便了。』娘娘聞聽，暗暗說道：『好一個賢德的夫人！他見我痛傷入心，就如此的寬慰於我。莫要負他的好意。』便道：『我兒，既如此，你就叩天求露，儻有至誠格天，二目復明，豈不大妙呢。』誥命領了懿旨，又敍了一回閑話。伺候晚膳已畢，諸事分派妥當，方纔退

出。

看看掌燈以後，誥命洗淨了手，方將古今盆拿出。吩咐丫鬚秉燭來至園中，至誠焚香禱告天地，然後捧定金盆叩求天露。真是忠心感動天地。一來是誥命至誠，二來是該國母的難滿。起初盆內潮潤，繼而攢聚露珠，猶如哈氣一般；後來漸漸大了，只見滴溜溜滿盆亂轉，彷彿滾盤珠相似，左旋右轉，皆流入陰陽孔內，便不動了。誥命滿心歡喜，手捧金盆，擎至淨室，只累的兩膀酸麻汗下如雨。恰好娘娘尚未安寢。誥命捧上金盆。娘娘伸玉腕蘸露洗目，只覺冷泠泠通澈心腑，香馥馥透入泥丸，登時兩額角微微出了點香汗，二目中稍覺轉動。閉目息神，不多時，忽然心花開朗，胸膈暢然。眼乃心之苗，不由的將二目一睜。那知道雲翳早退，瞳子重生，已然黑白分明，依舊的盈盈秋水了。娘娘這一歡喜，真是非常之樂。誥命更覺歡喜。

娘娘把手一拉誥命，方纔細細看了一番。只見兩傍有多少丫鬚，只得說道：



『虧我兒至誠感格，將老身二目醫好，都是出於媳婦孝心。』說着，說着，不由的一陣傷慘。誥命一見，連忙勸慰道：『母親此病原因傷心過度，如今初愈，止有歡喜的，不要悲傷。』娘娘點頭道：『此言甚是。我如今俱各看見了，再也不傷心了。我的兒，你也歇息去罷。有話，俗們母女明日再說罷。可是你說的，我二目甫愈，也該閉目養養神。』夫人見如此說，方纔退出。叫丫鬚攜了金盆，並囑咐衆人好生服侍，又派兩個得用的丫鬚前來幫着。吩咐已畢，慢慢回轉臥室去了。

次日，忽見包興前來稟道：『老爺已然在大相國寺住了。明日面了聖，方能回署。』夫人說：『知道了。』包興退出。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開封府總管叅包相

南清宮太后認狄妃

且說李太后自鳳目重明之後，多虧了李誥命每日百般勸慰，諸事遂心，以致飲食起居無不合意。把個老太后哄的心兒裏喜歡，已覺玉容煥發，精神倍長，迥不是破窳的形景了。惟有這包興回來說：『老爺在大相國寺住宿，明日面聖。』誥命不由的有些懸心，惟恐見了聖上，起提龐昱之事，奏對抗直，致干聖怒，心內好生放心不下。

誰知次日，包公入朝見駕，奏明一切。天子甚誇辦事正直，深爲嘉賞。欽賜五

爪蟒袍一襲，攢珠寶帶一條，四喜白玉班指一個，珊瑚豆大荷包一對。包公謝恩。早朝已畢，方回至開封府。所有差役人等叩安。老爺連忙退入內衙，照舊穿着朝服。誥命迎將出來。彼此見禮後，老爺對夫人說道：『欲要參見太后，有勞夫人代爲啓奏。』夫人領命。知道老爺必要參見，早將僕婦丫鬟吩咐不准跟隨。引至佛堂靜室。

夫人在前，包公在後。來至明間，包公便止步。夫人掀簾入內，跪奏啓上太后：『今有龍圖閣大學士兼理開封府臣包拯差竣回京，前來參叩鳳駕。』太后聞聽，便問道：『吾兒那裏？』夫人奏道：『現在外間屋內。』太后吩咐：『快宣來。』夫人掀簾，早見包公跪倒塵埃，口稱：『臣包拯參見娘娘，願娘娘千歲，千千歲。臣鞏室狹隘，有屈鳳駕，伏乞赦宥。』說罷，匍匐在地。太后吩咐：『吾兒抬起頭來。』包公秉正跪起。娘娘先前不過聞聲，如今方纔見面。見包公方面大耳，鬍口微鬚，黑漆漆滿面生光，閃灼灼雙睛暴露，生成福相，長就威顏，跪在地下，還有

人高；真乃是丹心耿耿冲霄漢，黑面沉沉鎮鬼神。太后看罷，心中大喜，以爲仁宗有福，方能得這樣能臣。又轉想自己受此沉寃，不覺的滴下淚來，哭道：『哀家多虧你夫婦這一番的盡心。哀家之事，全仗包卿了。』包公叩頭奏道：『娘娘且免聖慮，微臣相機而作，務要秉正除奸，以匡國典。』娘娘一壁拭淚，一壁點頭，說道：『卿家平身，歇息去罷。』包公謝恩，鞠躬退出。誥命仍將軟簾放下，又勸娘娘一番。外面丫鬢見包公退出，方敢進來伺候。娘娘又對誥命說：『媳婦吓，你家老爺剛然回來，你也去罷，不必在此伺候了。』這原是娘娘一片愛惜之心，誰知反把個誥命說得不好意思，滿面通紅起來，招的娘娘也笑了。丫鬢掀簾，夫人只得退出，回轉臥室。

只見外面搬進行李，僕婦丫鬢正在那裏接收。誥命來至屋內，只見包公在那裏吃茶，放下茶杯，立起身來，笑道：『有勞夫人，傳宣官差完了。』夫人也笑了，道了鞍馬勞乏。彼此寒暄一番，方纔坐下。夫人便問一路光景。『爲龐昱一事妾身

好生耽心。』又悄悄問如何認了娘娘。包公略略述說一番，夫人也不敢細問。便傳飯，夫妻共桌而食。食罷，吃茶，閒談幾句。包公到書房料理公事。包興回道：『草州橋的衙役回去，請示老爺，有甚麼分派？』包公便問：『在天齊廟所要衣服簪環，開了多少銀子？就叫他帶回。叫公孫先生寫一封回書道謝。』皆因老爺今日纔下馬，所有事件暫且未回。老爺也有些勞乏，便回後歇息去了。一宿不提。

至次日，老爺正在臥室梳洗，忽聽包興在廊下輕輕嗽了一聲。包公便問：『甚麼事？』包興隔窗稟道：『南清宮甯總管特來給老爺請安，說有話要面見。』包公素來從不接交內官，今見甯總管忽然親身來到，未免將眉頭一皺，說道：『他要見我作甚麼？你回覆他，就說我辦理公事不能接見。如有要事，候明日朝房再見罷。』包興剛要轉身，只聽夫人說：『且慢。』包興只得站住，却又聽不見裏面說些甚麼。遲了多時，只聽包公道：『夫人說的也是。』便叫包興：『將他讓在書房待茶，說

我梳洗畢，即便出迎。」包興轉身出去了。

你道夫人適纔與包公悄悄相商，說些甚麼？正是爲娘娘之事。說：『南清宮現有狄娘娘。知道甯總管前來，爲着何事呢？老爺何不見他，問問來歷。儻有機緣，娘娘若能與狄后見面，那時便好商量了。』包公方肯應允，連忙梳洗冠帶，前往書房而來。

單說包興奉命來請甯總管，說：『我們老爺正在梳洗，略爲少待，便來相見。請太輔書房少坐。』老甯聽見「相見」二字，樂了個眉開眼笑，道：『有勞管家引路。我說咱家既來了，沒有不賞臉的。素來的交情，焉有不賞見之理呢。』說着，說着，來至書房。李才連忙趕出掀簾。甯總管進入書房，見所有陳設毫無奢華俗態，點綴而已，不覺的嘖嘖稱羨。包興連忙點茶讓坐，且在下首相陪。甯總管知道是大人的親信，而且朝中時常見面，亦不敢小看于他。

正在攀話之際，忽聽外面老爺問道：「請進來沒有？」李才回道：「已然請至。」包興連忙迎出，已將簾子掀起，包公進屋。只見甯總管早已站立相迎，道：「咱家特來給大人請安。一路勞乏，辛辛苦苦。原要昨日就來，因大人乏乏的身子不敢起動，故此今早前來。惟恐大人飯後有事。大人可歇過乏來了？」說罷，倒地一揖。包公連忙還禮，道：「多承太輔惦念。未能奉拜，反先勞駕，心實不安。」說罷讓坐，從新點茶。包公便道：「太輔降臨，不知有何見教？望祈明示。」甯總管嘻嘻笑道：「咱家此來，不是甚麼官事。只因六合王爺深敬大人忠正賢能，時常在狄娘娘跟前提及。娘娘聽了甚爲歡喜。新近大人爲龐昱一事，先斬後奏，更顯得赤心爲國不畏權奸。我們王爺下朝，就把此事奏明娘娘。把個娘娘樂得了不得，說：「這纔是匡扶社稷治世的賢臣呢。」却又教導了王爺一番，說我們王爺年輕，總要跟着大人學習，作一個清心正直的賢王呢，庶不負聖上洪恩。我們王爺也是羨慕大人的很呢。只是無故的又不能親近。咱家一想：目下就是娘娘千秋華誕，大人何不備一

分水禮前去慶壽？從此親親近近，一來不辜負娘娘一番愛喜之心；二來我們王爺也可以由此跟着大人學習些見識，豈不是件極好的事呢？故此今日我來特送此信。」

包公聞聽，暗自沉吟道：「我本不接交朝內權貴，奈因目下有太后之事。當今就知狄后是生母，那裏知道生母受如此之冤。莫如將計就計，如此如此，儻有機緣，到省了許多曲折。再者六合王亦是賢王，就是接交他，也不玷辱於我。」想罷，便問道：「但不知娘娘聖誕，在於何時？」甯總管道：「就是明日壽誕，後日生辰。不然，我們怎麼趕犒的似的呢？只因事在臨邛，故此特來送信。」包公道：「多承太輔指教掛心，敢不從命。還有一事，我想娘娘聖誕，我們外官是不能面叩的。現在家慈在署，明日先送禮，後日正期，家慈欲親身一往，豈不更親近麼？未知可否？」甯總管聞聽：「噯！怎麼老太太到了。如此更好。咱家回去，就在娘娘前奏明。」包公致謝道：「又要勞動太輔了。」老甯道：「好說！好說！既如此，咱家就回去了。先替我在老太太前請安罷。等後日我在宮內，再接待他老人家



便了。」包公又托咐了一回：『家慈到宮時，還望照拂。』甯總管笑道：『這還用着大人吩咐？老人家前當盡心的。咱們的交情要緊。——不用送，請留步罷。』包公送至儀門。甯總管再三攔阻，方纔作別而去。

包公進內，見了夫人，細述一番，就叫夫人將方纔事暗暗奏明太后。夫人領命，往靜室去了。包公又來到書房，吩咐包興備一分壽禮，明日送往南清宮去；又囑他好好看待范宗華，事畢自有道理，千萬不可洩漏底裏與他。包興也深知此事重大。慢說范宗華，就是公孫先生王馬張趙諸人也被他瞞個結實。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奴，所謂「強將手下無弱兵」也。

至次日，包興已辦成壽禮八色，與包公過了目，也無非是酒燭桃麪等物，先叫差役挑往南清宮。自己隨後乘馬來至南清宮橫街。已見人夫轎馬，送禮物的，抬的抬，扛的扛，人聲嘈雜擁擠不開。只得下馬，吩咐人役，俟這些人略散散時，再將

馬溜至王府。自己步行至府門。只見五間宮門，兩邊大炕，上坐着多少官員。又見各處送禮的，俱是手捧名帖，低言回語。那些王府官們還待理不理的。包興見此光景，只得走上台階來。至一位王官的跟前，從懷中掏出帖來，說道：『有勞老爺們，替我回稟一聲。……』纔說至此，只見那人將眼一翻，說：『你是那的？』包興道：『我乃開封府……』纔說了三個字，忽見那人站起來，說：『必是包大人送禮來的。』包興道：『正是。』那人將包興一拉，說：『好兄弟，辛辛苦苦。今早總管爺就傳出諭來，說大人那裏今日必送禮來，我這裏正等着呢。請罷，咱們裏面坐着。』回頭又吩咐本府差役：『開封府包大人的禮物在那裏？你們倒是張羅張羅呀。』只聽見有人早已問下去：『那是包大人禮物？挑在這裏來。』

此時那王府官已將包興引至書房，點茶陪坐，說道：『我們王爺今早就吩咐了。提道：『大人若送禮來，趕緊回稟。』兄弟既來了，還是要見王爺，還是不見呢？』包興答道：『既來了，敢則是見見好。只是又要勞動大老爺了。』那人聞聽

道：『好兄弟，以後把老爺收了。僭們都是好兄弟。我姓王行三，我比兄弟齒長幾歲。你就叫我三哥。兄弟再來時，你問禿王三爺就是我。皆因我卸頂太早，人人皆叫我王三禿子。——我可不會唱打童。』說罷，一笑。只見禮物挑進，王三爺俱瞧過了，拿上帖，辭了包興，進內回話去了。

不多時，王三爺出來，對包興道：『王爺叫。在殿上等着呢。』包興連忙跟隨王三，來至大殿，步上玉階，遶走丹墀，至殿門以外；但見高捲簾櫳，正面一張太師椅上，坐着一位東髮金冠蟒袍玉帶的王爺，兩邊有多少內輔伺候。包興連忙叩頭。只聽上面說道：『你回去上覆你家老爺，說我問好。如此費心多禮，我却領了。改日朝中面見了，再謝。』又吩咐內輔：『將原帖璧回。給他謝帖，賞他五十兩銀子。』內輔忙忙交與王三。王三在旁悄悄說：『謝賞。』包興叩頭站起，仍隨王三爺，纔下銀安殿。只見那旁甯總管笑嘻嘻迎來，說道：『主管，你來了麼？昨日叫你受乏。回去見了大人，就提我已在娘娘前奏明了。明日請老太太只管來。老

娘娘說了，不在拜壽，爲是說說話兒。」包興答應。甯總管說：「恕我不陪了。」包興回說：「太輔請治事罷。」方隨着王三爺出來，仍要讓至書房，包興不肯。王三爺將帖子銀兩交與包興。包興道了乏，直至宮門，請王三爺留步。王三爺務必戀着包興上馬。包興無奈，道：「恕罪。」下了台階，馬已拉過。包興認鑿上馬，口道：「磕頭了，磕頭了。」加鞭前行。心內思想：「我們八色水禮纔花了二十兩銀子。王爺倒賞了五十兩。真是待下恩寬。」

不多時，來至開封府，見了包公，將話一一回稟。包公點頭，來在後面，便問夫人：「見了太后，啓奏的如何？」夫人道：「妾身已然回明。先前聽了爲難，說：『我去穿何服色？行何禮節？』妾身道：『娘娘暫屈鳳體，穿一品服色。到了那裏，大約狄娘娘斷沒有居然受禮之理。事到臨期，見景生情，就混過去了。儻有機緣，洩漏實情，明是慶壽，暗裏却是進宮之機會。不知鳳意如何？』娘娘想了一想，方纔說：『事到臨頭，也不得不如此了。只好明日前往南清宮便了。』包公聽

見太后已經應允，不勝歡喜。便告訴夫人派兩個伶俐丫鬚跟去，外面再派人護送。

至次日，仍將轎子搭至三堂之上上轎，轎夫退出，掩了儀門。此時誥命已然伺候娘娘，梳洗已畢。及至換了服色之時，娘娘不覺淚下。誥命又勸慰幾句，總以大義爲要，方纔換了。收拾已完。夫人吩咐丫鬚等俱在三堂伺候去罷。衆人散出。誥命從新叩拜。此一拜不甚要緊，慢說娘娘，連誥命夫人也只止不住撲簌簌淚流滿面。娘娘用手相攙，哽噎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還是誥命強忍悲痛，切囑道：『娘娘此去，關乎國典禮法，千萬見景生情，透了真實。不可因小節悞了大事。』娘娘點頭，含淚道：『哀家二十載沉冤，多虧了你夫婦二人！此去若能重入宮闈，那時宣召我兒，再敍心曲便了。』夫人道：『臣妾理應朝賀，敢不奉召。』說罷，攙扶娘娘出了門，慢慢步至三堂之上。誥命伺候娘娘上轎坐穩，安好扶手。丫鬚放下轎簾。只聽太后說：『媳婦我兒，回去罷。』其聲甚慘。誥命答應，退入屏後。外面轎夫

進來，將轎抬起，慢慢的出了儀門。却見包公鞠躬伺候，上前手扶轎桿，跟隨出了衙署。娘娘看得明白，吩咐：『我兒回去罷，不必遠送了。』包公答應：『是。』止住了步，看轎子落了台階。又見那壁廂范宗華遠遠對着轎子，磕了一個頭。包公暗暗點首，道：『他不但有造化，并且有規矩。真乃福至心靈，不錯的。』只見包與打着頂馬，後面擁護多人，圍隨着去了。

包公回身進內，來到後面，見夫人眼睛哭的紅紅兒的，知是方纔與娘娘作別未免傷心，也不肯細問，不過悄悄的又議論一番。娘娘此去不知見了狄后，是何光景？且自靜聽消息便了。妄擬多時。又與誥命談了些閒話。夫人又言道：『娘娘慈善，待人厚道，當初如何受此大害？這也是前生造定。』包公點頭歎息。仍來至書房，料理官事。

不知娘娘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十七回

## 第十八回

奏沉痾仁宗認國母——宣密詔良相審郭槐

且說包興跟隨太后，在前打着頂馬，來到南清宮。今日比昨日更不相同，多半盡是關防轎。所有嬪妃貴妃王妃以及大員的命婦，往來不絕。

包興却懂規矩，預先催馬來至王府門下馬，將馬拴在樁上，步上宮門。恰見禿王三爺在那裏，忙執手上前道：『三老爺，我們老太太到了。』王三爺聞聽，飛跑進內。不多時，只見裏面出來了兩個內輔，對着門上衆人說道：『回事的老爺們聽着：娘娘傳諭，所有來的關防俱各道乏，一概迴避，單請開封府老太太會面。』衆



人連聲答應。包興聞聽，即催本府的轎夫抬至宮門，自有這兩個內輔引進去了。然後王三爺出來張羅包興，讓至書房吃茶。今日見了，比昨日更覺親熱。

單說娘娘大轎抬至二門，早見出來了四個太監，將轎夫換出；又抬至三門，過了儀門，方纔落平。早有甯總管來至轎前，揭起簾子，口中說道：「請太夫人安。」忙去了扶手，自有跟來的丫鬚攙扶下轎。娘娘也瞧了瞧甯總管，也回問了一聲：「公公好？」甯總管便在前引路，來至寢宮。只見狄娘娘已在門外接待，遠遠的見了太夫人，吃了一驚，不覺心裏犯想，覺得面善，熟識得很，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娘娘來至跟前，欲行參拜之禮。狄后連忙用手攔住，說：「免禮。」娘娘也就不謙讓了。彼此攜手，一同入坐。

娘娘看狄后，比當時面目蒼老了許多。狄后此時對面細看，忽然想起好像李妃，因已賜死，再也想不到却是當今國母，只是心裏總覺不安。獻茶已畢，叙起話

來，問答如流，氣度從容，真是大家風範，把個狄后樂了個了不得，甚是投緣，使留太夫人在宮住宿，多盤桓幾天。此一留正合娘娘之心，即便應允。遂叫內輔傳出：『所有轎馬人等不必等候了，娘娘留太夫人多住幾日呢。跟役人等俱各照例賞賜。』早有值日的內輔應聲答應，傳出去了。

這裏傳膳。狄后務要與太夫人并肩坐了，爲的是接談便宜。娘娘也不過讓，更顯得直爽大方。狄后尤其歡喜非常。飲酒間，狄后盛稱包公忠正賢良，這皆是夫人教訓之德。娘娘略略謙遜。狄后又問太夫人年庚。娘娘答言：『四十二歲。』又問：『令郎年歲幾何？』一句話把個娘娘問的閉口無言，登時急的滿面通紅，再也答對不來。狄后看此光景，不便追問，即以酒的冷煖遮飾過去。娘娘也不肯飲酒了。便傳飯吃畢，散堂閒談。又到各處瞻仰一番，皆是狄后相陪。越瞧越像去世的李后，心中好生的犯疑，暗暗想道：『方纔問他兒子的歲數，他如何答不上來？竟會急的滿面通紅！世間那有母親不記得兒子歲數之理呢？其中實有可疑。難道他竟

敢欺哄我不成？——也罷，既已將他留下，晚間叫他與我同眠，明是與他親熱，暗裏再細細盤詰他便了。」心中却是這等犯想，眼睛却不住的看，見娘娘舉止動作益發是李后無疑，心內更自委決不下了。

到了晚間，吃畢晚膳，仍是散坐閒話。狄后吩咐將靜室打掃乾淨，並將枕衾亦

鋪設在淨室之中，我還要與夫人談心以消永夜。娘娘見此光景，正合心意。及至歸寢之時，所有承御之人，（連娘娘丫鬟自有安排）非呼喚不敢擅入。狄后因惦念着，盤問「爲何不知兒子的歲數呢？」便從此追問，即言夫人有意欺哄，是何道理？語語究的甚是緊急。娘娘不覺失聲答道：「皇姐，你難道不認得哀家了麼？」雖然說出此語，已然悲不成音。狄后聞聽，不覺大驚，道：「難道夫人是李后娘娘麼？」

娘娘淚流滿面，那裏還說的出話來。狄后着急催促道：「此時房內無人，何不細細言來？」娘娘止住悲聲，方將當初受害，怎麼余忠替死，怎麼送往陳州，怎麼遇包

公假認爲母，怎麼在開封府淨室居住，多虧李氏誥命叩天求露洗目重明，今日來給皇姐祝壽，爲是吐露真情的話，細細說了一遍，險些兒沒有放聲哭出來。

狄后聽了目瞪癡呆，不覺也落下淚來。半晌，說道：『不知有何證據？』娘娘即將金丸取出，遞將過去。狄后接在手中，燈下驗明，連忙戰兢兢將金丸遞過，使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臣妃不知鳳駕降臨，實屬多有冒犯，望乞太后娘娘赦宥！』李太后連忙還禮相攙，口稱：『皇姐，不要如此。如何能叫聖上知道方好。』狄后謝道：『娘娘放心。臣妃自有道理。』便將當日劉后與郭槐定計，用狸貓換出太子。多虧承御寇珠抱出太子交付陳林，用提盒送至南清宮撫養。後來劉后之子病天，方將太后太子補了東宮之缺。因太子遊宮在寒宮見了娘娘，母子天性面帶淚痕。劉后生疑，拷問寇珠。寇珠懷忠，觸階而死。因此劉后在先皇前進了讒言，方將娘娘賜死情由，也說了一遍。李太后如夢方醒，不由傷心。狄后再三勸慰，太后方纔止淚，問道：『皇姐，如何叫皇兒知道，使我母子重逢呢？』狄后道：『待臣妃裝起

病來，遣甯總管奏知當今，聖上必然親來。那時臣妃吐露真情便了。』娘娘稱善。一宿不提。

到了次日清晨，便派甯總管上朝奏明聖上，說：『狄后娘娘夜間偶然得病，甚是沉重。』甯總管不知底裏，不敢不去，只得遵懿旨上朝去了。狄后又將此事告知六合王。

誰知聖上夜間得一奇夢，見彩鳳一隻，翎毛不全，望聖上哀叫三聲。仁宗從夢中驚醒，心裏納悶，不知是何緣故。及至五鼓，剛要臨朝，只見仁壽宮總管前來啓奏：說太后夜間得病，一夜無眠。天子聞聽，以爲應了夢兆，卽先至仁壽宮請安，便悄悄吩咐不可聲張，恐驚了太后。輕輕邁步，進了寢殿，已聽見了有呻吟之聲。忽聽見太后說：『寇宮人，你竟敢如此無理！』又聽啾啾一聲。此時宮人已將繡簾揭起。天子側身進內，來至御榻之前。劉后猛然驚醒，見天子在旁，便說：『有勞

皇兒掛念。哀家不過偶受風寒，沒有甚麼大病。且請放心。」天子問安已畢，立刻傳御醫調治。惟恐太后心內不耐煩，略略安慰幾句，即便退出。

纔離了仁壽宮，剛至分宮樓，只見南清宮總管跪倒，奏道：「狄后娘娘夜間得病甚重，奴婢特來啓奏。」仁宗聞聽，這一驚非同小可，立刻吩咐親臨南清宮。只見六合王迎接聖上。先問了狄后得病的光景。六合王含糊奏對：「娘娘夜間得病，此時略覺好些。」聖上心內稍覺安慰，便吩咐隨侍的俱各在外伺候，單帶陳林跟隨。

此旨一下，暗合六合王之心，側身前引，來至寢宮以內，但見靜悄悄寂寞無聲，連個承御丫頭一個也無有。又見御榻之上，錦帳高懸，狄后面裏而臥。仁宗連忙上前問安。狄后翻轉身來，猛然間問道：「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爲先？」天子答道：「莫過于孝。」狄后歎了一口氣，道：「既是孝字爲先，有爲人子不知其母存亡的麼？又有入子爲君而不知其母在外飄零的麼？」這兩句話問的天

子茫然不懂，猶以爲是狄后病中讖語。狄后又道：『此事臣妃盡知底蘊，惟恐陛下不信。』仁宗聽狄后自稱臣妃，不覺大驚道：『皇娘何出此言？望乞明白垂訓。』狄后轉身，從帳內拉出一個黃匣來，便道：『陛下，可知此物的來由麼？』仁宗接過，打開一看，見是一塊玉璽龍袂，上面有先皇的親筆御記：『鎮壓天狗冲犯，故此用上寶印。』仁宗看罷，連忙站起。

誰知老伴陳林在旁，睹物傷情，想起當年，早已淚流滿面。天子猛回頭見陳林啼哭，更覺詫異，便追問此袂的來由。狄后方將郭槐與劉后圖謀正宮，設計陷害李后。其中多虧了兩個忠義之人，一個是金華宮承御寇珠，一個是陳林。寇珠奉劉后之命將太子抱出宮來，那時就用此袂包裹，暗暗交付陳林。仁宗聽至此，又慙了陳林一眼。此時陳林已哭的淚人一般。狄后又道：『多虧陳林經了多少顛險，方將太子抱出，入南清宮內，在此撫養六年。陛下七歲時承嗣與先皇，補了東宮之缺。千不合，萬不合，陛下見了寒宮母親落淚，纔惹起劉后疑忌，生生把個寇珠處死，

又要賜死母后。其中又多虧了兩個忠臣。一個小太監余忠情願替太后殉難，秦鳳方將母后換出，送往陳州。後來秦鳳自焚，家中無主，母后不能存留，只落得破釜乞食。幸喜包卿在陳州放糧，由草橋認了母后，假稱母子以掩耳目。昨日與臣妃作壽，方能與國母見面。』仁宗聽罷，不勝驚駭，淚如雨下，道：『如此說來，朕的皇娘現在何處？』只聽得罩壁後悲聲切切，出來了一位一品服色的夫人。仁宗見了發怔。

太后恐天子生疑，連忙將金丸取出，付與仁宗。天子接來一看，正與劉后金丸一般，只是上面刻的是玉宸宮，下書娘娘名號。仁宗搶行幾步，雙膝跪倒，道：『孩兒不孝，苦煞皇娘了！』說至此，不由放聲大哭。母子抱頭，悲痛不已。只見狄后已然下牀來，跪倒塵埃，匍匐請罪。連六合王及陳林俱各跪倒在旁，哀哀相勸。母子傷感多時。天子又叩謝了狄妃，攙扶起來；復又拉住陳林的手，哭道：『若不虧你忠心爲國，焉有朕躬！』陳林已然說不出話來，惟有流淚謝恩而已。大



家平身。仁宗又對太后說道：『皇娘如此受苦，孩兒枉爲天子。何以對滿朝文武？豈不得罪於天下乎？』說至此，又怨又憤。狄后在旁勸道：『聖上還朝降旨，卽着郭槐陳林一同前往開封府宣讀，包學士自有辦法。』這却是包公之計，命李誥命奏明李太后的。太后告訴狄后，狄后纔奏的。

當下仁宗准奏，又安慰了太后許多言語，然後駕轉回宮。立刻御筆草詔，密密封好，欽派郭槐陳林往開封府宣讀。郭槐以爲必是加封包公，欣然同定陳林，竟奔開封府而來。

且說包公自昨日伺候娘娘去後，遲不多時，包興便押空轎回來，說：『狄后將太夫人留下，要多住幾日。小人押空轎回來。那裏賞了跟役人等二十兩銀子，賞了轎上二十弔錢。』包公點頭，吩咐道：『明日五鼓，你到朝房打聽，要悄悄的。如有甚麼事，急忙回來，稟我知道。』包興領命。至次日黎明時，便回來了。知道包

公尚在臥室，連忙進內，在廊下輕輕咳嗽。包公便問：『你回來了？打聽有甚麼事沒有？』包興稟道：『打聽得劉后夜間欠安，聖上立刻駕至仁壽宮請安；後來又傳旨，立刻親臨南清宮，說狄后娘娘也病了。大約此時聖駕還未回宮呢。』包公聽畢，說：『知道了。』包興退出。包公與夫人計議道：『這必是太后吐露真情，狄后設的機謀。』夫妻二人，暗暗歡喜。

纔用完早飯，忽報聖旨到了。包公忙換朝服，接入公堂之上。只見郭槐在前，陳林在後，手捧聖旨。郭槐自以爲是都堂，應宣讀聖旨，展開御封。包公山呼已畢，郭槐便念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今有太監郭……」』剛念至此，他看見自己的名字，便不能向下念了。

旁邊陳林接過來，宣讀道：『「今有太監郭槐謀逆不端，奸心叵測。先皇乏嗣，不思永祚之忠誠；太后懷胎，遽遭與妖之暗算。懷抱龍祚，不遵鳳詔，寇宮人之志可達天；離却北闕，竟赴南清，陳總管之忠堪貫日。因淚痕，生疑忌，將明

朗初吐寶珠，立斃杖下；假詛咒，進讒言，把氣昂昂一點余忠，替死梁間。致令掌堂國母，廿載沉冤，受盡了背井離鄉之苦。若非耿耿包卿一腔忠赤，焉得有還珠返璧之期。似此滅倫悖理，宜當嚴審細推。按詔究出口供，依法剖其心腹。事關國典，理重君親。欽交開封府嚴加審訊。上命欽哉！」望詔謝恩。」

包公口呼『萬歲』。立起身來，接了聖旨，吩咐一聲：『拿下。』只見楞爺趙虎竟奔了賢伴陳林，伸手就去要拿。包公連忙喝住：『大膽！還不退下。』趙爺發愣。還是王朝馬漢將郭槐衣服冠履打去，提到當堂，向上跪倒。上面供奉聖旨。包公向左設了公座，傍邊設一側座，叫陳林坐了。當日包公入了公位，向郭槐說道：『你快將已往之事，從實招來。』

未識郭槐招與不招，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巧取供單郭槐受戮——明頒詔旨李后還宮

且說包公將郭槐拿下，喊了堂威，入了公座，傍邊又設了個側座叫陳林坐了。包公便叫道：『郭槐，將當初陷害李后怎生抵換太子，從實招來。』郭槐說：『大人何出此言。當初係李妃產生妖孽，先皇震怒，纔貶冷宮，焉有抵換之理呢？』陳林接着說道：『既無有抵換，爲何叫寇承御抱出太子，用裙緜勒死丟在金水橋下呢？』郭槐聞聽道：『陳總管，你爲何質証起咱家來？你我皆是進御之人，難道太后娘娘的性格你是不知道的麼？儻然回來太后懿旨到來，只怕你也吃罪不起。』包公聞

聽，微微冷笑道：『郭槐，你敢以劉后欺壓本閣麼？你不提劉后便罷；既已提出，說不得可要得罪了。』吩咐：『拉下去，重責二十板。』左右答應，一聲吶喊，將他翻倒在地，打了二十。只打得皮開肉綻，呲牙咧嘴，哀聲不絕。

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認麼？』郭槐到了此時，豈不知事關重大，橫了心再也不招，說道：『當日原是李妃產生妖孽，自招愆尤，與我郭槐甚麼相干。』包公道：『既無抵換之事，爲何又將寇承御處死？』郭槐道：『那是因寇珠頂撞了太后，太后方纔施刑。』陳林在傍，又說道：『此話你又說差了。當初拷問寇承御，還是我掌刑杖。劉后諄諄追問着他，將太子抱出置于何地？你如何說是頂撞呢？』郭槐聞聽，將雙眼一瞪，道：『既是你掌刑；生生是你下了毒手，將寇承御打的受刑不過，他纔觸階而死。爲何反來問我呢？』包公聞聽道：『好惡賊！竟敢如此的狡展！』吩咐：『左右，與我拶起來。』左右又一聲喊，將郭槐雙手併齊，套上拶子，把繩往左右一分。只聞郭槐殺豬也似的喊起來。包公問道：『郭槐，你還不招』

認麼？」郭槐咬定牙根道：「沒有甚麼招的喇。」見他汗似蒸籠，面目更色。包公吩咐卸刑，鬆放拶子。時郭槐又是哀聲不絕，神魂不定，只得暫且收監，明日再問。先叫陳林將今日審問的情由，暫且覆旨。

包公退堂，來至書室，便叫包興請公孫先生。不多時，公孫策來到，已知此事的底裏，恭見包公已畢，在側坐了。包公道：「今日聖旨到來宣讀之時，先生想來已明白此事了。我也不用再說了。只是郭槐再不招認。我見拶他之時，頭上出汗，面目更改，恐有他變。此乃奉旨的欽犯，他又攔不住大刑，這便如何是好？故此請了先生來，設想一個法子，只傷皮肉，不動筋骨，要叫他招承方好。」公孫策道：「待晚生思索了，畫成式樣，再爲呈閱。」說罷，退出，來到自己房內，籌思多時。偶然想起，急忙提筆畫出，又擬了名兒，來到書房回稟包公。包公接來一看，上面註明尺寸，彷彿大熨斗相似，却不是平面，上面皆是垂珠圓頭釘兒，用鐵打就；臨用時將炭燒紅，把犯人肉厚處燙炙，再也不能損傷筋骨，止於皮肉受傷而

已。包公看了問道：『此刑可有名號？』公孫策道：『名曰「杏花雨」，取其落紅點點之意。』包公笑道：『這樣惡刑，却有這等雅名。先生真才人也！』即着公孫策立刻傳鐵匠打造。次日隔了一天，此刑業已打就。到了第三日，包公便升堂提審郭槐。

且說郭槐在監牢之中，又是手疼又是板瘡，呻吟不絕，飲食懶進，兩日光景便覺形容憔悴。他心中却暗自思道，我如今在此三日，爲何太后懿旨還不見到來呢？猛然又想起太后欠安，想來此事尙未得知。我是咬定牙根，橫了心再不招承。既無口供，包黑他也難以定案。只是聖上忽然間爲何想起此事來呢？真真令人不解。

正在犯思之際，忽然一提牢前來說道：『老爺升堂，請郭總管呢。』郭槐就知道又要審訊了，不覺的心內突突的亂跳。隨着差役上了公堂。只見紅焰焰的一盆炭火內裏燒着一物，却不知是何作用。只得朝上跪倒。只聽包公問道：『郭槐，當初因何定計害了李后？用物抵換太子？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郭槐道：『實無此事，叫咱家從何招起。若果有此事，慢說遲滯這些年，管保早已敗露了。望祈大

人詳察。』包公聞聽，不由怒髮沖冠，將驚堂一拍，道：『惡賊，你的奸謀業已敗露，連聖上皆知，尙敢推諉。其實可惡！』吩咐：『左右，將他剝去衣服。』上來四個差役，剝去衣服，露出脊背，左右二人把住。只見一人用個布帕連髮將頭按下去；那邊一人從火盆內攪起木把，拿起杏花雨，站在惡賊背上。只聽包公道：『郭槐，你還不招麼？』郭槐橫了心，並不言語。包公吩咐用刑，只見杏花雨往下一落，登時皮肉皆焦，臭味難聞。只疼得惡賊渾身亂抖。先前還有哀叫之聲，後來只剩得發喘了。包公見此光景，只得吩咐住刑，容他喘息再問。左右將他扶住，郭槐那裏還扎掙得來呢，早已灘在地下。包公便叫搭下去。公孫策早已暗暗吩咐差役叫搭在獄神廟內。

郭槐到了獄神廟，只見提牢手捧蓋碗，笑容滿面，到跟前悄悄的說道：『太輔老爺，多有受驚了。小人無物可敬，覓得定痛丸藥一服，特備黃酒一盞，請太輔老



爺用了，管保益氣安神。」郭槐見他勸慰慇懃，語言溫和，不由的接過來道：「生受你了。咱家儻有出頭之日，再不忘你便了。」提牢道：「老爺何出此言。如若離了開封，那時求太輔老爺略一伸手，小人便受攜帶多多矣。」一句話奉承的惡賊滿心歡喜，將藥并酒服下，立時覺得心神俱安。便問道：「此酒尚有否？」提牢道：「有，有。多着呢。」便叫人急速送酒來。自己接過，仍叫那人退了，又恭恭敬敬的給惡賊斟上。

郭槐見他如此光景，又精細，又周到，不勝歡喜。一壁飲酒，一壁問道：「你這幾日可曾聽見朝中有甚麼事情沒有呢？」提牢道：「沒有聽見甚麼咧。聽見說太后欠安，因寇宮人作祟，如今全愈了。聖上天天在仁壽宮請安。大約不過遲一二日，太后必然懿旨到來，那時太輔老爺必然無事。就是我們大人，也不敢違背懿旨。」郭槐聽至此，心內暢然，連吃了幾杯。

誰知前兩日肚內未曾吃飯，今日一連喝了幾碗空心酒，不覺的面赤心跳二目朦

隴，登時醉醺醺起來，有些前仰後合。提牢見此光景，便將酒撤去，自己也就迴避了。只落得惡賊一人，踽踽涼涼，雖然多飲，心內却牽挂此事，不能去懷，暗暗躊躇道：『方纔聽提牢說，太后欠安，却因寇宮人作祟；幸喜如今全愈了。太后懿旨不一日也就下來了。』又想：『寇宮人死的本來冤枉，難怪他作祟。』

正在胡思亂想，覺得一陣陣涼風習習，塵沙簌簌，落在窗櫺之上。而且又在春暮之時，對此悽悽慘慘的光景。猛見前面似有人形，若近若遠，唧唧唔唔聲音。郭槐一見，不由的心中膽怯起來。纔要喚人，只見那人影兒來至面前，說道：『郭槐，你不要害怕。奴非別人，乃寇承御，特來求太輔賞對一言。昨日與太后已在森羅殿証明。太后說此事皆是太輔主裁，故此放太后回宮。并且查得太后與太輔尚有陽壽一紀，奴家不能久在幽冥，今日特來與太輔辨明當初之事，奴便超生去也。』郭槐聞聽，毛骨悚然。又見面前之人，披髮滿面血痕，惟聞得嚙聲細氣，已知是寇宮人顯魂，正對了方纔提牢之話，不由的答道：『寇宮人，真正委屈死你了。當初

原是我與尤婆定計用剝皮狸貓換出太子，陷害李后。你彼時並不知情，竟自含冤而死。如今我既有陽壽一紀，儻能出獄，我請高僧高道超度你便了。」又聽女鬼哭道：『郭太輔，你既有此好心，奴家感謝不盡。少時到森羅殿，只要太輔將當初之事說明，奴家便得超生，何用僧道超度；若懺悔不至誠，反生罪孽。……』

剛言至此，忽聽鬼語啾啾，出來了兩個小鬼，手執追命索牌，說：『閻羅天子升殿，立召郭槐的生魂隨屈死的冤鬼前往質對。』說罷，拉了郭槐就走。惡賊到了此時，恍恍惚忽，不因不由跟着。灣灣曲曲，來到一座殿上，只見黑悽悽，陰慘慘，也辨不出東南西北。忽聽小鬼說道：『跪下。』惡賊連忙跪倒。便叫道：『郭槐，你與劉后所作之事，冊籍業已註明，理應隨入輪迴；奈你陽壽未終，必當回生陽世，惟有寇珠冤魂，地府不便收此遊蕩女鬼。你須將當初之事訴說明白，你便從此超生。事已如此，不可隱瞞了。』郭槐聞聽，連忙朝上叩頭，便將當初劉后圖謀正宮，用剝皮狸貓抵換太子，陷害了李妃的情由，述說一遍。

忽見燈光明亮，上面坐着的正是包公，兩旁衙役羅列，真不亞如森羅殿一般。早有書吏將口供呈上，又有獄神廟內書吏一名，亦將郭槐與女鬼說的言語一并呈上。包公一同看了，吩咐拿下去，叫他畫供。惡賊到了此時無奈，已知落在圈套，只得把招畫了。

你道女鬼是誰？乃是公孫策暗差耿春鄭平到勾欄院將妓女王三巧喚來。多虧公孫策諄諄教演，便假扮女鬼套出真情，賞了他五十兩銀子，打發他回去了。

此時包公仍將郭槐寄監，派人好生看守。等次日五鼓上朝，奏明仁宗，將供招謹呈御覽。仁宗袖了供招。朝散回宮，便往仁壽宮而來。見劉后沉香之間，手舞足蹈，似有招架之態。猛然醒來，見天子立在面前，便道：『郭槐係先皇老臣，望皇兒格外赦宥。』仁宗聞聽，也不答言，從袖中將郭槐的供招向劉后前一擲。劉后見此光景，拿起一看，登時膽裂魂飛，氣堵咽喉。久病之人，如何禁得住罪犯天條。

一嚇竟自「嗚呼哀哉」了。仁宗吩咐將劉后抬入偏殿，按妃禮殯殮了，草草奉移而已。傳旨卽刻打掃宮院。

次日升殿，羣臣山呼已畢。聖上宣召包公，便將劉后驚懼而亡，就着包卿代朕草詔頒行天下，匡正國典。從此黎民內外臣宰，方知國母太后姓李，却不姓劉。當時聖上着欽天監揀了吉日，齋戒沐浴，告祭各廟，然後排了鑾輿，帶領合朝文武，親詣南清宮迎請太后還宮。所有禮節自有儀典，不必細表。太后娘娘乘了御輦，狄后賢妃也乘了寶輿，跟隨入宮。仁宗天子請了太后之後，先行回鑾，在宮內伺候。此時王妃命婦俱各入朝，排班迎接鳳駕。太后入宮，升座受賀已畢。起身更衣。傳旨宣召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之妻李氏夫人進宮。太后與狄后仍以姐妹之禮相見，重加賞賜。仁宗亦有酬報，不必細表。

外面衆臣朝賀已畢。天子傳旨，將郭槐立劓。此時尤婆已死，照例戮屍。又傳旨，在仁壽宮壽山福海地面丈量妥協，左邊勅建寇宮人祠堂名曰忠烈祠；右邊勅建秦

鳳余忠祠堂，名曰雙義祠。工竣，親詣拈香。

一日，老丞相王芭遞了一本，因年老力衰，情願告老休致。聖上憐念元老，仍賞食全俸，准其養老。即將包公加封爲首相。包公又奏明公孫策與四勇士累有叅贊功績。仁宗于是封公孫策爲主簿，四勇士俱賞六品校尉，仍在開封府供職。又奉太后懿旨，封陳林爲都堂，范宗華爲承信郎；將破窰改爲廟宇，欽賜白銀千兩，香火地十頃，就叫范宗華爲廟官，春秋兩祭，永垂不朽。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十九回

## 第二十回

受冤厲忠良遭大難——殺妖道豪傑立奇功

且說包公自升爲首相，每日勤勞王事，不畏權奸，秉正條陳，聖上無有不允。就是滿朝文武誰不欽仰，縱然素有仇隙之人，到了此時也奈何他不得。

一日，包公朝罷，來到開封，進了書房，親自寫了一封書信，叫包興備厚禮一分，外帶銀三百兩，選了個能幹差役前往常州府武進縣遇杰村聘請南俠展熊飛；又寫了家信一并前去。



剛然去後，只見值班頭目向上跪倒：『啓上相爺，外面有男女二人，口稱冤枉，前來伸訴。』包公吩咐，點鼓升堂。立刻帶至堂上。包公見男女二人，皆有五旬年紀。先叫將婆子帶上來。婆子上前跪倒，訴說道：『婆子楊氏。丈夫姓黃久已去世。有二個女兒，長名金香，次名玉香。我這小女兒原許與趙國盛之子爲妻。昨日他家娶去，婆子因女兒出嫁未免傷心。及至去了之後，誰知我的大女兒却不見了。婆子又忙到各處尋找，再也沒有，急的婆子要死。老爺想，婆子一生就仗着女兒。我寡婦失業的，原打算將來兩個女婿，有半子之勞，可以照看。寡婦如今把個大女兒丟了，竟自不知去向。婆子又是急，又是傷心，正在啼哭之時；不想我們親家趙國盛找了我來，合我不依，說我把女兒抵換了。彼此分爭不清，故此前來，求老爺替我們判斷判斷，找找我的女兒纔好。』包公聽罷，問道：『你家可有常來往的親眷沒有？』楊氏道：『慢說親眷，就是街坊鄰舍無事也是不常往來的。婆子孤苦的很呢。』說至此，就哭起來了。

包公吩咐，把婆子帶下去，將趙國盛帶上來。趙國盛上前跪倒，訴道：『小人趙國盛原與楊氏是親家。他有兩個女兒，大的醜陋，小的俊俏，小人與兒子定的是他小女兒。娶來一看，却是他大女兒。因此急急趕到他家，與他分爭，爲何抵換。不料楊氏他倒不依，說小人把他兩個女兒都娶去了，欺負他孀居寡婦了。因此到老爺台前，求老爺剖斷剖斷。』包公問道：『趙國盛，你可認明是他大女兒麼？』趙國盛道：『怎麼認得不明呢。當初有我們親家在日，未作親時，他兩個女兒小人俱是見過的，大的極醜，小的甚俊。因小人愛他小女，纔與小人兒子定了親事。那個醜的，小人斷不要的。』包公聽罷，點了點頭。便叫：『你二人且自回去，聽候傳訊。』』

老爺退堂，來至書房，將此事揣度。包興倒過茶來，恭恭敬敬，送至包公面前。只見包公坐在椅上身體亂幌，兩眼發直，也不言語，也不接茶。包興見此光景，連忙放下茶杯，悄悄問道：『老爺怎麼了？』包公忽然將身子一挺，說道：『好

血腥氣吓！』往後便倒，昏迷不醒。包興急急扶着，口中亂叫：『老爺！老爺！』外面李才等一齊進來，彼此攙扶，抬至牀榻之上。一時傳到裏面。李氏誥命聞聽，唬得驚疑不止，連忙趕至書房看視。李才等急迴避。只見包公躺在牀上，雙眉緊皺，二目難睜，四肢全然不動，一語也不發。夫人看畢，不知是何緣故。正在納悶，包興在窗外道：『啓上夫人，公孫主簿前來與老爺診脈。』夫人聞聽，只得帶領丫鬚迴避。

包興同着公孫先生來至書房榻前。公孫策細細搜求病源。診了左脈，連說：『無妨。』又診右脈，便道：『怪事！』包興在旁，問道：『先生看相爺是何病症？』公孫策道：『據我看來，相爺六脈平和並無病症。』又摸了摸頭上並心上，再細氣息亦順，彷彿睡着的一般。包興將方纔的形景述說一遍。公孫策聞得便覺納悶，並斷不出病從何處起的。只得先叫包興進內安慰夫人一番，并稟明須要啓奏。自己便寫了告病摺子，來日五鼓，上朝呈遞。

天子聞奏，欽派御醫到開封府診脈，也斷不出是何病症。一時太后也知道了，又派老伴陳林前來看視。此時開封府內外上下人等，也有求神問卜的，也有說偏方的。無奈包公昏迷不省，人事不知，飲食不進，止于酣睡而已。幸虧公孫先生頗曉醫理，不時在書房診脈照料。至於包與李才更不消說了，晝夜環繞，不離左右。就是李氏誥命，一日也是要到書房幾次。惟有外面公孫策與四勇士，個個急的擦拳摸掌，短嘆長吁，竟自無法可施。

誰知一連就是五天。公孫策看包公脈息，漸漸的微弱起來。大家不由的着急。獨包與與別人不同。他見老爺這般光景，因想當初罷職之時曾在大相國寺得病，與此次相同，那時多虧了然和尚醫治。偏偏他又雲遊去了。由此便想起，當初經了多少艱險，受了多少奔波，好容易熬到如此地步。不想舊病復發，竟自不能醫治。越想越愁，不由的淚流滿面。

正在淚泣之際，只見前次派去常州的差役回來，『言展熊飛並未在家。老僕

說：「我家官人若能早晚回來，必然急急的趕赴開封，決不負相爺大恩。」又說：「家信也送到了，現有帶來的回信。老爺府上俱各平安。」差人說了許多的話，包興他止于出神，點頭而已，把家信接過，送進去了。信內無非是「平安」二字。

你道南俠那裏去了？他乃行義之人，浪跡萍踪原無定向。自截了駝驕將金玉仙送至觀音菴與馬漢分別之後，他便朝遊名山，暮宿古廟。凡有不平之事，他不知又作了多少。每日閒遊，偶聞得人人傳說，處處講論，說當今國母原來姓李，却不姓劉，多虧了包公訪查出來。現今包公入閣，拜了首相。當作一件新聞，處處傳聞。南俠聽在耳內，心中暗暗歡喜道：「我何不前往開封探望一番呢。」

一日午間，來至榆林鎮，上酒樓獨坐飲酒。正在舉杯要飲，忽見面前走過一個婦人來，年紀約有三旬上下，面黃肌瘦，憔悴形容，却有幾分姿色。及至看他身上穿着，雖是粗布衣服，却又極其乾淨。見他欲言不言，遲疑半晌，羞的面紅過耳，

方纔說道：『奴家王氏，丈夫名叫胡成，現在三寶村居住。因年荒歲旱，家無生理，不想婆婆與丈夫俱各病倒，萬分出于無奈；故此小婦人出來拋頭露面，沿街乞化，望乞貴君子周濟一二。』說罷，深深萬福，不覺落下淚來。

展爺見他說的可憐，一回手在兜肚中摸出半錠銀子，放在桌上，道：『既是如此；將此銀拿去，急急回家贖帖藥餌，餘者作爲養病之資，不要沿街乞化了。』婦人見是一大半錠銀子，約有三兩多，却不敢受，便道：『貴客方便，賜我幾文錢足矣。如此厚賜，小婦人實不敢領的。』展爺道：『豈有此理！我施捨于你，你爲何拒而不納呢？這却令人不解。』婦人道：『貴客有所不知。小婦人求乞，全是出于無奈。今日但將此銀拿回家去，惟恐婆婆丈夫反生疑忌，那時恐負貴客一番美意。』展爺聽罷，甚爲有理。

誰知堂官在旁插言道：『你只管放心。這位既言施捨，你便拿回。若你婆婆丈夫噴怪時，只管叫你丈夫前來見我。我便是個証見。難道你還不放心麼？』展爺連

忙稱是，道：『你只管拿去罷，不必疑惑了。』婦人又向展爺深深萬福，拿起銀子下樓去了。跑堂又向展爺添酒要菜。也下樓去了。

不料那邊有一人。他見展爺給了那婦人半錠銀子，便微微的說笑。此人喚季婁兒，爲人譎詐多端，極是個不良之輩。他向展爺說道：『客官不當給這婦人許多銀子。他乃故意作生理的。前次有個人贈銀與他，後來被他丈夫訛詐，說調戲他女人了，逼索遮羞銀一百兩，方纔完事。如今客官給他銀兩，惟恐少時他丈夫又來要訛詐呢。』展爺聞聽，雖不介意，不由的心中輾轉道：『若依此人所說，天下人還敢有行善的麼？他要果真訛詐，我却不怕他；惟恐別人就要入了他的局騙了。細細想來，似這樣人也就好生可惡呢！——也罷，我原是無事，何不到三寶村走走。若果有此事，將他處治一番，以戒下次。』想罷，喫了酒飯，會錢下樓，出門向人問明三寶村而來。相離不遠，見天色甚早，路旁有一道士廟，叫作通真觀。展爺便在此廟作了下處。因老道邢吉有事拜壇去，觀內只見兩個小道士名喚談明談月，就在

廟二門外西殿內住下。

天交初鼓，展爺換了夜行衣服，離了通真觀，來到三寶村胡成家內，早已聽見婆子啜聲，男子恨怨，婦人啼哭，嘈嘈不休。忽聽婆子道：『若非有外心，何以有許多銀子呢？』男子接着說道：『母親不必說了。明日叫他娘家領回就是了。』並聽不見婦人折辨，惟有嗚嗚的哭泣而已。南俠聽至此，想起白日婦人在酒樓之言，却有先見之明，嘆息不止。

猛抬頭忽見外有一人影，又聽得高聲說道：『既拿我的銀子，應了我的事，就該早些出來。如今既不出來，必須將銀子早早還我。』南俠聞聽，氣冲牛斗，趕出離門，一伸手把那人揪住。仔細看時，却是季婁兒。季婁兒害怕，哀告道：『大王爺，饒命！』南俠也不答言，將他輕輕一提，扭至院內，也就高聲說道：『吾乃夜遊神是也。適遇日遊神，曾言午間有賢孝節婦，因婆婆丈夫染病，含羞乞化，在酒



樓上遇正直君子，憐念孝婦，贈銀半錠。誰知被奸人看見，頓起不良之心，夜間前來訛詐。吾神在此，豈容奸人陷害？且隨吾神到荒郊之外，免得連累良善之家。」說罷，提了季婁兒出籬門去了。胡家母子聽了，方知媳婦得銀之故，連忙安慰王氏一番，深感賢婦不提。

且說南俠將季婁兒提至曠野，拔劍斬訖。見斜刺裏有一曲彎小路，以爲從此可以奔至大路，信步行去。見面前一段高牆，細細看來，原來是通真觀的後閣，不由的滿心歡喜。自己暗暗道：『不想倒走近便了。我何不從後面而入，豈不省事。』將身子一縱，上了牆頭，翻身軀輕輕落在裏面，躡步悄足行來。偶見跨所內燈光閃灼，心中想道：『此時已交三鼓之半，爲何尚有燈光？我何不看看呢。』用手推門，却是關閉，只得飛身上了牆頭。見人影照在窗上，彷彿小道士談月光景。忽又聽見婦人說道：『你我雖然定下此計，但不知我姐姐頂替去了，人家依與不依。』

又聽得小道士說：『他縱然不依，自有我那岳母答覆他，怕他怎的？你休要多慮，趁此美景良宵，且自同赴陽台要緊。』說着，便立起身來。展爺聽到此處，心中暗道：『原來小道士作此暗昧之事，也就不是出家的道理了！且待明日，再作道理。』

（大凡夜行人最忌的是採花，又忌的是聽。）

展爺剛轉身，忽又聽見婦人說道：『我問問你。你說龐太師暗害包公，此事到底是怎麼樣了？』展爺聽了此句，連忙縮腳側聽。只聽談月道：『你不知道，我師傅此法百發百中，現今在龐太師花園設壇，如今業已五日了；趕到七日，必然成功。那時得謝銀一千兩，我將此銀偷出，咱們遠走高飛，豈不是長久夫妻麼？』

展爺聽了，登時驚疑不止。連忙落下牆來，趕到前面殿內，束束包裹，並不換衣，也不告辭，竟奔汴梁城內而來。不過片時工夫，已至城下。見滿天星斗，聽了聽正打四更。展爺無奈何，繞過護城河，來至城下，將包袱打開，把爬城索取出，依法安好，一步一步上得城來；將爬城索取上，上面安好，墜城而下。腳落實地，

將索抖下，收入包袱內，背在肩上，直奔龐太師府而來。來至花園牆外，找了棵小樹將包袱挂上，這纔跳進花園。只見高結法台，點燭焚香，有一老道披着髮在上面作法。展爺暗暗步上高台，在老道身後，悄悄的抽出劍來。

不知老道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擲人頭南俠驚佞黨——除邪崇學士審度婆

且說邢吉正在作法，忽聽得腦後寒光一縷，急將身體一閃。已然看見展爺目光炯炯，煞氣騰騰，一道陽光直奔瓶上。——所謂邪不侵正。只聽得拍的一聲響亮，將個瓶子炸爲兩半。老道見他法術已破，不覺哎喲了一聲，栽下法台。展爺恐他逃走，翻身趕下臺來。老道剛然爬起要跑，展爺抽後就是一脚。老道往前一撲，爬在地下。展爺卽上前從腦後手起劍落，已然身首異處。展爺斬了老道，從新上臺來細看，見桌上污血狼籍，當中有一個木頭人兒。連忙輕輕提出，低頭一看，見有圍

桌，便扯了一塊，將木頭人兒包裹好了，揣在懷內。下得臺來，提了人頭，竟奔書房而來。此時已有五鼓之半。

且說龐吉正與龐福在書房，說道：『今日天明已是六日，明日便可成功。雖然報了殺子之讎，只是便宜他全屍而死。……』剛說至此，只聽得噓噓的一聲，把窗戶上大玻璃打破，擲進一個毛茸茸血淋淋的人頭來。龐吉猛然吃這一嚇，幾乎在椅子上栽倒。傍邊龐福嚇縮作一團。遲了半晌，並無動靜。龐賊主僕方纔仗着膽子，掌燈看時，却是老道邢吉的首級。龐吉忽然省悟。這必是開封府暗遣能人，前來破了法術，殺了老道。即叫龐福傳喚家人四下裏搜尋，那裏有個人影。只得叫人打掃了花園，埋了老道尸首，撤去法臺，忿忿悔恨而已。

且說南俠離了花園，來至牆外樹上，將包裹取下，拿了大衫披在身上，直奔開封。只見內外燈燭輝煌，俱是守護相爺。連忙叫人通報。公孫先生聞聽展爺到來，

不勝歡喜，便同四勇士一併迎將出來。剛然見面不及叙寒溫，展爺便道：『相爺身體欠安麼？』公孫先生詫異道：『吾兄何以知之？』展爺道：『且到裏面，再爲細講。』大家拱手來至公所，將包裹放下。彼此遜坐，獻茶已畢。公孫策便問展爺：『何以知道相爺染病？請道其詳。』南俠道：『說起來話長。衆位賢弟且看此物，便知分曉。』說罷，懷中掏出一物，連忙打開，却是一塊圍桌片兒，裏面裹定一個木頭人兒。公孫策接來，與衆人在燈下仔細端詳，不解其故。公孫策又細細看出，上面有字，彷彿是包公的名字與年庚，不覺失聲道：『噯喲！這是使的魘魔法兒罷。』展爺道：『還是老先生大才，猜的不錯。』衆人便問展爺，此物從何處得來。展爺纔待要說，只見包興從裏跑出來道：『相爺已然醒來，今已坐起，現在書房喝粥呢。派我出來。說與展義士一同來的。叫我來請進書房一看。不知展爺來也不會？』大家聽了，各各歡喜。原是燈下圍繞着看木頭人兒，包興未看見展爺，倒是展爺連忙站起，過來見了包興。包興只樂得心花開放，便道：『果然展爺來了。請

罷！我們相爺在書房恭候呢。」

此時公孫先生同定展爺立刻來至書房，參見包公。包公連忙讓坐。展爺告坐，在對面椅子上坐下。公孫主簿在側首下位相陪。只聽包公道：『本閣屢叨義士救護，何以酬報。卽如今若非義士，我包某幾乎一命休矣！從今後務望義士常在開封，扶助一二，庶不負渴想之誠。』展爺連說：『不敢，不敢。』公孫策在傍答道：『前次相爺曾差人去到尊府聘請吾兄，恰值公出未回。不料吾兄今日纔到。』展爺道：『小弟萍踪無定。因聞得老爺拜了相，特來叅賀。不想在通真觀聞得老爺得病原由，故此連夜趕來。果然老爺病體全愈，在下方能略盡微忱。這也是相爺洪福所致。』包公與公孫策聞聽展爺之言，不甚明白，問：『通真觀在那裏？如何在那裏聽得信呢？』展爺道：『通真觀離三寶莊不遠。』便將夜間在跨所聽見小道士與婦人的言語，因此急急趕到太師的花園，正見老道拜壇，瓶子炸了，將老道殺死，包了木人前來；滔滔不斷，述說了一遍。包公聞聽，如夢方醒。公孫策在旁道：『如

此說來，黃寡婦一案也就好辦了。」一句話提醒包公，說：「是呀，前次那婆子他說不見了女兒，莫非是小道士偷拐去了不成？」公孫策連忙稱「是。相爺所見不差。」復又站起身來，將遞摺子告病，聖上欽派陳林前來看視，并賞御醫診視，一併稟明。包公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先生辦一本叅奏的摺子。一來恭請聖安，銷假謝恩；二來叅龐太師善用魘魔妖法，暗中謀害大臣，卽以木人并殺死的老道邢吉爲証。我于後日五鼓上朝呈遞。」包公吩咐已畢。公孫策連忙稱「是」。只見展爺起身告辭。因老爺初愈，惟恐勞了神思。包公便叫公孫策好生款待。二人作別，離了書房。

此時天已黎明，包公略爲歇息，自有包興李才二人伺候。外面公所內，展爺與公孫先生王馬張趙等各敘闊別之情。展爺又將新聞相爺欠安的情由，述說一遍。大家聞聽，方纔省悟，不勝歡喜。雖然熬了幾夜未能安眠，到了此時，各各精神煥發，把乏困俱各忘在九霄雲外了。所謂「人逢喜事精神長」，是再不能錯的。彼此



正在交談。只見伴當人等安放杯筷，擺上酒餚，極其豐盛，却是四勇士於展爺見包公之時，便吩咐廚房趕辦餚饌。一來與展爺接風擲塵；彼此大家慶賀。因這些日子相爺欠安，鬧的上下沸騰，各各愁煩焦躁，誰還拿飯當事呢，不過是喝幾杯悶酒而已。今日這一暢快，真是非常之樂。換盞傳杯，高談闊論。說到快活之時，投機之處，不由的哈哈大笑，歡呼振耳。惟有四爺趙虎比別人尤其放肆，杯杯淨，盞盞乾，樂的他手舞足蹈，未免的醜態畢露。

包興忽然從外面進來，大家彼此讓坐。包興滿面笑容道：『我奉相爺之命出來派差，抽空特來敬展爺一二杯。』展爺忙道：『豈敢，豈敢。適纔酒已過量，斷難從命。』包興那裏肯依。趙虎在旁攛掇，定要叫展爺立飲三杯。還是王朝分解，叫包興滿滿斟上了一盞敬展爺。展爺連忙接過，一飲而盡。大家又讓包興坐下。包興道：『我是不得空兒的，還要覆命相爺。』公孫策問道：『此時相爺又派出甚麼差使呢？』包興道：『相爺方纔睡醒，喝了粥，吃了點心，便立刻出籤叫往通真觀捉

拿談明談月合那婦人，並傳黃寡婦趙國盛一齊到案。大約傳到，就要升堂辦事。可見相爺爲國爲民，時刻在念，真不愧首相之位，實乃國家之大幸也！」包興告辭，上書房回話去了。

這裏衆人聽見相爺升堂，大家不敢多飲。惟有趙虎已經醉了，連忙用飯已畢，公孫策便約了展爺來至自己屋內，一壁說話，一壁打算叅奏的摺底。

此時已將談明談月并金香玉香以及黃寡婦趙國盛，俱各傳到。包公立刻升堂。喊了堂，入了座，便吩咐先帶談明。卽將談明帶上堂來，雙膝跪倒。見他有三句以上，形容枯瘦，舉止端詳，不像個作惡之人。包公問道：「你就是叫談明的麼？快將所作之事報上來。」談明向上叩頭，道：「小道士談明，師傅邢吉，在通真觀內出家。當初原是我師徒二人，我師傅邢吉每每作些暗昧之事，是小道時常諫勸，但不肯聽勸，反加責處；因此小道憂思成病。不料後來小道有一族弟，他來看視

小道。因他賭博蓄娼無所不爲，鬧的甚是狼狽，原是探病爲由，前來借貸。小道如何肯理他呢。他便哀求啼哭。誰知被師傅邢吉聽見，將他叫去，不知怎麼三言兩語，也出了家了。登時換了衣服鞋襪，起名叫作談月，噯喲！老爺呀！自談月到了廟中，我師傅如虎生翼。他二人作的不尷不尬之事，難以盡言。後來我師傅被龐太師請去，却是談月跟隨，小道在廟看守。忽見一日夜間，有人敲門。小道連忙開了山門一看，只見談月帶了個少年小道士一同進來。小道以爲是同道。——不然，又不知是他師徒行的甚麼鬼祟，小道也不敢管。關了山門，便自睡了。至次日，小道因談月帶了同道之人，也應當見禮。小道便到跨所，進去一看，就把小道嚇慌了。誰知不是道士，却是個少年女子，在那裏梳頭呢。小道纔要抽身，却見談月小解回來，便道：「師兄既已看見，我也不必隱瞞。此女乃是我暗裏帶來。無事便罷；如有事，自有我一人承當，惟求師兄不要聲張就是了。」老爺想小道素來受他的挾制，他如此說，小道還能管他麼？只得諾諾退去，求其他不加害於我，便是萬幸

了。自那日爲始，他每日又到龐太師府中去，他便將跨所封鎖。回來時，便同那女子吃喝耍笑。不想今日他剛要走，就被老爺這裏去了多人，將我等拿獲。這便是實在事跡。小道敢作証見，再不敢撒謊的。」老爺聽罷，暗暗點頭道：『看此道不是作惡之人，果然不出所料。』便吩咐帶在一旁。

便帶談月。只見談月上堂跪倒。老爺留神細看，見他約有二旬年歲，生得甚是俏麗，兩個眼睛滴溜溜的亂轉，已露出是個不良之輩了。又見他滿身華裳，更不是出家的形景。老爺將驚堂木一拍，道：『姦人婦女，私行拐帶，這也是你出家人作的麼？講！』談月纔待開言。只見談明在旁厲聲道：『談月，今日到了公堂之上，你可要從實招上去。我方纔將你所作所爲，俱各稟明了。』一句話把個談月噎的倒抽了一口氣，只得據實招道：『小道談月。因從那黃寡婦門口經過，只見有兩個女子，一個極醜，一個很俊，小道便留心。後來一來二去，漸漸的熟識。每日見那女子門前站立，彼此俱有眷戀之心，便暗定私約，悄從後門出入。不想被黃寡婦撞

見，是小道多用金帛買囑黃寡婦，便應允了。誰知後來趙家要迎娶，黃寡婦着了急了，便定了計策。就那日迎娶的夜裏，趁着忙亂之際，小道算是俗家的親戚，便將玉香改粧私行逃走。彼時已與金香說明。他原是長的醜陋，無人聘娶，莫若頂替去了。到了那裏，生米已成熟飯了，他也就反悔不來了。心想是個巧宗兒。誰知今日犯在當官。』說罷，往上磕頭。

包公問道：『你用多少銀子買囑了黃寡婦？』談月道：『紋銀三百兩。』包公問道：『你一個小道士，那裏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是偷我師傅的。』包公道：『你師傅那有許多銀子呢？』談月道：『我師傅原有魘魔神法，百發百中。若要害人，只用桃木做個人兒，上面寫着名姓年庚，用污血裝在瓶內。我師傅作起法來，只消七日，那人便氣絕身亡。只因老包……』說至此，自己連忙啐了一口，「呸！呸！」只因老爺有殺龐太師之子之仇，龐太師懷恨在心，將我師傅請去。言明作成此事謝銀一千五百兩。我師傅先要五百兩，下欠一千兩，等候事成再給。……』包

公聽罷，便道：『怪得你還要偷你師傅一千兩，與玉香遠走高飛，作長久夫妻呢！這就是了。』談月聽了此言，吃驚不小：『此話是我與玉香說的，老爺如何知道呢？必是被談明悄悄聽去了。』他那裏知道，暗地裏有個展爺與他洩了底呢。先將他二人帶將下去，吩咐帶黃寡婦母女上堂。

不知如何審辦，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二十一回

## 第二十二回

金鑾殿包相叅太師——耀武樓南俠封護衛

且說包公審明談月，吩咐將黃寡婦母女三人帶上來。只見金香果然醜陋不堪，玉香雖則俏麗，甚是妖淫。包公便問黃寡婦：『你受了談月三百兩，在於何處？』黃寡婦已知談月招承，只得吐實：稟道：『現藏在家中櫃底內。』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贓。將他母女每人撈了一撈，發在教坊司。母爲虔婆，暗合了貪財賣姦之意；女爲娼妓，又隨了倚門賣俏之心。金香自慚貌陋，無人聘取，情願身入空門爲尼。贓銀起到，賞了趙國盛銀五十兩，着他另行擇娶。談明素行謹慎，卽着他在通真觀



爲觀主。談月定了個邊遠充軍，候叅奏下來，質對明白，再行起解。審判已明，包公退堂，來至書房。此時公孫先生已將摺底辦妥，請示。包公看了，又將談月的口供叙上了幾句，方叫公孫策繕寫，預備明日五鼓叅奏。

至次日，天子臨軒。包公出班，俯伏金階。仁宗一見包公，滿心歡喜，便知他病體全愈。急速宣上殿來。包公先謝了恩，然後將摺子高捧，謹呈御覽。聖上看畢，又有桃木人兒等作証，不覺心中輾轉道：『怪道包卿得病，不知從何而起。原來暗中有人陷害。』又一轉想：『龐吉你乃堂堂國戚，如何行此小人暗昧之事？豈有此理！』想至此，即將龐吉宣上殿來，仁宗便將叅摺擲下。龐吉見龍顏帶怒，連忙捧讀，不由的面目更色，雙膝跪倒，惟有俛首伏罪而已。聖上痛加申飭。念他是椒房之戚，着從寬罰俸三年。天子又安慰了包公一番。立時叫龐吉當面與包公陪罪。龐賊遵旨，不敢違背，只得向包公跟前謝過。包公亦知他是國戚，皇上眷顧，而且又將他罰俸，也就罷了。此事幸虧和事的天子，纔化爲烏有。二人從新又謝了恩。

大家朝散，天子還宮。

包公五六日未能上朝，便在內閣料理這幾日公事。只見聖上親派內輔出來宣旨道：『聖上在修文殿宣召包公。』包公聞聽，即隨內輔進內，來至修文殿，朝了聖駕。天子賜坐。包公謝恩。天子便問道：『卿六日未朝，朕如失股肱，不勝鬱悶。今日見了卿家，方覺暢然。』包公奏道：『臣猝然遘疾，有勞聖慮，臣何以克當。』天子又問道：『卿叅摺上，義士展昭，不知他是何如人？』包公奏道：『此人是一個俠士。臣屢蒙此人救護。』便說：『當初趕考時路過金龍寺，遇凶僧陷害，多虧了展昭將臣救出。後來奉旨陳州放賑，路過天昌鎮擒拿刺客項福，亦是此人。即如前日在龐吉花園破了妖魔，亦是此人。』天子聞聽，龍顏大悅，道：『如此說來，此人不獨與卿有恩，他的武藝竟是超羣的了。』包公奏道：『若論展昭武藝，他有三絕：第一，劍法精奧；第二，袖箭百發百中；第三，他的縱躍法，真有飛簷走壁之能。』天子聽至此，不覺鼓掌大笑道：『朕久已要選武藝超羣的，未得其人。今聽

卿家之言，甚合朕意。此人可現在否？」包公奏道：「此人現在臣的衙內。」天子道：「既如此，明日卿家將此人帶領入朝。朕親往耀武樓試藝。」包公遵旨，叩辭聖駕，出了修文殿，又來到內閣。料理官事已畢，乘轎回至開封，至公堂落轎，復將官事料理一番。退堂，進了書房。包興遞茶。包公叫：「請展爺。」

不多時，展爺來到書房。包公便將今日聖上旨意一一述說。「明早就要隨本閣入朝，叅見聖駕。」展爺到了此時雖不願意，無奈包公已遵旨，只是謙遜了幾句：「惟恐藝不驚人，反要辜負了相爺一番美意。」彼此又敘談了多少時，方纔辭了包相，來到公所之內。此時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已知道展爺明日引見，一個個見了，未免就要道喜。大家又聚飲一番。

至次日五鼓，包公乘轎，展爺乘馬，一同入朝伺候。駕幸耀武樓，合朝文武扈從。天子來至耀武樓，升了寶座。包公便將展昭帶至丹墀，跪倒叅駕。聖上見他有

三句以內年紀，氣宇不凡，舉止合宜，龍心大悅。略問了問家鄉籍貫。展昭一一奏對，甚是明晰。

天子便叫他舞劍，展爺謝恩，下了丹墀。早有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暗暗跟來，將寶劍遞過。展爺抱在懷中，步上丹墀，朝上叩了頭。將袍襟略爲掖了一掖，先有個開門式，只見光閃閃，冷森森，一縷銀光翻騰上下。起初時身隨劍轉，還可以注目留神；到後來竟使人眼花撩亂。其中的削砍劈剝勾挑撥刺，無一不精。合朝文武以及丹墀之下衆人，無不暗暗喝采。惟有四勇士更爲關心，仰首翹望，捏着一把汗，在那裏替他用力。見他舞到妙處，不由的甘心佩服：『真不愧南俠二字。』展爺這裏施展平生學藝，着着用意，處處留心。將劍舞完，仍是懷中抱月的架式收住，復又朝上磕頭。見他面不更色，氣不發喘。

天子大樂，便問包公道：『真好劍法！怨不得卿家誇獎。他的袖箭又如何試法？』包公奏道：『展昭會言，夜間能打滅香頭之火。如今白晝，只好用較射的木

牌，上面糊上白紙，聖上隨意點上三個硃點，試他的袖箭。不知聖意若何？」天子道：『甚合朕意。』誰知包公早已吩咐預備下了，自有執事人員將木牌拿來。天子驗看，上面糊定白紙，連個黑星皺紋一概沒有，由不得提起硃筆，隨急點了三個大點，叫執事人員隨展昭去，該立于何處任他自便。因袖箭乃自己鍊就的步數遠近，與別人的兵刃不同。展昭深體聖意，隨執事人員下了丹墀，斜行約二三十步遠近，估量聖上必看得見，方叫人把木牌立穩。左右俱各退後。

展昭又在木牌之前，對着耀武樓遙拜。拜畢，立起身來，看准紅點，翻身竟奔耀武樓。跑來約有二十步，只見他將左手一揚，右手便遞將出去，只聽木牌上「拍」的一聲；他便立住脚，正對了木牌。又是一揚手，只聽那邊木牌上又是一聲「拍」；展爺此時却改了一個臥虎勢，將腰一躬，脖項一扭，從脇肢窩內將右手往外一推，只聽得「拍」，將木牌打的亂幌。展爺一伏身，來到丹墀之下，往上叩頭。此時已有人將木牌拿來，請聖上驗看。見三枝八寸長短的袖箭，俱各釘在硃紅點上，惟有

末一枝已將木牌釘透。天子看了，甚覺罕然，連聲稱道：『真絕技也！』

包公又奏：『啓上吾主。展昭第三技乃縱躍法，非登高不可，須脫去長衣方能靈便。就叫他上對面五間高閣，我主可以登樓一望，看的始能真切。』天子道：『卿言甚是。』聖上起身，剛登胡梯，便傳旨：『所有大臣俱各隨朕登樓，餘者俱在樓下。』便有隨事內監回身傳了聖旨。包公領班，慢慢登了高樓。天子憑欄入坐，衆臣環立左右。

展昭此時已將袍服脫却，繫縛停當。四爺趙虎不知從何處煖了一盃酒來，說道：『大哥且飲一杯助助興，提提氣。』展爺道：『多謝賢弟費心。』接過一飲而盡。趙爺還要斟時，見展爺已走出數步。楞爺却自己悄悄的飲了三盃，過來翹着腳兒，往對面閣上觀看。

單說展爺到了閣下，轉身又向耀武樓上叩拜，立起來。他便在平地上鸞伏鶴

行，徘徊了幾步。忽見他身體一縮，腰背一躬，嗖的一聲，猶如雲中飛燕一般，早已輕輕落在高閣之上。這邊天子驚喜非常，道：「卿等看他，如何一展眼間就上了高閣呢？」衆臣宰齊聲誇讚。此時展爺顯弄本領，走到高閣柱下，雙手將柱一摟，身體一飄，兩腿一飛，「嗤」「嗤」「嗤」「嗤」順柱倒爬而上。到了杌頭，用左手把住，左腿盤在柱上，將虎體一挺，右手一揚，作了個探海勢。天子看了，連聲讚「好」。羣臣以及樓下人等無不喝采。又見他右手抓住椽頭，溜溜溜身體一轉，把衆人唬了一跳。他却轉過左手，找着椽頭，脚尖兒登定檀方，上面兩手倒把，下面兩脚攏步。由東邊串到西邊，由西邊又串到東邊。串來串去，串到中間，忽然把雙脚一拳，用了個捲身勢往上一番，脚跟登定瓦隴，平平的將身子翻上房去。天子看至此，不由失聲道：「奇哉！奇哉！這那裏是個人，分明是朕的御貓一般。」誰知展爺在高處業已聽見，便就在房上與聖上叩頭。衆人又是歡喜，又替他害怕。

只因聖上金口說了「御貓」二字，南俠從此就得了這個綽號，人人稱他爲御

貓。此號一傳不知緊要，便惹起了多少英雄好漢，人人奇特，個個豪傑。也是大宋洪福齊天；若非這些異人出仕，如何平定襄陽的大事。後文慢表。

當下仁宗天子親試了展昭的三藝，當日駕轉還宮，立刻傳旨：『展昭爲御前四品帶刀護衛，就在開封府供職。包公帶領展昭望闕叩頭謝恩。諸事已畢，回轉開封。包公進了書房立刻叫包興備了四品武職服色送與展爺。展爺連忙穿起，隨着包興來到書房，與包公行禮。包公那裏肯受，遜讓多時，只受了半禮。展爺又叫包興進內在夫人跟前代白，就說展昭與夫人磕頭。包興去了多時，回來說道：『夫人說老爺屢蒙展老爺護救，實實感謝不盡。日後還要求展老爺時時幫助相爺。給展老爺道喜。禮是不敢當的。』展爺恭恭敬敬連稱『是』。包公又告訴他：『明早具公服上朝。本閣替你代奏謝恩。』展爺謝道：『卑職謹依鈞命。』說罷，退出，來到公所。公孫策與四勇士俱各上前道喜。彼此遜讓一番，大家入坐。不多時，擺上豐



盛酒餚。這是衆人與展爺賀喜的。公孫策爲首，便要安席敬酒。展爺那裏肯依，便道：『你我皆知已弟兄。若如此，便是拿我當外人看了。』大家見展爺如此，公議共敬三杯。展爺領了，謝過衆人。彼此就坐。飲酒之間，又提起今日試藝。大家讚不絕口。展爺再三謙遜，毫無自滿之意，大家更爲佩服。

正在飲酒之際，只見包興進來，大家讓坐。包興道：『實實不能相陪。相爺叫我來請公孫先生來了。』衆人便問何事。包興道：『方纔老爺進內，吃了飯出來，便到書房，叫請公孫先生。不知爲着何事。』公孫暫向衆人告辭，同包興進內，往書房去了。這裏衆人納悶，再也測度不出是爲甚麼事來。不多會，只見公孫策出來。大家便問：『相爺呼喚，有何台諭？』公孫策道：『不爲別的。一來給展大哥辦理謝恩摺子；二來爲前在修文殿召見之時，聖上說了一句幾天沒見咱家相爺，如失股肱。相爺因想起國家總以選拔人才爲要。况有太后入宮大慶之典禮，宜加一科，爲國求賢。叫我打個條陳摺底兒，請開恩科。』展爺道：『這也是一件極好的

事。既如此，俗們吃飯罷，不可耽擱了賢弟正事。」公孫策道：「一個摺底也甚容易，何必太忙。」展爺道：「雖則如此。相爺既然吩咐，想來必是等着看呢。你我朝夕聚首，何爭此一刻呢？」公孫策聽展爺說得有理，只得要飯來，大家用畢。離席，散坐吃茶。公孫先生得便來到自己屋內，略爲思索，提筆一揮而就，交包興請示相爺看過，卽立刻繕寫清楚，預備明日呈遞。

至次日五鼓，包公帶領展爺到了朝房，伺候謝恩。衆人見了展爺，無不悄悄議論誇讚的。又見展爺穿着簇新的四品武職服色，越顯得氣宇昂昂，威風凜凜，眞眞令人羨慕之中可畏可親。

及至聖上升殿，展爺謝過恩後，包公便將加恩科的本章遞上。天子看了甚喜，硃批依議，發到內閣，立刻出抄，頒行各省。所有各處文書一下，人人皆知。不識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二十二回

## 第二十三回

洪義贈金夫妻遭變——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且說恩科文書行至湖廣，便驚動了一個飽學之人。你道此人姓甚名誰？他乃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南安善村居住，姓范名仲禹。妻子白氏玉蓮。孩兒金哥年方七歲，一家三口度日。他雖是飽學名士，却是一介寒儒，家道艱難止于餬口。

一日，會文回來，長吁短嘆，悶悶不樂。白氏一見，不知丈夫爲着何事，或者與人合了氣了，便向前問道：『相公今日會文回來，爲何不悅呢？』范生道：『娘子有所不知。今日與同窗會文，却未作課，見他們一個個裝束行李，張羅起身。我

便問他：「如此的忙迫，要往那裏去？」同窗朋友道：「怎麼范兄，你還不知道麼？如今聖上額外的曠典，加了恩科，文書早已行到本省。我們尙要前去赴考，何況范兄呢。范兄若到京時，必是鰲頭獨占了。」是我聽了此言，不覺掃興而歸。娘子，你看家中一貧如洗，我學生焉能得到得京中赴考呢？」說罷，不覺長嘆了一聲。白氏道：「相公，原來如此。據妾心想來，此事也是徒愁無益。妾身亦久有此意。我自別了母親，今已數年之久，原打算相公進京赴考時，妾身意欲同相公一同起身；一來相公赴考，二來妾身亦可順便探望母親。無奈事不遂心，家道艱難，也只好置之度外罷了。」白氏又勸慰了丈夫許多言語。范生一想，原是徒愁無益之事，也就只好丟開。

至次日清晨，正在梳洗，忽聽有人叩門。范生連忙出去，開門一看，却是個知己的老朋友劉洪義，不勝歡喜。二人攜手，進了茅屋。因劉洪義是個年老之人，而且爲人忠梗，素來白氏娘子俱是不迴避的，便上前與伯伯見禮。金哥亦來拜揖。劉

老者好生歡喜。遜坐烹茶。劉老者道：『我今來特爲一事，與賢弟商議。當今額外曠典，加了恩料，賢弟可知道麼？』范生道：『昨日會文去，方知。』劉老者道：『賢弟既已知道，可有甚麼打算呢？』范生嘆道：『別人可瞞。似老兄跟前，小弟焉敢撒謊。兄看室如懸磬，叫小弟如之奈何？』說罷，不覺悽然。劉老一見，便道：『賢弟不要如此。但不知赴京費用可得多少呢？』范生道：『此事說來，尤其叫人爲難。』便將昨日白氏欲要順便探母的話，說了一遍。劉老者聞聽，連連點頭。『人生莫大于孝，這也是該當的。如此算來，約用幾何呢？』范生答道：『昨日小弟細細盤算，若三口人一同赴京，一切用度至少也得需七八十兩。一時如何措辦得來呢？也只好丟開罷了。』劉老者聞聽，沉吟了半晌，道：『既如此，待我與你籌畫籌畫去。儻得事成，豈不是件好事呢。』范生連連稱謝。劉老者立起身來要走。范生斷不肯放，是必留下吃飯。劉老者道：『吃飯是小事，惟恐耽誤了正事。容我早早回去，張羅張羅事情要緊。』范生便不肯緊留，送出柴門。分別時，劉老者

道：『就是明日罷。賢弟務必在家中聽我的信息。』說罷，執手伴長而去。

范生送了劉老者回來，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浩然。歡喜的是，事有湊巧，浩然的是，自己艱難却又贅累朋友。又與白氏娘子望空撲影的盤算了一回。到了次日，范生如坐針氈一般，坐立不安，時刻盼望。好容易天將交午，只聽有人叩門。范生忙將門開了。只見劉老者拉進一頭黑驢，滿面是汗，喘吁吁的進來，說道：『好黑驢！許久不騎他，他就鬧起手來了。一路上累的老漢通身是汗。』說着話，一同來到屋內坐下。說道：『幸喜事已成就，竟是賢弟的機遇。』一壁說着，將驢上的錢數兒從外面拿下來，放在屋內桌上，掏出兩封銀子，又放在牀上。說道：『這是一百兩銀子。賢弟與弟婦帶領姪兒可以進京了。』范生此時真是喜出望外，便道：『如何用的了這許多呢？再者，不知老兄如何借來？望乞明白指示。』劉老者笑道：『賢弟不必多慮。此銀也是我相好借來的，并無利息；縱有利息，有我一面承管。再者銀子雖多，賢弟只管拿去。俗語說的好，「窮家富路」。我又說句不吉祥

的話兒，儻若賢弟落了孫山，就在京中居住，不必往返跋涉。到了明年就是正科，豈不省事？總是敷餘些好。」范生聽了此言有理，知道劉老爲人豪爽，也不致謝，惟有銘感而已。劉老又道：「賢弟起身，應用何物，亦當辦理。」范生道：「如今有了銀子，便好辦了。」劉老道：「既如此，賢弟便計慮明白。我今日也不回去了，同你上街辦理行裝。明日極好的黃道日期，就要起身纔好。」范生便同劉老牽了黑驢，出柴門，竟奔街市製辦行裝。白氏在家中，亦收拾起身之物。

到了晚間，劉老與范生回來，一同收拾行李，直關到三鼓方歇。所有粗使的傢伙以及房屋，俱托劉老照管。劉老上了年紀之人，如何睡的着；范生又惦念着明日行路，也是不能安睡。二人閑談。劉老便囑咐了多少言語，范生一一謹記。剛到黎明，車子便來，急將行李裝好。白氏拜別了劉伯伯，不覺淚下。母子二人上車。劉老便道：「賢弟我有一言奉告。」指着黑驢道：「此驢乃我蓄養多年，因他是個孤蹄，恐妨主人，我今將此驢奉送，賢弟遇便將他賣了。另買一頭，



騎上京去便了。」范生道：「既蒙兄賜，不敢推辭。賣是斷斷不賣的。人生窮通有命，顯晦因時，皆有定數；豈在一畜？未聞有畜類而能妨人者。兄勿多疑。」劉老聽了，歡喜道：「吾弟真達人也！」范生拉了黑驢出柴門。二人把握，難割難捨，不忍分離。范生哭的連話也說不出來。還是劉老者硬着心腸道：「賢弟請乘騎，恕我不遠送了。」說罷，竟自進了柴門。范生只得含悲去了。這裏劉老者封鎖門戶，照看房屋。這且不表。

單言范生一路赴京，無非是曉行夜宿，饑餒渴飲，却是平平安安的到了京都，找了住所，安頓家小。范生就要到萬全山尋找岳母去，倒是白氏攔住道：「相公不必太忙。原爲的是科場而來，莫若場後諸事已畢，再去不遲。一來別了數年，到了那裏，未免有許多應酬，又要分心。目下且養心神，候場務完了，我母子與你同去。二來相別許久，何爭此一時呢？」范生聽白氏說的有理，只得且料理科考，投

文投卷。

到場期已近，却是奉旨欽派包公首相的主考，真是至正無私，利弊全消。范生三場完竣，甚是得意。因想：『妻子同來原爲探望岳母。場前賢妻體諒于我，恐我分心勞神。遲到至今，我若不體諒賢妻，他母子分別數載之久，今離咫尺不能使他母子相逢，豈不顯得我過于情薄麼？』于是備上黑驢，覓了車輛，言明送至萬全山即回。夫妻父子三人，鎖了寓所的門，一直竟奔萬全山而來。

到了萬全山，將車輛打發回去，便同妻子入山尋找白氏娘家。以爲來到便可以找着，誰知問了多少行人俱各不知。范生不由的煩燥起來，後悔不該將車打發回去。原打算既到了萬全山，總然再有幾里路程，叫妻子乘驢抱了孩兒，自己也可以步行。他却如何料的到竟會找不着呢。因此便叫妻子帶同孩兒在一塊青石之上歇息，將黑驢放青艸草，自己便放開脚步，一直出了東山口，逢人便問，並無有一個知道白家的。心中好生氣悶，又記念着妻子，更搭着兩腿酸疼，只得慢慢蹣跚將回

來。

及至來到青石之處，白氏娘子與金哥俱各不見了。這一驚非同小可。只急得眼似金鈴，四下瞭望，那裏有個人影兒呢。到了此時，不覺高聲呼喚。聲音響處，山鳴谷應，却有誰來答應。喚聲多時，聲啞口乾，也就沒有勁了。他就坐在石上，放聲大哭。

正在悲恐之際，只見那邊來個年老的樵人，連忙上前問道：『老丈，你可曾見有一婦人帶領個孩兒麼？』樵人道：『見可見個婦人，並沒有小孩子。』范生卽問道：『這婦人在那裏？』樵人搖首道：『說起來凶的很呢。足下，你不曉得離此山五里遠，有一村名喚獨虎莊。莊中有個威烈侯名叫葛登雲。此人凶悍非常，搶掠民間婦女。方纔見他射獵回來，見馬上駝一個啼哭的婦人，竟奔他莊內去了。』范生聞聽，忙忙問道：『此莊在山下何方？』樵人道：『就在東南方。你看那邊遠遠一叢樹林，那裏就是。』范生聽了一看，也不作別，竟飛跑下山，投莊中去了。

你道金哥爲何不見？只因葛登雲帶了一羣豪奴，進山搜尋野獸，不想從深草叢中趕起一隻猛虎。虎見人多，各執兵刃，不敢揚威，他便跑下山來。恰恰從青石經過，他就一張口把金哥刁去，就將白氏嚇的昏暈過去。正遇葛登雲趕下虎來，一見這白氏，他便令人駝在馬上，回莊去了。那虎往西去了。連越兩小峯。不防那邊樹上有一樵夫正在伐柯，忽見猛虎啣一小孩，也是急中見識，將手中板斧照定虎頭拋擊下去，正打在虎背之上。那虎猛然被斧擊中，將腰一塌，口一張，將小兒便落在塵埃。樵夫見虎受傷，便跳下樹來，手急眼快，拉起扁擔照着虎的後膊就是一下，力量不小。只聽吼的一聲，那虎躡過嶺去。

樵夫忙將小兒扶起，抱在懷中。見他還有氣息，看了看雖有傷痕，却不甚重。呼喚多時，漸漸的甦醒過來，不由的滿心歡喜。又恐再遇野獸不是當耍的，急急攙定小兒，先尋着板斧掖在腰間，然後提了扁擔步下山來。一直竟奔西南，進了八寶

村。走不多會，到了自己門首，便呼道：『母親開門。孩兒回來了。』只見裏面走出一個半白頭髮的婆婆來，將門開放，不覺失聲道：『噯喲！你從何處抱了個小兒回來？』樵夫道：『母親，且到裏面再爲細述。』婆婆接過扁擔，關了門戶。樵夫進屋，將小兒輕輕放在牀上，自己拔去板斧，向婆婆道：『母親，可有熱水取些來？』婆婆連忙拿過一盞。樵夫將小兒扶起，叫他喝了點熱水，方纔轉過氣來，『噯喲』一聲道：『唬死我了！』

此時那婆婆也來看視，見他雖有塵垢，却是眉清目秀，心中疼愛的不知要怎麼樣纔好。那樵夫便將從虎口救出之話，說了一回。那婆婆聽了，又不勝驚駭，便撫摩着小兒道：『你是虎口餘生，將來造化不小，富貴綿長。休要害怕，慢慢的將家鄉住處告訴于我。』小兒道：『我姓范名叫金哥，年方七歲。』婆婆見他說話明白，又問他：『可有父母沒有？』金哥道：『父母俱在。父名仲禹，母親白氏。』婆婆聽了，不覺詫異道：『你家住那裏？』金哥道：『我不是京都人，乃是湖廣武昌

府江夏縣安善村居住。』婆婆聽了，連忙問道：『你母親莫非乳名叫玉蓮麼？』金哥道：『正是。』婆婆聞聽，將金哥一摟道：『哎喲！我的乖乖呀！你可疼煞我也！』說罷，就哭起來了。金哥怔了，不知爲何。旁邊樵夫道：『我告訴你，你不必發怔。我叫白雄。方纔提的玉蓮，乃是我的同胞姐姐。這婆婆便是我的母親。』金哥道：『如此說來，你是我的舅舅，他便是我的外祖母了。』說罷，將小手兒把婆婆一摟，也就痛哭起來。

要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俠五義 第二十三回

## 第二十四回

受亂棍范狀元瘋顛——貪多杯屈鬚子喪命

且說金哥認了母舅，與外祖母摟着痛哭。白雄含淚勸慰多時，方纔住聲。白老安人道：『既是你父母來京，爲何不到我這裏來？』金哥道：『皆因爲尋我外祖母，我纔被虎刁去。』便將父母來京赴考，母親順便探母……（此處文理不全）『是我父母商議定於場後尋找外祖母，故此今日至萬全山下。誰知問人俱各不知；因此我與母親在青石之上等候，爹爹出東山口找尋去了。就在此時，猛然出來一個老虎就把我刁着走了。我也不知道了。不想被母舅救到此間。只是我父母不知此時哭到



甚麼地步，豈不傷感壞了呢？」說罷，又哭起來了。白雄道：「此處離萬全出有數里之遙，地名八寶村。你等在東山口找尋，如何有人知道呢？外甥不必啼哭。今日天氣已晚，待我明日前往東山口找尋你父母便了。」說罷，忙收拾飯食。又拿出刀傷藥來。白老安人與他攪塵梳洗，將藥敷了傷痕。又怕他小孩子家想念父母，百般哄他。

到了次日黎明，白雄掖了板斧，提着扁擔，竟奔萬全山而來。到了青石之傍，左右顧盼，那裏有個人影兒。正在瞭望，忽見那邊來了一人，頭髮蓬鬆，血漬滿面，左手提着衣襟，右手執定一隻朱履，慌慌張張，竟奔前來。白雄一見，纔待開言。只見那人舉起鞋來照着白雄就打，說道：「好狗頭呀！你打得老爺好！你殺得老爺好！」白雄急急閃過，仔細一看，却像姐夫范仲禹的模樣。及至問時，却是瘋顛的言語，並不明白。白雄忽然想起：「我何不回家背了外甥來叫他認認呢？」因說道：「那瘋漢，你在此略等一等，我去去便來。」他就直奔八寶村去了。

你道那瘋漢是誰？原來就是范仲禹。只因聽了老樵人之言，急急趕到獨虎莊，硬向威烈侯門前要他的妻子。可恨葛賊暗用穩軍計留下范生，到了夜間，說他無故將他家人殺害，一聲喝令，一頓亂棍將范生打的氣斃而亡。他却叫人弄個箱子，把范生裝在裏面，於五鼓時抬至荒郊拋棄。不想路上遇見一羣報錄的人，將此箱劫去。這些報錄的，原是報范生點了頭名狀元的，因見下處無人，封鎖着門，問人時，說范生合家俱探親往萬全山去了；因此他等連夜趕來。偶見二人抬定一隻箱子，以爲必是夤夜竊來的，又在曠野之間，倚仗人多，便將箱子劫下。抬箱子人跑了。衆人算發了一注外財，抽出繩槓，連忙開看。不料范生死而復蘇，一挺身跳出箱來，拿定朱履就是一頓亂打。衆人見他披髮帶血，情景可怕，也就一閃而散。他便跟跟跄跄，信步來至萬全山，恰與白雄相遇。

再說白雄回到家中，對母親說知，背了金哥，急往萬全山而來。及至來到，瘋漢早已不知往那裏去了。白雄無可如何，只得背了金哥回轉家中。他却不敢辭辛苦，問明了金哥在城內何方居住。從八寶山村要到城中，也有四十多里。他那管遠近，一直竟奔城中而來。到了范生下處一看，却是仍然封鎖，真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忽聽街市之上，人人傳說：『新科狀元范仲禹不知去向。』他一聽見滿心歡喜，暗道：『他既已中了狀元，自然有在官人役訪查找尋，必是要有下落的了。且自回家，報了喜信。我再細細盤問外甥一番便了。』白雄自城內回家，見了母親備述一切。金哥聞聽父母不知去向，便痛哭起來。白老安人勸慰多時，方纔住聲。白雄便細細盤問外甥。金哥便將母子如何坐車；父親騎驢到了山下，如何把驢放青艸草；我母子如何在青石之上等候；我父親如何出東山口打聽；此時就被虎刁了去的話：說了一遍。白雄都一一記在心間，等次日再去尋找便了。

你說白雄這一天辛苦，來回跑了足有一百四五十里，也真難爲他。只顧說他這

一邊的辛苦，就落了那一邊的正文。野史有云：『一張口難說兩家話』，真是果然。就是他辛苦這一天，便有許多事故在內。你道何事？

原來城中鼓樓大街西邊有座興隆木廠，却是山西人開張。弟兄二人，哥哥名叫屈中，兄弟名叫屈良。屈中長的相貌不揚，又搭着一嘴巴扎煞鬍子，人人皆稱他爲「屈鬍子」。他最愛杯中之物，每日醺醺；因此又得了個外號兒叫「酒麴子」。他雖然好喝，却與正事不悞，又加屈良幫助，把個買賣作了個鐵桶相似，甚爲興旺。因爲萬全山南，便是木商的船廠。這一天，屈中與屈良商議道：『聽說新貨已到，樂子要到那裏看看。如若對勁兒，咱倒批下些，豈不便宜呢？』屈良也甚願意，便拿搭襪錢數子裝上四百兩紋銀，備了一頭醬色花白的叫驢。此驢最愛趕羣。路上不見驢，他不好生走，若見了驢，他就追；也是慣了的毛病兒。屈中接過銀子搭襪，搭在驢鞍上面，乘上驢，竟奔萬全山南。

到了船廠，木商彼此相熟。看了多少木料，行市全然不對。買賣中的規矩，交易不成仁義在。雖然木料沒批，酒餉是要預備的。屈申一見了酒，不覺勾起他的饒蟲來了，左一杯，右一杯，說也有，笑也有，竟自樂而忘歸。猛然一抬頭，看了看天色已然平西了。他便忙了，道：『樂子還（含）要進（淨）城（沉）呢？天晚（萬）咧。（拉）天晚咧。』說着話，便起身作揖拱腰兒，連忙拉了醬色花驢，竟奔萬全山而來。

他越着急，驢越不走。左一鞭，右一鞭，罵道：『窪八日的臭屎蛋！』「養軍千日，用在一朝」。老陽兒眼看着沒拉，你舍合我鬧哩哩呢！』話未說完，忽見那驢兩耳一枝愣，「嗎」的一聲就叫起來，四個蹄子亂躡飛跑。屈申知道他的毛病，必是聽見前面有驢叫喚，他必要追。因此攏住扯手由他跑去，倒底比鬧哩哩（呆）強。誰知跑來跑去，果見前面有一頭驢。他這驢一見，便將前蹄揚起，連礮代跳。屈申坐不住鞍心，順着驢屁股掉將下來。連忙爬起，用鞭子亂打一回，只得揪住嚼

子，將驢帶轉，拴在那邊一株小榆樹上。過來一看，却是一頭黑驢，鞍鞞俱全。這便是昨日范生騎來的黑驢，放青齷草，迫促之際，將他撇下。黑驢一夜未吃麩料，信步由韁，出了東山口外；故在此處仍是啃青。

屈申看了多時，便嚷道：『這是誰的黑驢？』連嚷幾聲，並無人應。自己說道：『好一頭黑驢！』又瞧了瞧口，纔四個牙，臃滿肉肥，而且鞍鞞鮮明。暗暗想道：『趁着無人，樂子何不換他娘的。』卽將錢鞞子拿過來，搭在黑驢身上，一扯扯手，翻身上去。只見黑驢迤迤迤迤，却是飛快的好走兒。屈申心中歡喜，以爲得了便宜。

忽然見天氣改變，狂風驟起，一陣黃沙打的二目難睜。此時已有掌燈時候。屈申心中躊躇道：『這光（官）景，城是進不去了。我還有四百兩銀（營）子，這可怎（咱）的好？前面萬全山若遇見個打悶（夢）棍的，那纔是糟（早）兒糕呢！只

好找個人（仍）家借個宿（休）兒。」心裏想着；只見前面有箇襤褸坡兒，南上坡忽見有燈光。屈申便下了黑驢，拉到上坡。來到門前。

忽聽裏面有婦人說道：「嫁漢嫁漢，穿衣吃飯。有把老婆餓起來的麼？」又聽男子說話道：「你餓着，誰又吃甚麼來呢？」婦人接着說道：「你沒吃甚麼，你倒灌喪黃湯子了。」男子又道：「誰不叫你也喝呢？」婦人道：「我要會喝，我早喝了。既弄了來，不知糶柴米，你先張羅你的酒！」男子道：「這難說，也是我的口頭福兒。」婦人道：「既愛吃現成兒的，索性明兒我掙了你吃爽利，叫你享享福兒。」男子道：「你別胡說。我雖窮可是好朋友。」婦人道：「街市上那有你這樣的好朋友呢？」屈申聽至此，暗道：「這個婦人，纔是薄哥兒們呢。」欲待不敲門，看了看四面黑，別處又無燈光，只得用鞭子敲戶道：「借光（官）兒，尋個休兒。」裏面却不言語了。

屈申又叫了半天，方聽婦人問道：「找誰的？」屈申道：「我是行路的，因天

黑（賀）了，借光（官）兒，尋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婦人道：「你等等。」又遲了半天，方見有個男子出來，打着一個燈籠，問道：「作甚麼的？」屈申作個揖道：「我是個走路兒的。因天晚（萬）咧，（拉）難以行走，故此驚動借個休兒。明兒重禮相謝。」男子道：「原來如此，這有甚麼呢。請到家裏坐。」屈申道：「我還有一頭驢。」男子道：「只管拉進來。」將驢拴在東邊樹上，便持燈引進來，讓至屋內。

屈申提了錢鞵子，隨在後面。進來一看，却是兩明一暗，三間草房。屈申將鞵子放在炕上，從新與那男子見禮。那男子還禮，道：「茅屋草舍，掌櫃的不要見笑。」屈申道：「好說。」男子便問：「尊姓？在那裏發財？」屈申道：「姓屈，名叫屈申，在城（沉）裏鼓（故）樓大街（該）開着個興（心）隆（倫）木廠。我還（舍）沒領（吝）教你老貴姓？（信）」男子道：「我姓李，名叫李保。」屈申道：「原來是李大哥，（過）失敬，失敬。」李保道：「好說，好說！屈大哥，久



仰，久仰。』

你道這李保是誰？他就是李天官派了跟包公上京赴考的李保。後因包公罷職。他以為包公再沒有出頭之日，因此將行李錢兩拐去逃走。每日花街柳巷，花了不多的日子，便將行李銀兩用盡。流落至此，投在李老頭店中。李老兒夫妻見他勤謹小心，膝下又無兒子，只有一女，便將他招贅，作了養老的女婿。誰知他舊性不改，仍是嫖賭吃喝，生生把李老兒夫妻氣死。他便接過店來，更無忌憚，放蕩自由，加着李氏也是個好吃懶做的女人。不上一二年便把店關了。後來鬧的實在無法，就將前面傢伙等項典賣與人，又將房屋拆毀賣了拆貨，只剩了三間草房。到今日落得一貧如洗。偏偏遇見倒運的屈申前來投宿。

當日李保與他攀話，見燈內無油，立起身來向東間，掀起破布簾子，進內取

油。只見他女人悄悄問道：『方纔他往炕上一放，咕咚一聲，是甚麼？』李保道：『是個錢鞞子。』婦人歡喜道：『活該咱家要發財。』李保道：『怎見得？』婦人道：『我把你這傻鬼子！他單單一個錢鞞子而且沉重，那必是硬頭貨了。你如今問他，會喝不會喝？他若會喝，此事便有八分了。有的是酒，你盡力的將他灌醉了。自有道理。』

李保會意，連忙將油灌子拿出來，添上燈，撥的亮亮兒的。他便大哥長，大哥短的問話。說到熱鬧之間，便問：『屈大哥，你老會喝不會？』一句話問的個屈申口角流涎，饑不可解，答道：『這們半夜三更的，那裏討酒喝（哈）呢？』李保道：『現成有酒。實對大哥說，我是最愛喝的。』屈申道：『對勁（忒）兒！我也是愛喝的。咱兩個竟是知己的好朋（益）友了。』李保說着話，便溫起酒來，彼此對坐。一來屈申愛喝，二來李保有意，一讓兩讓連三讓，便把個屈申灌的酩酊大醉，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前仰後合。他把錢鞞子往裏一推，將頭剛然上枕，便呼呼酣睡。

此時李氏已然出來。李保悄悄說道：『他醉是醉了，只是有何方法呢？』婦人道：『你找繩子來。』李保道：『要繩子作甚麼？』婦人道：『我把你這獸爪日的！將他勒死，就完了事咧。』李保搖頭道：『人命關天，不是頑的。』婦人發怒道：『既要發財，却又膽小。鬆王八！難道老娘就跟着你挨餓不成？』李保到了此時，也顧不得天理昭彰，便將繩子拿來。婦人已將破炕桌兒挪開。見李保顫顫哆嗦，知道他不能下手。惡婦便將繩子奪過來，連忙上炕，繞到屈申裏邊，輕輕兒的從他枕的錢鞞之下，遞過繩頭，慢慢拴過來緊了一扣。一點手將李保叫上炕來。將一頭遞給李保，攏住了繩頭，兩個人往兩下裏一勒。婦人又將脚一登。只見屈申手脚扎煞。李保到了此時，雖然害怕，也不能不用力了。不多時，屈申便不動了，李保也就攤了。這惡婦連忙將錢鞞子抽出，伸手掏時，見一封一封的却是八包，滿心歡喜。

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2907B

吳 江 柳 氏  
捐 貼 圖 書

上海圖書館

